同治己巳重鐫

續後漢書

師古山房藏板

是書宋盧陵蕭公諱常所著也公言行事蹟縣
志皆佚惟書目載郡志藝文類書藏秘府吾鄉
罕見永新尹君繼隆從虔州陳君祥麟家得之
爲上海郁氏刻本亟假歸屬謀重梓嗣與杜君
邦浚籌費開雕郡人士咸以先覩爲快郁刻因
昭文張氏海鵬舊本校勘錯訛附札記四卷茲
依校勘本授刻仍舊爲四十七卷云同治己巳
夏月邑人胡芳秋桂一氏識於郡學之尊經閣

DS
748.2
.H8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續後漢書四十七卷宋蕭常譔常廬陵人鄉貢進士初常父壽朋病陳壽三國志帝魏黜蜀欲爲更定未及成書而卒常因述父志爲此書以昭烈帝爲正統作帝紀二卷年表二卷列傳十八卷以吳魏爲載記凡二十卷又別爲音義四卷義例一卷於蜀志增傳三十二廢傳四移魏志傳入漢十吳志廢傳二十魏志廢傳八十九多援裴注以入傳其增傳亦皆取材於注間有注所未及者建安以前事則據范書建安以後則不能復有所益葢其大旨在書法不在事實也然其義例精審實頗得史法如魏吳諸臣本附見

二國載記之後而中有一節可名如孟宗陳表等則別入孝友傳杜德張悌等則別入忠義傳管寧吳範等則別入隱逸方技傳其體實本之晉書又曹操封魏公加九錫等事陳志皆稱天子命公而此乃書操自爲云云則本之范蔚宗後漢書本紀其他筆削亦頗多謹嚴惟陳志先主傳稱封涿縣陸城亭侯而常於昭烈紀但云封陸城侯陳志建安二十四年魏延爲都督而常則云拔魏延爲鎮遠將軍裴注概無此語不知常何所本然常之所長不在考證殆偶然筆誤非別有典據也常成此書時嘗以表自進於朝所列但有本紀表傳載記而無音義至周必大序始并

音義言之或成書之後又續輯補入歟

續後漢書序

曹氏代漢名禪實簒特新莽之流亞丕方登壇自形舜禹之言固不敢欺其心矣今向千載人之好惡豈復相沿而蘇軾記王彭之說以爲塗巷談三國時事兒童聽者聞劉敗則顰蹙曹敗則稱快遂謂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茲豈人力强致也與陳壽身爲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爲諸葛所髡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指漢爲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畧而不書方見乞米於人欲作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光武終愍帝以蜀爲正魏爲簒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爲

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近世歐陽修議正統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辨之見於國史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於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旣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爲音義四

卷惜乎壽疏畧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于後以釋
裴松之之遺恨也昔周東遷寖以微弱至春秋時僅爲王
城而吳楚强大緜地數千里皆僭稱王聖人斷然以夷狄
子之貽烈土地甲兵甚非周比興于漢中適與沛公始封
國號同天時人事決非偶然孔子復生必有以處此乃爲
首揆魏文當日之心次舉蘇氏百世之說以合習氏之論
而證舊志之非作續後漢書序慶元六年庚申二月望少
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四千六百戶食
實封五千四百戶周必大書

進續後漢書表

臣常言名義至重信古今之不渝書法匪輕雖毫釐之必計理不可易事固當然竊觀魯史之文仰識宣尼之志盟會所列敢辱天子之尊王人雖微必敘諸侯之上僭如吳楚爵不過子盛若威文號止稱侯蓋天常尊地常卑轉移不可譬履雖新冠雖敝顛倒弗容載維聖經筆削之言瀆疾史氏抑揚之謬彼妄肆一時之意蓋莫如三國之書既紀曹而傳劉復貶漢而爲蜀以鬼蜮之雄而接東京正統以高文之胄而與孫權竝稱徒知崇僞而黜眞寧識尊王而賤伯不可以訓莫甚於斯是用質之古人揆之公議一切反之於正多言守之以中爰痛闢於淫辭庶少扶於名

教恭惟皇帝陛下廣淵齊聖緝熙光明推太宗開卷有益
之誠佩高廟放心莫收之戒每於經筵之暇及夫史學之
傳獨全深識遠覽之明力主大公至正之道如臣末學爲
時鄙儒自幼承師法於先臣有志明天下之大義凡疑似
是非之際必反覆辨析其間名不假人斥垣衍帝秦之論
物不失舊大少康祀夏之功非固徇管見臆決之私直欲
還天理人心之正采諸儒之遺說更再世以成書小道或
有可觀多見其不知量僅足廁兔園之列詎敢追麟筆之
餘藏名山副在京師論次愧十年之作閱書林幸乎東觀
燕閒禆乙夜之觀所有臣編次續後漢書紀表列傳載記
總計四十二卷謹繕寫成八冊隨表上進以聞臣常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續後漢書目錄

甞謹案前史藝文志謂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昭烈繼獻帝而作其書宜曰續後漢書

帝紀二卷

第一上下

昭烈皇帝

第二

少帝

年表二卷

第一

建安以來諸侯表

第二
章武以來吳魏表
列傳十八卷
第一
昭烈甘皇后　昭烈穆吳皇后
昭烈孫夫人　少帝敬哀張皇后
少帝張皇后　少帝李昭儀
甘陵王永　安平悼王理
太子璿　北地王諶
第二
陳登　袁渙

爾原　陸績
第三上下
諸葛亮子喬
第四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陳到
第五
龐統子宏弟林　法正
徐庶　董和胡濟
劉巴

第六
許靖 王商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馬良
鄧芝　宗預 廖化
第七
陳震　董允 陳祗 董恢
呂乂 杜祺 劉幹　楊洪 何祗
楊戲　姚伷 馬勳 馬齊
王謀 賴恭 恭子厷 何宗 宗子雙 習禎 殷觀
董厥 樊建

第八
劉封 孟達 彭羕
廖立 李平
劉琰 馬謖
魏延 楊儀 兄慮
第九
蔣琬 劉敏 費禕
李福
第十
霍峻 子弋 羅憲 王連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吳懿 族弟班　費詩
李朝 弟邵兄邈
第十一
黃權 子崇　李恢
王平 句扶　呂凱 王伉
馬忠　張嶷
第十二
姜維　張翼
王嗣
第十三
楊戲　許慈 胡潛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陳術　郤正
第十四
譙周　黃皓
第十五　孝友
李宓　孟宗
陳表　張範
第十六　忠義
金禕 耿紀 韋晃 吉本 本子邈 邈弟穆
魏諷　傅彤 子僉
諸葛瞻 子尚　程畿

嚴顏　杜德 秦旦 張羣 黃彊
郤疇　常播
張悌　石偉

第十七　隱逸

管寧　張臶 胡昭
焦先　扈累 石德林
杜微 五梁　劉穎

第十八　方技

李意其　周羣 張裕
吳範 魏滕　趙達
劉惇 葛衡　皇象

杜夔　馬鈞
朱建平　周宣　趙直
管輅
吳載記十二卷
第一
孫堅　孫策
孫權
第二
孫亮　孫休
孫晧　孫登　謝景
孫和　孫靜　峻綝瑜皎奐張梁

孫賁 子鄰 弟輔　孫翊 弟匡

孫韶

第三

劉繇 子基　士燮 弟壹 子徽

太史慈　朱治

第四

張昭 子承 休　顧雍 子邵 劭子譚 孫部

諸葛瑾 子恪 聶友

第五

張紘 秦松 陳端　步隲 周昭

嚴畯 裴元 元子欽 程秉

闞澤 唐固　薛綜 子瑩
是儀　胡綜 徐詳
第六
周瑜　魯肅 子淑
呂蒙
第七
程普 韓當　黃蓋
蔣欽 徐盛　周泰
陳武 子修 修弟表　董襲
淩統　甘寧
潘璋　丁奉

第八
朱然 施績　朱桓 子異
呂範 子據　賀齊 孫劭
第九
潘濬　呂岱 徐原
全琮　駱統
周魴　鍾離牧
留贊
第十
陸遜　陸抗
陸瑁　陸凱

第十一上
虞翻 子汜忠聳昺　張溫 暨豔
韋昭　王蕃 樓玄
華覈　吾粲 朱據
滕胤
第十一下
趙咨　沈珩
鄭泉　馮熙
陳化　李衡 谷利
魏載記九卷
第一

曹操　曹丕
曹叡　曹芳
曹髦　曹奐
第二
曹彰　曹植
曹沖　曹仁
曹洪　曹休
曹眞子爽鄧颺丁謐何晏畢軌李勝桓範
夏侯惇　夏侯淵
夏侯尚　夏侯元王經
第三

荀彧　董昭
華歆　郗慮
荀攸　賈詡　許攸　國淵
程昱　郭嘉
劉曄　蔣濟
第四
鍾繇　子毓　會　陳羣　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杜畿　子恕　鄭渾
第五
王朗　子肅　王弼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吳質
衛覬 劉廙　劉劭
傅嘏　崔林
楊俊 王象　高堂隆
第六
崔剡　毛玠
鮑勛　徐邈
胡質　桓階
裴潛 何夔 梁習　司馬朗 司馬芝
第七
田疇　王修

常林　吉茂沐竝時苗　和洽
楊阜　辛毗

第八

賈逵　蘇則
任峻　棗祗　張既　子緝
杜襲　趙儼　高柔　王觀
劉放　孫資

第九

張遼　樂進李典臧霸　張郃　于禁徐晃
龐德　許褚典韋閻溫龐淯
文聘　呂虔　滿寵　田豫郭淮

王淩　母丘儉　文欽　儉子甸　諸葛誕

王昶　王基

鄧艾

義例

音義四卷

續後漢書卷第一上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盧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帝紀第一上

昭烈皇帝

昭烈皇帝諱備字元德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朔二年封陸城侯因家於涿郡祖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父宏亦仕州郡昭烈生於桓帝延熙四年少孤與母販屨織席自給舍東南有桑高五丈童童如車蓋或謂當出貴人昭烈與諸兒戲桑下曰吾當乘此羽葆車叔父子敬謂曰毋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師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

起給其資用與德然等元起妻有難色元起曰吾宗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亦與友善昭烈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丰儀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顧自見其耳寡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賈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見而異之多遺之金以故得合其衆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魏郡遣入使假善道以化天下陰相連結自稱黃天分三十六部部各萬人一時俱發天下響應州郡各舉義兵昭烈帥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有功除中山安喜尉其後有詔罷免軍功爲吏者昭烈亦在遣中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募兵丹陽昭烈與俱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

官中平末至京師會董卓之亂義兵起昭烈亦聚衆從討卓後爲高唐令縣爲賊所殘往奔幽州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使與青州刺史田楷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並領平原相郡人劉平素與昭烈有隙恥爲之下結客刺之客不忍語之而去歲大饑民苦鈔暴昭烈外禦寇難內振貧乏之士之至者必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衆多歸焉北海相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遣太史慈來告急昭烈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即遣精兵三千赴之賊尋解散袁紹攻公孫瓚昭烈與田楷東屯齊

獻帝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陶謙遣使告急於楷楷與昭烈救之時昭烈有兵千餘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得飢民

數千人既至謙以丹陽兵數千益之昭烈遂去楷歸謙謙
表爲豫州刺史屯小沛
興平元年春操引兵還夏操復遣荀彧程昱等攻豫州昭
烈爲彧等所敗冬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元德不能
安此州謙卒竺帥州人迎昭烈昭烈固辭典農校尉下邳
陳登進曰漢室淩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正在今日此州
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之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
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宜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
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輔主濟民
成五伯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竹帛惟使君幸聽登
言孔融亦謂昭烈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

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
遂領徐州陳登遣使以奉昭烈之意告袁紹紹曰劉元德
宏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二年二月董卓餘衆李傕郭汜相攻三月李傕脅天子幸
其營四月郭汜攻李傕傕移天子幸北塢張濟自陝來和
傕汜秋七月車駕東歸楊定董承等侍送八月至新豐冬
十月郭汜遣兵來逼乘輿楊定楊奉與戰破之十一月傕
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車駕幸曹陽楊定董承
引韓暹李樂等師師奉迎與傕等戰破之十二月車駕乃
進傕等復來追王師大敗進幸陝北渡河至安邑是歲孫
策始據江東

建安元年五月改元夏袁術來攻昭烈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累月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即引軍東下中郎將丹陽許耽反迎之飛敗走昭烈失其孥轉軍海西遣使與布連和布亦憤術轉餉不繼乃召昭烈還其孥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力擊術昭烈屯小沛秋七月車駕至雒陽曹操表昭烈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八月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殺侍中臺崇尚書令馮碩等以衞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庚申天子遷都於許冬曹操自爲司空百官總已以聽袁術遣其將紀靈等步騎三萬復來攻昭烈求救於呂布布帥步騎千餘來

援靈等聞布至皆歛兵布要靈等與昭烈釋憾遂各解去
昭烈合兵復得萬餘人布銜之自來攻昭烈復敗因詣曹
操操厚遇之表爲豫州牧與俱至沛收散卒給其糧益與
之兵使東擊布
二年春袁術僭號於淮南秋曹操大敗之術走渡淮韓暹
楊奉寇掠徐揚間昭烈要擊盡斬之
三年夏呂布復與袁術通使其中郎將高順騎都尉張遼
來攻曹操使夏侯惇來救不利九月順破沛城昭烈脫身
去復失其孥十月曹操自引兵助昭烈圍布於下邳禽之
昭烈復得其孥從操還許操表爲左將軍是歲天子遣謁
者裴茂帥諸將誅李傕夷三族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

四年夏袁術欲繇徐州北從袁紹曹操遣其將朱靈從昭烈要擊之程昱郭嘉聞昭烈行言於操曰劉備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昭烈之未東也與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吳子蘭越騎校尉种輯等受天子衣帶中密詔誅操操未之知從容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謂事泄方食失匕箸時適雷震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是耶遂與承等合謀會東出未發術病死昭烈遂據下邳朱靈等還昭烈乃殺操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昭烈守有衆數萬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操使其將劉岱王忠來攻昭烈大敗之

五年春董承等事覺曹操殺承等夷其族操欲自來攻其
下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棄紹而東若何操曰劉
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
不動也遂來攻昭烈敗績操收其孥幷獲關羽以歸昭烈
趣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來迎因至
平原馳使白紹紹去鄴二百里奉迎父子傾心敬之月餘
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操與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
劉辟等叛操與紹紹遣辟等從昭烈徇許下關羽來歸操
使曹仁等來拒昭烈還紹軍知紹無成陰規去計乃說紹
南連荊州牧劉表昭烈遂將其兵至汝南汝南賊龔都帥
衆降合數千人操使其將蔡陽來攻昭烈大破之臨陣斬

陽是歲紹與操相持於官渡紹軍大潰孫策卒弟權襲其業

六年春昭烈頓軍汝南秋曹操來攻昭烈遣糜竺等與劉表相聞表郊迎之待以上賓之禮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之日益多表疑焉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昭烈設伏僞遁惇等追之大爲伏兵所破昭烈嘗於表坐起如厠顧見其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席表怪問之昭烈曰平時身不離鞍髀裏肉消今不復騎髀肉遂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七年夏袁紹卒其子譚尚相攻

九年秋曹操破袁尚自領冀州牧

十年曹操敗袁譚於青州殺之

十一年曹操廢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王除其國

十二年曹操北攻烏丸昭烈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操自柳城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公言失此大機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旣哉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是歲始用南陽人諸葛亮

十三年夏曹操自爲丞相秋八月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操攻劉表會表卒其子琮代立屯襄陽昭烈屯樊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遣人約降昭烈不虞操之卒至遂將其衆去諸葛亮徐庶等竝從昭烈過襄陽亮說昭烈攻劉琮

荆州可有昭烈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去遂降於操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昭烈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乃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即以精騎五千來追一晝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阪昭烈兵不利乃棄其孥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從間道走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會劉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未有所鄉乃與俱至夏口先是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昭烈相結肅未至而操

巳向荆州肅與昭烈遇於當陽因致權意且謂昭烈曰孫
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
今爲君計莫若自結於東共濟世業昭烈喜旣至夏口卽
遣亮隨肅詣權且請兵擊操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
會昭烈十二月昭烈以其衆會吳師及操戰於赤壁大敗
之盡焚其舟艦操走昭烈復與吳師水陸俱進追至南郡
時操軍復飢疫死者大半操之北走也留曹仁等守南郡
昭烈屯油江口表劉琦爲荆州刺史分遣諸將南徇四郡
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元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
劉度皆舉郡降廬江營帥雷緒帥衆數萬來歸以諸葛亮
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賦以充

軍實

十四年冬曹仁等敗委城北走周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昭烈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羣下推昭烈領荆州牧治公安權進其妹於昭烈

十五年昭烈會孫權於京口於是盡有荆州之地是歲權遣使來告欲共取蜀或以爲宜聽許吳終不能越荆以有蜀蜀地可爲吾有荆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以新得諸郡未可發兵爲解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兩得昭烈從之權果輟計遷觀别駕從事

十六年春曹操自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益

州牧劉璋聞操將遣鍾繇等向漢中攻張魯大恐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操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禦之璋曰吾固憂之而未知所出松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而曹操之深讐也且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操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主簿黃權固爭不可從事廣漢王累倒懸於州門以諫璋皆不納使其郡校尉法正帥兵四千人迎昭烈敕所在供奉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治中從事龐統亦說昭烈曰荊州荒殘人物凋瘁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兵強戶口百萬寶貨山積可借此以定大事昭烈曰今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

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正事乃可成今以小故而失信
義於天下吾所不取統曰權變從時固非一道所能盡兼
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
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昭烈遂行留諸葛亮
關羽等守荆州自將步卒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張
松使法正啟昭烈龐統亦進說可於會襲璋昭烈曰初入
其國恩信未孚此大事不可倉卒璋推昭烈行大司馬領
司隸校尉昭烈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於是
益昭烈兵使擊張魯又領督白水軍昭烈并軍三萬餘人
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昭烈北至葭萌未卽討魯
厚施恩德以結民心是歲孫權徙至秣陵

十七年春曹操矯天子命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冬操攻孫權權遣使來告急昭烈使謂璋曰曹操攻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爲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略州境其憂有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求益萬兵及軍資欲東行璋許兵四千餘所求皆給半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何爲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自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開矣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使關通昭烈昭烈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攻璋昭烈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至涪據其城璋使

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於涪璝等皆敗退保緜竹
十八年春劉璋復使李嚴督緜竹諸軍嚴帥衆降昭烈兵
益張分遣諸將平定郡縣進圍雒城諸葛亮張飛趙雲等
將兵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荆州是歳曹操
自爲魏公加九錫又以其三女爲天子貴人
十九年夏拔雒城進圍成都征西將軍馬超以其衆自漢
中來歸拜平西將軍圍城數十日劉璋出降遷之於南郡
公安時蜀中殷富昭烈大饗士卒取城中貨財分賜將士
而還其穀帛昭烈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
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爲賓客如董和
黄權李嚴皆璋之所信用吴懿費觀等又璋之姻戚而劉

巴賨亦宿昔之所忌恨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十一月曹操弑皇后伏氏滅其族并殺二皇子昭烈聞之發喪制服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操又自置旄頭宮殿設鐘虡是歲分廣漢爲梓潼郡

二十年春曹操自以其女爲天子皇后又矯制命已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來求荆州昭烈曰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怒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帥師五萬下公安關羽入益陽秋曹操取漢中張魯走巴西孫權請和分荆州之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冬遣黃權帥師迎張魯未至魯已降操操還令夏侯淵張郃屯漢中郃等數犯

巴境昭烈遣張飛帥師進攻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大敗之郃等收餘衆走南鄭昭烈亦還成都

二十一年夏曹操自進號魏王秋操殺琅邪王熙除其國

二十二年夏曹操僭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冬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又自以其子丕爲魏太子昭烈帥諸將進兵漢中遣將軍張飛馬超吳蘭屯下辨操使其將曹洪等來拒

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禕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等憤曹操竊國起兵誅之不克夏昭烈分遣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爲操軍所敗蘭死之昭烈次於陽平討夏侯淵張郃

續後漢書卷第一上

續後漢書卷第一下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芝秋杜邦浚校梓

帝紀第一下

昭烈皇帝

二十四年春正月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興勢淵等帥其衆來拒昭烈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其軍臨陣斬淵及操所遣益州刺史趙𩆜等張郃走三月曹操帥其衆自長安入斜谷昭烈曰操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中矣及操至昭烈堅壁以老其師操軍士降者日益多乃遣將軍趙雲擊之操軍大敗墮漢水死者萬數夏五月操悉軍走昭烈遂有漢中遣孟達自

秭歸北攻操之房陵殺其守蒯祺又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耽舉郡降秋七月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表於天子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長史鎭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義議曹從事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鎭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八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資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

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竝罹弑虐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絶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隷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夙夜惴惴戰栗累息昔在虞書崇敘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

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衞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帥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制之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昭烈昭烈上言天子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

除寇難靖安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内否而未
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首爲亂階自是之後羣
凶縱横殘剗海内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
討或上天降罰暴逆竝殪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
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協謀討操機事不密承
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窮凶極逆主后遇
弒皇子被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而懦弱不武歷年未
效常恐殞歿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僚以
爲在昔虞書崇敘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
監二代竝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
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

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旣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
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
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多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
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
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
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
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
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
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
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
法正爲尚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

將軍黄忠爲後將軍拔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鎮
漢中九月曹操相國西曹掾濟陰魏諷等憤操將篡漢欲
舉兵誅之事泄爲操所害是歲前將軍關羽帥師攻曹仁
於樊操遣于禁等七軍救之羽大破禁軍盡虜禁等步騎
三萬送江陵又斬其將龎德等梁郟陸渾羣豪皆輸欵於
羽時羽威鎮華夏自許以南郡縣皆應羽操懼議徙都以
避之會孫權襲殺羽取荆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死子丕自爲丞相魏王冬十月曹
丕篡帝位於繁陽國號魏改元黄初廢天子爲山陽公或
傳天子遇害王乃發喪制服時所在言祥瑞者相屬將軍
孟達叛奔於魏魏殺副軍將軍劉封十二月曹丕遷於雒陽

是歲後將軍黃忠尚書令法正卒
章武元年春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
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
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
周等上言臣謹按雒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
合爲帝際雒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
成不敗雒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藉藉
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
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
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
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是年太白熒惑塡星常從

歲星相追先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
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
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
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
聖諱豫覩推察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
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
應天順人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
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柱少府王謀等上
言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
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皇皇靡所式仰羣下
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驗黃龍見武

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
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
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
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
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今天子玉
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大
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
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
儒英俊考述河雒讖記咸至於廷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
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
躬仁覆德積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

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
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定禮儀擇令辰
上尊號夏四月即皇帝位於成都燔柴告天其祝文曰維
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備敢用元牡昭告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
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虐弒主后
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
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恭行天罰備惟否
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
不荅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
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僚

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於是建元爲章武大赦天下以軍師諸葛亮爲丞相太傅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妃吳氏爲皇后立子禪爲皇太子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初帝憤孫權之襲關羽秋七月車駕東征孫權遣使納款帝怒不許權乃使其將陸議李異等屯巫秭歸以拒王師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四萬餘人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助討權是歲曹丕封權爲吳王權遷於武昌

二年春正月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行自秭歸敕諸將進軍緣山截嶺營於夷道猇亭自佷

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宣慰五谿蠻夷咸相帥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拒吳軍且備魏寇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王師敗績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死之鎮北將軍黃權以道梗沒於魏帝自猇亭至秭歸收合離散陸行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八月司徒許靖薨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車駕猶駐白帝大懼十二月復遣其大中大夫鄭泉來納款許之遣大中大夫宗瑋如吳帝不豫漢嘉太守黃元聞之舉兵反是歲驃騎將軍馬超薨尚書令劉巴卒

三年春三月黃元犯臨邛縣遣將軍陳曶討之元伏誅帝疾革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竝受遺詔輔皇太子夏四月癸

巳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遺詔百官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服如禮其郡國守相都尉令長三日便除五月梓宮至自永安秋八月葬惠陵謚曰昭烈皇帝帝寛仁大度知人善任使有高帝之風臣下雖有顯過必曲意原貸待關羽張飛如親父子一見諸葛亮違衆用之遂成帝業又性儉約嘗毀帳鉤銅以鑄錢非軍功不妄賜予以故國用不至匱乏初入益州丞相掾趙戩問於徵士傅幹曰劉元德其濟乎幹曰元德寛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元德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時馬謖有盛名亮每器之帝謂亮曰馬謖言過

其實不可大用亮不以爲然後竟有街亭之敗
贊曰漢承秦慘刻之後高文以寬仁結人心淪浹既久牢
不可解雖中更禍變而人之謳吟思漢不絶于口世祖因
之卒復舊物重以章帝惠及胎養培殖鞏固靈獻之際可
謂大壞極亂矣而一時英雄擁兵負固者猶以劉氏藉口
昭烈父子以帝室支屬介在一隅而正位號尚數十年由
先漢至是垂祀五百三代以還蓋未之有人主之結人心
其效迺爾有大物者庸可忽諸

續後漢書卷第一下

續後漢書卷第二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帝紀第二

少帝

少帝禕禪字公嗣昭烈皇帝子也建安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即尊位爲皇太子策曰維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昭烈崩於永安宮遺詔皇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六十有餘何所

復恨第以汝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器量甚大增脩過於所望審能如是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益人意智五月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改元建興孫權遣其立信校尉馮熙來弔牂柯太守朱褒反益州郡大姓雍闓逐太守張裔於吳據郡勿賓越巂夷王高定亦叛秋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如吳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夏孫權遣其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秋曹丕侵吳不克而還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

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柯郡爲興古
郡十二月亮還成都是歲曹丕侵吳及江而還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屯江州築大城夏曹丕死其
子叡嗣僞位是歲大司農秦宓卒
五年春將征曹叡詔曰葢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
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
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首難震蕩京畿曹
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
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
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
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

興能兆民忻戴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振王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蠢茲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正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聽斷絕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以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已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勵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恭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

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
焚爲笑千載埀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
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協贊之福所嚮必克吳
王孫權同郵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
月支康居吳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
出便欲帥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
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能抗也
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旂麾首路
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曹氏之宗族
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降者皆原除之昔

輔稟絕親于知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商項伯歸漢皆
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沈迷不反將助亂人
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渠魁弔其
殘民它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出
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是歲放長水校尉廖立於汶山
郡

六年春丞相亮帥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降
關中響震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曹叡將張郃等戰于
街亭謖違亮節度王師敗績亮誅謖以徇冬復出散關圍
陳倉斬曹叡將王雙是歲孫權大破曹叡將曹休於石亭

七年春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克之因定二郡夏孫權

僭號遷於建業遣使來告帝欲討權丞相亮極諫而止秋遣衛尉陳震如吳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鎮軍將軍趙雲卒

八年秋曹叡使其將曹眞由子午谷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斜谷欲寇漢中丞相禦之於成固赤阪懿等聞王師起皆北走鎮北將軍魏延大破曹叡雍州刺史郭淮於陽谿徙封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是歲輔漢將軍張裔卒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帥諸軍征曹叡圍祁山始以木牛運夏叡使其將司馬懿張郃拒王師六月亮與郃戰於青封殺之懿等帥衆遁去秋八月放都護李平於梓潼郡是歲

孫權敗曹叡將王淩於阜陵安漢將軍李恢卒

十年休士勸農作流馬木牛肄兵講武

十一年冬發諸軍運米於斜谷治斜谷邸閣將以討曹叡
孫權攻曹叡合肥新城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討平
之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帥師十萬征曹叡由斜谷出始以
流馬運車騎將軍劉琰有罪棄市三月孝獻皇帝崩亮屯
渭南曹叡使其將司馬懿拒王師懿畏亮不敢戰夏五月
孫權攻曹叡合肥新城分遣其將攻淮泗秋八月丞相亮
薨於渭南長史楊儀帥諸軍還楊儀殺征西大將軍魏延
大赦天下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丞相

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兼總機政是歲孫權遣其侍中
是儀來聘
十三年春正月放中軍師楊儀于漢嘉郡尋殺之夏四月
以尚書令蔣琬爲大將軍後軍師費禕爲尚書令
十四年夏四月行幸湔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旬日而還武
都氐王苻健帥衆降徙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崩秋葬敬哀皇后於南陵是歲
車騎將軍吳懿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天下改元立子璿爲
皇太子瑶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以大將軍蔣琬爲大司馬曹叡死其養子芳

嗣僞位越巂夷獠數反太守僑治安定縣

三年春使越巂太守張嶷平定越巂郡

四年夏孫權使其將全琮諸葛瑾等攻曹芳取柤中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大司馬蔣琬咨議國事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駐軍於涪十一月大赦天下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司馬姜維爲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前護軍王平爲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

七年春閏月曹芳使其將曹爽夏侯元寇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禦之於興勢大將軍費禕帥諸軍繼至爽等遁去

夏四月安平王理薨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崩冬葬穆皇后於惠陵十二月大將
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秋大赦天下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
薨尚書令董允卒宦人黃皓始與政
十年春以鎭西大將軍姜維爲衞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
錄尙書事衞將軍姜維帥師出隴西南安金城與曹芳將
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帥
衆降遣姜維撫定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討
平之左將軍特進向朗薨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

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是歲鎮北大將軍王平薨
十二年春曹芳太傅司馬懿殺其大將軍曹爽等自是政歸於懿父子其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天下秋衛將軍姜維帥師討曹芳攻其雍州不克將軍句安李韶奔魏是歲鎮南大將軍平尚書事馬忠薨
十三年衛將軍姜維復出西平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屯漢壽大赦天下曹芳太尉王淩憤司馬懿專國欲起兵誅之不果車騎將軍鄧芝薨尚書令呂乂卒
十五年夏孫權死其子亮嗣僞位立子琮爲西河王十二月曹芳使其將諸葛誕胡遵等攻吳東興隄孫亮太傅諸

葛恪大敗之死者萬數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駐漢壽爲魏降人郭循所害
夏四月衞將軍姜維帥師圍南安不克是歲孫亮使其太
傅諸葛恪攻魏圍合肥新城其武衞將軍孫峻殺恪
十七年春三月衞將軍姜維還成都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大赦天下夏六月衞將軍維帥師出隴西曹芳狄道長李
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曹芳將徐質戰大破其軍質走維
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居之於緜竹繁
縣是歲魏司馬師廢其主芳而立曹髦
十八年春正月曹髦將軍毋丘儉文欽等憤司馬師專國
起兵誅之不克衞將軍維還夏維復帥車騎將軍夏侯霸

等征曹髦俱出狄道大破其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俘斬
數萬人
十九年春以衛將軍姜維爲大將軍帥師與鎮西大將軍
胡濟期會上邽以討曹髦濟後期不至秋王師敗績於段
谷維還成都貶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冬孫亮侍中孫綝
殺其將軍滕允驃騎將軍呂據自爲大將軍十二月亮遣
其五官中郎將刁元來告亂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天下
二十年夏五月曹髦司空諸葛誕憤司馬昭專國據壽春
欲討昭不行大將軍姜維聞其變帥諸軍出駱谷大赦天
下

景耀元年春姜維還成都復拜大將軍景星見大赦天下
改元吴孫綝廢其主亮而立孫休冬孫休殺孫綝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新興王虔上黨王
三年夏五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而立曹奐秋九月追謚
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龎統黄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大將軍姜維帥師征曹奐王師
敗績于侯和
炎興元年夏曹奐相國司馬昭使其黨鍾會鄧艾等寇漢
中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禦之
大赦天下改元冬司馬昭自爲晉王十一月衛將軍諸葛

瞻與鄧艾戰于緜竹王師敗績瞻死之是月國亡明年春

帝遷于雒陽晉泰始七年崩時年六十五

贊曰少帝任賢相則僞境懷畏一惑閹尹亂亡隨之傳曰

存亡在所任信哉

續後漢書卷第三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年表第一

建安以來諸侯表

東京之季羣雄蝟奮有地有民如古諸侯其事跡雖見於范曄漢史而所書類多疎略陳壽三國志又獨詳於曹氏覽者病於研究今自建安以來表著其事列於左方

漢	劉元德 豫州	劉璋 益州	劉表 荊州	袁紹 冀州	袁術 揚州	孫策 江東	曹操 兖州	呂布 徐州
建安元年	初平末爲豫州刺史尋領徐州是歲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	璋父焉靈帝時領益州牧興平元年卒詔	初平元年詔爲荊州刺史遂有漢南	初平二年以勃海太守脅韓馥取冀州遂	初平四年自領揚州	興平元年領父堅部曲二年敗揚州刺史劉繇於曲	初平三年領兖州牧是歲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是歲襲取劉元德徐州

丙子	夏州爲呂布襲奪曹操表爲豫州牧	璋代領益州獻帝名璋爲卿不至		有河北		阿遂有江東	又自爲司空車騎將軍荀彧勸迎天子遂遷許都	
丁丑 二	擊斬韓暹楊奉於徐揚間			拜大將軍	僭帝號於淮南曹操擊之兵敗走渡淮	遣使脩貢詔封烏程侯以書責袁術僭號	討袁術僭逆之罪	
戊寅 三	呂布來攻十月與曹操攻布下邳斬之拜左將軍					使張紘脩貢會太史慈釋而用之拜討逆將軍封吳王	初置軍師祭酒攻會呂布	撩下邳爲劉㒺德曹操所圍城破爲操殺
己卯 四	受帝衣帶中密詔誅曹操會表出不果殺曹操徐州刺史車冑		袁紹曹操相攻不從韓嵩之言擁兵觀望	憤曹操劫制天子欲討之移檄州郡列其罪	軍敗還壽春憤死江亭	襲劉勳取廬江敗黃祖沙羨	袁紹來攻操分兵守官渡	
庚	曹操來攻關羽爲所獲袁紹令			大敗于官渡殺別駕		策爲盜所殺其弟權襲其	董承等先受帝密詔誅曹	

辰 五	辛 巳 六	壬 午 七	癸 八
徇汝潁關羽來歸元德謀去紹說紹南連劉表斬操將蔡陽	頓軍汝南曹操來攻往從劉表于荊州表使屯新野豪傑歸之見髀肉生流涕敗操將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		
	劉元德來奔待以上賓之禮		曹操來攻至西平而
田豐	自官渡之敗城邑多叛復擊定之	五月卒審配廢其長子譚立少子尚曹操攻譚尚	劉表以書勸譚尚兄
業先是曹袁相拒於官渡策謀襲許迎漢帝尋卒		曹操下書責權任子周瑜勸權勿遣質	西攻黃祖破其舟師
操事泄爲操所害　劉元德奔袁紹斬紹將顏良文醜破紹官渡	敗劉元德元德奔劉表破袁紹倉亭軍		

未	甲申 九	乙酉 十	丙戌 十一	丁亥 十二	戊
				曹操攻栁城元德勸劉表襲許昌表不從始用諸葛亮	以吳師大敗曹操于赤壁遂有
					曹操表爲鎮威將軍
還					八月卒少子琮立以
弟和親		譚保南皮爲曹操所破遇害		尚熙皆爲公孫康所殺袁氏遂亡	
		使賀齊討上饒分地爲建平縣		西攻黃祖	攻黃祖破之斬其守分歙
	破袁尚自領冀州牧	殺袁譚	廢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王除其國鑿平虜泉州二渠	破烏桓栁城斬蹋頓遼東公孫康斬袁尚袁熙	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自爲

子 十三	己丑 十四	庚寅 十五	辛卯 十六	壬
荆州表劉琦爲荆州刺史	羣下推爲荆州牧治公安孫權進其妹權表元德領荆州牧	會孫權于京口於是盡有荆州之地	益州牧劉璋遣法正來迎元德遂行龎統勸取益州	曹操攻孫權權使來告急
			遣法正迎元德元德與元德會於涪	
荆州附操劉元德表琮兄琦爲荆州刺史	劉琦卒劉氏遂亡			
爲始新新定黎陽休陽并黟六縣爲新都郡圍魏合肥新城周瑜破操于赤壁			徙治秣陵	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
丞相降劉琮取荆州與劉元德戰敗于赤壁遂失荆州留曹仁守江南	曹仁敗棄城走	作銅爵臺	敗韓遂馬超於渭南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	矯詔命已贊拜不名入朝

辰 十七	癸巳 十八	甲午 十九	乙未 二十
始與劉璋有隙	攻雒城	夏拔雒城進圍成都馬超來歸劉璋降領益州牧冬曹操弒皇后	孫權襲奪荆州三郡　曹操取漢中留夏侯淵張郃守之張飛大敗之于瓦口
	劉元德圍雒	閉城門降　元德遷之公安	
作濡須塢	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戶渡江來歸　江西遂空惟有皖城	克皖城	取荆州三郡　攻合肥城
不趨劍履上殿　殺荀彧　攻濡須	并十四州復爲九州自爲魏公加九錫　作金虎臺　春攻濡須	耕藉田　弒皇后伏氏及二皇子　自置旄頭宮殿	以其女爲獻帝后　取漢中　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帥諸將進兵漢中	討夏侯淵張郃于陽平	斬夏侯淵趙顒等張郃走三月曹操入斜谷五月操棄軍東走遂有漢中秋尋下表爲漢中王關羽敗于禁等七軍孫權襲殺
曹操攻濡須			龔殺關羽取荊州曹操表爲驃騎將軍荊州牧南昌侯 分宜都秭歸三縣爲固陵郡
自爲魏王以其女爲公主以鍾繇爲魏相國攻孫權至譙	建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冕有十二旒	漢太醫令吉本等憤其竊國舉兵誅之不克	夏侯淵沒于陳 以其妻卞氏爲王后帥兵趨斜谷兵敗走長安遂失漢中于禁等七軍沒于關羽

亥　羽陷荆州

庚子　廿五　冬曹丕簒位廢帝爲山陽公

魏諷起兵誅操不克　正月死于雒陽　子丕自爲丞相改元延康　冬篡漢自立國號魏改元黄初令宦人官不得過諸署令遷雒陽

續後漢書卷第三

續後漢書卷第四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滚校梓

年表第二

章武以來吴魏表

按昭烈以建安二十四年走曹操于漢中秋羣下表爲漢中王明年操子丕簒國又明年昭烈從羣臣請即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初未嘗稱蜀參考旁載亦無稱蜀之文陳壽三國志即孫曹本號名其書曰吴魏獨於昭烈之書不曰漢而曰蜀且昭烈帝室支屬系紹正統稱漢爲宜壽抑而不書而書其地豈以其所處之偏壞地之狹耶周自東遷以來諸侯强大拓地至數圻王室不絶如縷孔子作春

秋書王書正必繫之周不以周之微而遂絕之也或謂壽旣歸晉則爲晉人晉承魏統不得不抑漢抑漢所以尊魏也習鑿齒亦晉人也其著漢晉春秋以昭烈上繼獻帝爲漢意未嘗私魏而於昭烈有所貶抑矧壽嘗事昭烈父子獨無舊君之義乎近世歐陽脩作五代史莊宗以晉稱唐則書唐李昪以江南稱唐則又書唐劉崇以河東稱漢則書漢劉龑以南越稱漢則又書漢未聞書莊宗以晉書昪以江南書崇爲河東書龑爲南越且莊宗自以上繼昭宗昪自謂唐之宗室劉崇蓋漢祖之弟從其所稱可也劉龑謬自稱漢亦從而書漢人不以爲非昭烈漢之支屬又非莊宗之唐劉龑之漢比奈何黜其宗國本號而稱其地哉

故常列正其其謬合而名之曰續後漢書既正其名且以孫曹事迹參會漢氏之紀元列之於表云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章武元	先是建安二十五年曹丕改延康冬篡漢改黃初昭烈仍舊稱二十五年是年四月乃改今元	一	三　是年五月改建興	二
吳	徙武昌　置武昌郡　稱藩于曹丕丕封為吳王加九錫　立太子登　天子親御六師來討	黃武一　私改元　曹丕責任子不受丕遣將來攻　將軍全琮斬魏將尹盧改夷陵為西陵　遣鄭泉聘于天子	二　敗曹仁等於濡須　遣賀齊等襲蘄春虜其太守晉宗　冬天子遣鄧芝來	三　夏遣張溫聘于漢　九月曹丕來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乃還
魏	黃初二　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　罷五銖錢　築淩雲臺	三　初令選士不限年　曹休敗吳將呂範　穿靈芝池	四　曹仁襲濡須為吳所敗　曹真攻江陵不克　築南巡臺于宛	五　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　置春秋穀梁博士　穿天淵池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三	四	五	六	七
四 冬曹丕復來侵	五 陸遜請務農　分三郡惡地爲東安郡　權語陸遜徒守江東兵自足用顧坐自守可陋耳	六	七 陸遜等大敗曹休于石亭休憤死　改合浦爲珠官郡	黃龍元 四月僭卽尊位大赦　遷建業　遣使聘于漢　天子遣陳震來
六 築東巡臺於徐州　侵吳至廣陵臨江有天所以限南北之歎	七 先是使諸儒集類經傳號皇覽　築九華臺　五月死子叡嗣僭位	太和元 行五銖錢　耕籍田	二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　天子使丞相亮來討　曹休侵吳大敗于石亭　丞相亮斬王雙	三 丞相亮來討攻武都陰平取之　改平望觀曰聽訟觀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立都講祭酒 築東興隄 遣衛溫入海求夷州	三 夏野蠶成繭 由拳野稻生改為禾興縣 敗魏王淩於阜陵 會稽嘉禾生 遣潘濬呂岱平定武陵蠻夷	嘉禾元	二 攻合肥縣	三 圍合肥
四 作合肥新城以其父丕典論刻石 遣曹真司馬懿伐漢丞相亮禦之於成固真等遯還漢將軍魏延破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	五 丞相亮以王師來討殺大將張郃	六 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	青龍元 青龍見摩陂改摩陂為龍陂	二 丞相亮來討遣司馬懿拒王師

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十三	十四	十五	延熙元	二
	四	五 鑄大錢一當五百	六 徙山越置平地	赤烏元 鑄當千大錢	二 城沙羨 南夷反呂岱討平之
秋亮薨于渭南 孫權帥諸將來攻權自圍合肥 漢獻帝崩	三 遣使以馬易珠璣翡翠於吳 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四 置崇文觀	景初元 以建丑之月爲正 改太和歷爲景初歷 省錫郡	二 置汝陰郡 司馬懿大破遼東	三 正月死子芳嗣僞位 復以建寅爲正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開倉賑民	四 諸葛瑾取柤中 太子登卒 秋城邾	五 立子和為太子 改禾興為嘉興縣	六 諸葛恪敗魏將謝順 扶南國獻樂人 司馬懿帥師入舒	七	八 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
正始元	二 吳朱然圍襄陽之樊城司馬懿拒之 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回配	三	四 司馬懿帥師入舒	五 遣曹爽等犯漢中大將軍費禕要爽歸路爽等敗走	六

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城	九 罷當千錢	十 改作太初宮	十一 朱然城江陵 新宮成	十二	十三 廢太子和 立子亮爲太子 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 魏王昶等來攻遣戴烈拒之昶等走
	七 吳朱然侵柤中 以太牢祀孔子	八 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置平陽郡	九	嘉平元 司馬懿與曹爽爭權夷爽等八族自是政歸懿父子	二 王昶敗吳將施績于江陵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太元元 冬祀南郊	二月改神鳳　四月改建興 四月權死子亮嗣僞位　太傅 諸葛恪作東興大堤以制魏人 十二月恪大破魏諸葛誕等於 東興	二 三月恪伐魏兵多疫死引還 孫峻殺恪	五鳳元	二 魏大將文欽帥衆降
三 王淩憤司馬懿竊國欲起兵誅 之不克	四 使胡遵諸葛誕等侵吳大爲吳 所破	五 吳諸葛恪圍合肥大將軍姜維 以王師來討圍南安	正元元 秋司馬師廢芳而立髦　大將 軍姜維來討圍襄武	二 毋丘儉等舉兵誅司馬師不克 大將軍姜維來討大敗雍州刺 史王經于兆西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
九	二十	景耀元		三	四
太平元 孫綝殺滕胤呂據自爲大將軍	二 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illegible]窖中鼠矢	永安元 孫綝廢亮而立孫休 置學官 立五經博士 冬孫綝謀逆伏誅	二 置九卿官	三 作浦里塘 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四 遣使巡行風俗
甘露元	二 諸葛誕憤司馬昭簒國舉兵誅之不克	三 司馬昭殺諸葛誕等	四	景元元 司馬昭弒髦而立曹奐	二

巳	壬午	癸未
	五	夏改炎興
	五	六 分武陵爲天門郡尋分交州爲廣州　明年秋休死孫和之子皓嗣僞位又十五年爲晉所滅
	三 大將軍姜維以王師來討	四 夏司馬昭使鍾會鄧艾犯漢中又明年晉與曹氏遂亡

常既以正統繫之昭烈且刊正舊史之謬合其書而名之曰漢識者是之或謂近世司馬公光作歷代編年以漢傳於魏魏受之漢不得不取魏且謂昭烈于漢族屬疎遠是非難辨不可與光武晉元比不得紹漢氏遺統當謂不然曹操幽主弒后漢之賊也子丕世濟凶德以羿莽之心而竊舜禹其代漢也雖其弟植與其黨蘇則等且不直之名

禪而實篡謂之傳受可乎昭烈雖疎屬要爲帝室之胄舉漢之人皆知其爲景帝之後雖操父子所謂盜憎主人者亦無一語謂其非是則是非之際亦何難辨之有今不以正統繫之帝室之胄而乃歸之簒國之賊其可哉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光武終於愍帝以昭烈上繼獻帝而晉承之且謂魏雖受漢禪尙爲簒逆至晉文帝克益州乃爲漢亡而晉興而廣漢張栻之論亦謂獻帝雖廢昭烈以正義立蜀漢統未墜地也要盡末年而止二子之論云爾故備著之

續後漢書卷第四

續後漢書卷第五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列傳第一

后妃諸王

昭烈承衰亂之餘庶事草創嬪嬙之制闕焉未備方是時公族轉徙四方疏封亦鮮陳壽復擯而不書是以後世無傳焉姑因其舊而附益之

昭烈甘皇后沛人昭烈臨豫州駐小沛納以爲妾昭烈數喪嫡室常攝內事從至荆州生少帝會曹操軍至追及於當陽長阪時昭烈倉卒與后母子相失賴趙雲衛護得免后薨葬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徙葬于蜀未至而

昭烈崩丞相亮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謹其身大行皇帝昔爲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篤義垂恩思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巳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頼恭等議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爲恭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按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惠陵臣請太尉告宗廟布告天下太常具禮儀別奏

制曰可

昭烈穆吳皇后陳留人兄懿少孤懿父與劉焉有雅故從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遂爲子瑁納后瑁死后寡居昭烈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昭烈聘后昭烈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孰與晉文之於子圉於是納后爲夫人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少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宮延熙八年崩葬惠陵

昭烈孫夫人權妹也昭烈爲荆州牧權稍畏之進夫人以

固好夫人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昭烈每入心常凜凜又多將吳吏卒縱橫不法昭烈以牙門將軍趙雲嚴重命主內事權聞昭烈西征大遣舟艦迎夫人夫人欲將太子還吳諸葛亮使趙雲張飛勒兵斷江太子乃得留

少帝敬哀張皇后車騎將軍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皇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

少帝張皇后敬哀皇后妹也建興十五年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為皇后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炎興後隨帝北

遷雒陽

少帝李昭儀不詳所出入宮爲昭儀國亡司馬昭欲以漢宮嬪賜諸將之無妻者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贊曰事以正立以權濟蓋權者所以濟正之不及苟無事乎權雖一於正可也昔晉文公僑處于秦欲因秦而反國故秦伯納懷嬴而不敢拒何則有求於人勢不得不從不然則事何由濟此豈得已哉昭烈之納吳后方疑而未決法正乃援晉文之事以贊其成是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且夫婦人倫之始不可以不正匹夫且不可違禮況人主乎晉文之權以濟事已不能逃議者之譏今內不偪於勢外無事乎權奈何踵其違禮之失以權而廢正哉古者一正

君而國定昭烈之不能定天下其無賢臣以正之與余觀趙雲以同姓之嫌不可娶趙範之嫂其所守之正有漢廷諸公不能及者使其得與末議必能訊正之謬而納君於正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詎不信然

甘陵王永字公壽昭烈庶子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為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緒繼統大業遵道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後以所封邑隃遠建興八年徙甘陵初永惡宦人黃皓皓既用事譖之於帝帝稍疎永不得朝請者至十餘年炎興後遷洛陽永嘉之

亂丞孫元奔劉李雄封爲安樂公使奉漢祀

安平悼王理字奉孝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安平延熙七年薨謚曰悼子哀王允嗣十九年薨子殤王承嗣二十年薨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頹絶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炎興後東遷于雒

太子璿字文衡少帝子也母王貴人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

予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脩茂質祗恪道義咨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脩以自勗哉鍾會之變爲亂兵所害時年三十九璿弟瑤延熙初封安定王瓚十九年封新平王諶景耀二年封北地王恂新興王璩上黨王琮延熙十五年封西河王景耀五年薨

北地王諶景耀二年封炎興元年冬帝將從譙周之策諶怒曰若理窮勢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地下可也帝不納是日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

續後漢書卷第五

續後漢書卷第六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浚邦校梓

列傳第二

陳袁邴陸

陳登字元龍下邳人從祖球靈帝時太尉與劉郃陽球謀誅宦官不克父珪沛相登博覽載籍雅善屬文自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字孤視民如傷徐州牧陶謙表爲典農校尉謙卒別駕麋竺帥州人迎昭烈昭烈猶豫未行登進曰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正在今日鄙州殷富欲屈使君撫臨之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從其言登與其僚郎日

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及鄙州州將殂殞大懼姦雄一旦乘隙以貽盟主憂今奉故平原相劉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讐縱橫不皇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其後昭烈東擊袁術呂布乘虛襲下邳珪欲遣登詣許下布不許會曹操以王命拜布左將軍布大喜遣登行登見操因言布勇而無謀宜早圖之操曰非卿莫究其情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執其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竝顯重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

如君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登至廣陵明審賞罰宣布威信百姓畏而愛之嘗使功曹陳矯詣許謂曰許下議論待吾不足足下試察之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睦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畧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後郡爲孫權所圍復使矯求救于曹操操遣兵赴之吳軍退登預設間伏勒兵追躡大敗之加伏波將軍遷東城太守廣陵吏民懷其德闔郡隨之遣不止到郡未幾卒時年三十九荆

州牧劉表嘗與昭烈共論當時人物坐有許汜者曰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昭烈謂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昭烈謂汜君言豪寧有說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下牀臥昭烈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君父蒙塵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昭烈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莫得比也其爲一世推仰如此

袁渙字耀卿陳郡扶樂人父滂漢司徒純素寡欲不言人

之短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獨恬靜舉動以禮郡辟功曹姦吏皆自引去昭烈爲豫州舉渙茂才後從袁術呂布敗術於阜陵爲布所拘布與昭烈有隙使作書詈辱之渙不可强之弗許布大怒脅之以兵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色不變笑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矣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有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布死從曹操操雖善用兵而殘民以逞因言於操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民之欲安甚

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朴世異事變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以正雖以武平亂而綏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然而民未知義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操善其言除沛南部都尉時初募民開屯田民多逃亡渙謂操曰夫民安土重遷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使不欲者勿強操從之百姓大說遷梁相存問鰥寡高年表異孝子烈婦嘗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教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

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遷丞相軍祭酒所得祿賜親故家無贏餘終不問貲產乏則取於人不爲皦察之行時人服其清時有傳昭烈凶問者僚屬皆賀渙以嘗爲昭烈所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操後聞渙昔嘗拒呂布問其從弟敏渙勇怯何如對曰渙貌若和柔至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能過四子侃寓奥準侃清粹有父風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惟恐人之不勝己以世方多虞故不求聞達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析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傳於世從子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浮虛著論譏切之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名皆不就黃巾之亂將家屬入海居鬱洲山中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熾去家之遼東歲中往依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授經不絕後遁還鄉里太守公孫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旣還乃築精舍講述詩書禮樂聚徒常數百時鄭元以博學洽聞注釋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以高遠清白頤志淡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嚮焉海內清議每謂青州有邴鄭之學曹操辟爲司空掾原女蚤亡會操愛子倉舒亦夭殁操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

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徙丞相徵
事崔琰爲東曹掾記遜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
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
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轉五官將長史閉門自
守卒原少善飲自行學不飲者八九年單步負笈師事潁
川陳寔涿郡盧植陳留韓子助臨別人以其不飲饋以米
肉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離可以
飲餞於是終日不醉嘗爲孔融計佐融愛一士對客輒稱
美之後以忤意更欲殺之僚屬皆爲請其人亦叩頭流血
而融意不解原於坐獨不言融謂曰衆皆請而君獨不何
也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常言此吾子也歲終當舉之

朝吏辱愛未有在其右者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惡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公之所以愛惡融曰某吾成就之擢用之今負恩施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而殺之賞罰勸沮何常之有原曰仲遠舉孝廉而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鄙甚矣明府奚取焉融曰吾直戲耳原曰君子于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對原之守正類此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父康廬江太守績六歲見袁術於九江術饋客橘績懷三顆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對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客共論四海未泰當用武而平之績年少下坐厲聲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昭等異焉績風度雄偉博學多識雖星歷之書無不研究虞翻舊齒名德龐統荆楚頎望皆與友善孫權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績素病蹩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元皆傳於

世豫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罹厄命也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以去六十年車同軌書同文惜不見也年三十二卒子宏叡俱仕吳至大官

贊曰登之達識渙之正論原之不詭隨賢於時輩遠矣方昭烈之從達未決而登勉之以王伯之業呂布之傲狠明德而渙拒之以大義原卻非禮之殉而曹操不能強非明達正直能若是乎績之言論英發能於稺齒篤信好學亦佳士也登爲漢臣未始他仕績擯南徼死不忘漢袁邴二子雖嘗爲操所辟直迫於勢耳豈本心哉故表而出之不與荀華等竝列云

續後漢書卷第六

續後漢書卷第七上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列傳第三上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司隸校尉豐之後也父珪泰山郡丞亮蚤孤從父玄往依劉表亮從至荆州玄卒遂家於南陽隆中少與潁川徐庶石韜汝南孟建游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略嘗晨起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庶等問其所志笑而不答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德公亦

稱之爲臥龍建安十二年昭烈在荆州訪世事於司馬徽徽曰腐儒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龎士元也徐庶見昭烈于新野昭烈器重之庶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不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知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竝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

子而令諸侯此誠未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阜國富而不知存䘏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冑信義著于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帥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是情好日

密關羽張飛等不說昭烈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其少子琮而長子琦不自安問計於亮亮不對他日與亮升高樓捐階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昭烈始聞之亮說昭烈曰攻琮荆州可有也昭烈不忍乃引去操追急昭烈遂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衆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竝爭天下今操已并羣雄遂破荆州故豫州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之抗衡不若早與之絕若

不能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
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
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義不辱況劉豫
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嚮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
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
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
然豫州新破之後安能抗此虜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
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
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罷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
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故兵法忌之曰
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

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大破之於赤壁昭烈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租賦以充軍實孫權遣使請脩好昭烈欲往亮以爲不可昭烈固欲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昭烈歸歎曰天下知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亮與關羽留鎮荊州昭烈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西上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昭烈會圍成都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羣才各當其

任政頗尚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歸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故高祖因之以寬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顓權自恣君臣之分漸以陵替弊實由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而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昭烈進兵漢中亮常居守足食足兵乃表楊洪爲蜀郡太守綢度皆辦亮之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西土皆服其能盡時人器用二十四年昭烈敗曹操於漢中亮帥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曹丕篡漢羣下請稱尊號昭烈未之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

也昭烈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毋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車駕駐永安不豫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敕皇太子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於是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劉剡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

爲勸學從事時南中諸郡皆叛亮以新遭大喪未即加兵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復遣使來輸欵會昭烈崩至是遣使聘吳閉關息民務農殖穀曹丕使其僞司徒華歆移書於亮亮不荅作正議以示人其略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新莽强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曹操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衆救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淡知神器不可妄獲旋軍未至感憤而死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黃帝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始帥師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進兵越嶲所

在戰捉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闓餘衆以拒獲素爲夷
夏所服亮募生致之既禽釋縛使覩營陣之間謂曰此軍
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耳亮笑而縱之使
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而不去曰公天威也南
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
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多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
加夷新傷殘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禍患二不易
也又夷累有廢殺守將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
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轉餉而綱紀麤定夷漢麤
安不亦可乎乃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軍資所出
國以富饒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十二月還成都治兵講武

以圖興復方是時田疇闢倉廩實法度脩立軍旅整暇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姦人懷自厲强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風俗一變五年亮帥諸將將征曹叡命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辟尹默來敏爲軍祭酒霍弋姚伷等皆入幕府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未辨淚維根本至計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獘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整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
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値傾覆受任
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
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
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
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
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褘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
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

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亮以轉餉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運於谷中六年正月亮在漢中將進師丞相司馬魏延曰夏侯楙曹氏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從坦道平取爲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曹叡使其將曹眞來拒亮身帥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魏人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預備卒聞亮出關中響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亮曹叡大懼其下不知所爲

穀西至長安遣張郃等拒王師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王師敗績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戮謖以謝衆爲之流涕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亮上疏自劾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髦鉞以厲六師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衆方五萬或勸亮多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然

者雖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

續後漢書卷第七上

續後漢書卷第七下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列傳第三下

諸葛亮

是冬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疏曰先帝濵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冐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

適罷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猶涉險被創危而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

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罷而事不息則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預計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

也遂出散關急攻陳倉曹叡遣曹眞救陳倉張郃繼之會糧盡引還王雙帥騎來追亮與戰破之臨陣斬雙七年春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威淮遁去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順聽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鎭凶暴功勳顯著方今天下騷動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孫權僭號議者咸欲討之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討之須并其土乃議中原此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北賊得計

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
變宏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
足不能并力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
何者其勢不俟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之不能
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非端坐者也
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
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其僭逆罪未宜明也乃遣衛
尉陳震往聘冬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樂
城於成固八年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曹叡將費
耀郭淮於陽溪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木牛流馬連弩
皆亮所制也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攻北地石

城以應亮曹叡使其將司馬懿屯長安督張郃費耀戴陵
郭淮等拒王師懿使耀陵留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
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耀等要亮亮破之因
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懼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
引還懿隨至鹵城又登山爲營不敢戰其下謂懿曰君畏
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張郃攻無當
監王平于南圍自拔中道向亮時漢更下者十二懿軍始
陳番兵適交參佐皆言賊盛宜權留更卒張助聲勢亮曰
吾統戎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
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伐義不廢也督遣令行於
是去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乃使魏延高翔吳

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𤣥鎧五千領懿走保營

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亮與戰又大破之臨陣殺郃是冬亮以連年出師息民休士益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之亮之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躐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衆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辭夙興夜寢罰二十以上皆親覽十二年春復悉師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孫權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於渭水之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王師亮每患糧運

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
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
遣遺巾幗懿患之上表請戰曹叡使辛毗仗節爲軍師以
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要戰者示武於
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
耶相持百餘日秋會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
事宜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疾因咨以國家
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所問者公琰其宜也
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後相繼爲
相皆稱賢云八月亮疾病密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
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隕於營中亮薨年五十四儀整軍

以還人以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反旆鳴鼓若將北鄉者懿不敢進儀得結陳去入谷而後發喪秦人爲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因覩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遺令葬漢中定軍山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以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敘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魂而有靈嘉兹寵榮景耀中詔立廟於沔陽初亮自表於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

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
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薨如其所言亮爲相十四年纔兩
赦或言其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
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啟
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
宥何益於治不任喜怒人無怨言以公事廢李平廖立平
聞亮薨至發憤死立亦垂涕歎曰吾終爲左袵矣嘗作八
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著作郎陳壽定
亮文集凡二十四篇又作八陣圖蓋黃帝太公丘井法也
長史張裔嘗稱之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
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

之曰亮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竭力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壽又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論者不以爲然弟均官至長水校尉子瞻别見忠義傳喬字伯松亮兄瑾第二子也本字仲愼與兄恪俱知名論者謂喬才不及兄而性行過之初亮未有子以喬爲嗣旣以爲嫡子故易其字焉拜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建興元年卒時年二十五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恪爲孫峻所族

綝誅遷吳爲殣後
贊曰廣漢張栻有言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
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亮當漢祚之季乃能執
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
若亮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觀其高臥隆中不求聞達蓋
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旣正好
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故其君臣相與一以道義
而忘勢受遺之際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亮之
恢復規模先爲根本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以治國事國
事旣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

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至亮之意抑深且遠矣即其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意本常禮之大公見善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才至或有罪雖素所禮遇如馬謖且流涕誅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雖被廢放沒齒無怨言蓋其於斯世所欲不存焉身爲將相三十年間家無贏餘視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爲何如哉亮之奉嗣君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爲權彼懷姦稔逆竊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晛而謂亮敵哉至使耕者雜渭濱輿圖之復已恢恢然在其目中矣天不祚漢妖星告變謂之何哉或謂亮勸昭烈取荆州爲不義而不知劉

琮既降操則荆州固魏之荆州矣惜昭烈之失此機也或又謂魏延之策恨其不用不知天將昌漢攘除姦逆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其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餘習張子房號爲傑出者而猶未免雜以伯術若亮眞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使得游於洙泗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當若何傳稱始亮在隆中以管樂自許予謂亮王者之佐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傳者之誤耳栻又言予讀出師表見其所以告嗣君者一本於正殊非一刻核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等書亦疑之方亮之一見昭烈也遂定取荆益之計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歷觀諸國獨劉氏不能守荆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荆益無忘

討賊夫誰敢不服惜其徇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可取
而不取則亮之策昭烈猶有不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
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
之予知亮於此蓋亦有不得已焉耳非草廬所以告昭烈
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如有亮堅守
其正不以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雖
然亮之於學爲未足故知有所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有
未盡未能盡其心則於天下之事不能徧該而一貫之也
開國建后大事也而奉策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
月後世之大失也而冢宰所贊乃因謬之禮且未踰年而
改元此有以見其學之未至歟嗟乎若亮者體正大而能

充之以學吾必謂之三王之佐矣栻篤論君子也其言云
爾

續後漢書卷第七下

DS
748.2
.H5

續後漢書卷第八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列傳第四

關張馬黃趙

關羽字雲長一字長生河東解人亡命涿郡昭烈起兵羽與張飛從之昭烈爲平原相以二人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寢處同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周旋上下不避艱險昭烈之襲殺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攻昭烈昭烈奔袁紹羽陷於操爲偏將軍禮遇良厚紹遣大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與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

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表封羽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不薄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白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厚加賞賚羽盡封其所賜致書告辭而奔昭烈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操并荆州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操追至當陽長阪昭烈急趨漢津適與羽遇共至夏口初昭烈在許與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昭烈殺操昭烈不從及是羽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豈有今日之困會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操敗走昭烈收

江南諸郡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昭烈西定益州以羽都督荆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亮知羽意荅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竝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超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貫左臂創雖愈每陰雨骨常疼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此患乃除羽便伸臂令劈之時適會諸將飲食臂血流離而割炙飲酒言笑自若昭烈王漢中拜前將軍是歲帥師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等督七軍救仁會大霖雨漢水溢羽乘水力戰大破之殺其將軍龐德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於是梁郟陸渾諸

豪皆受羽節度威震華夏操懼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先是孫權爲子求婚於羽羽不許罵辱其使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皆素恨羽輕已羽之出芳仁給軍資不悉相應羽言當治之芳仁不安於是孫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等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還權已據江陵盡虜其將士妻子羽軍遂潰權遣軍要擊之於臨沮與其子平俱遇害追謚壯繆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器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嗣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從昭烈羽年長數歲飛

兄事之曹操入荆州昭烈奔江南而操卒至使飛將二十騎爲後拒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可來決死敵無敢近者昭烈得免旣定江南以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徙南郡昭烈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泝江西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獲璋巴郡太守嚴顏義其爲人釋之引爲賓客所過戰克與昭烈會於成都益州平賜諸葛亮法正關羽與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他物稱是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帥精卒萬餘人從他道要郃山路險隘郃軍前後不相及遂大破之郃棄馬獨與其麾下十餘人

從間道走南鄭巴土遂安昭烈王漢中拜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守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憫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甲誓師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毅威猛亞於關羽曹操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卹小人昭烈嘗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乃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昭烈伐吳

飛當帥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爲其帳下督張達范
強所殺持其首順流奔吳飛營都督表報昭烈昭烈聞表
至曰噫飛死矣後追謚曰桓長子苞早卒次子紹嗣官至
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從諸葛瞻於緜竹戰死
馬超字孟起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父騰靈帝
末與邊章韓遂等起兵於西州後與遂不和求還京師於
是名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復與遂
合從進軍至潼關曹操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勇陰欲
突前執操而不克遂帥諸戎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
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
涼州諸軍事康故吏楊阜姜敘等合謀擊超超奔漢中依

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昭烈圍劉璋於成都密書納款昭烈聞之曰我得益州矣乃遣人迎超而潛以兵益之超旣至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未逾旬而成都潰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封前都亭侯昭烈王漢中拜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柔遠邇肅謹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薨時年四十七臨終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曹操所害略盡惟有從弟岱當

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曰威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

黄忠字漢升南陽人荆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同守長沙之攸縣曹操克荆州假行裨將軍昭烈南定諸郡忠遂委質從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陳勇冠三軍益州既定拜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擊夏侯淵於漢中定軍山淵衆甚銳忠推鋒直前帥厲士卒金鼓震天聲動山谷淵軍大敗臨陣斬淵遷征西將軍昭烈王漢中欲以爲後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班爵遽同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說得無不可乎昭烈曰吾當自喻之賜爵關内侯明

年卒諡曰剛子敘早歿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身長八尺儀觀雄偉從昭烈主騎兵昭烈詣袁紹密遣雲募兵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隨至荊州曹操追昭烈於當陽長阪昭烈倉卒棄其孥雲身抱弱子保持甘后皆得免昭烈之敗有言雲北去者昭烈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歸雲雲曰相與同姓卿兄猶吾兄固辭不許或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範竟遁去先是雲與夏侯惇等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雲與蘭同鄉里白昭烈活之以蘭明法律薦爲軍正昭烈入益州領留營

司馬時孫夫人驕豪吏卒縱横昭烈以雲嚴重令典內事會孫權遣人迎夫人夫人欲將子禪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斷江乃止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帥雲與張飛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成都既定爲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廬舍及城外園池田桑分賜諸將雲駮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須天下大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宜還之令安居復業然後可以得驩心昭烈從之夏侯淵之敗曹操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從之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

等爲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奄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鬭且卻操軍散復合雲陷敵還趨圍張翼欲閉門拒守而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強弩於後射之操軍大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萬計明旦昭烈至其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張飮至暝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荆州昭烈大怒欲討之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而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吳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昭烈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王師敗績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爲中

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夏從諸葛
亮駐漢中明年亮出師揚聲由斜谷出曹叡將曹眞帥衆
拒王師遣雲與鄧芝等往當之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失
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還貶鎮軍將軍初街
亭軍退兵將相失亮問鄧芝箕谷之退部伍何爲整一芝
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雲有軍資餘絹亮使
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請悉入赤岸府庫須
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景耀四年詔曰雲昔從先
帝功績旣著朕以幼沖涉道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
謚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
昔從先帝勞績顯著於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

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
者有知足以不負生者感恩足以隕身謹案謚法柔賢慈
惠曰順執事有恪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曰順平初昭
烈時惟法正見謚建興以來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
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順
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皆得追謚
時論以爲榮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
門將從姜維戰沓中歿於陣有陳到者字叔至汝南人自
豫州從昭烈名位亞於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
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楊戲嘗贊二人云征南厚重征西
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列

贊曰羽飛萬人之敵勇有餘而知不足迹其行事皆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少恩此其所以敗也趙去危即安轉禍爲福忠帥厲士卒直前無對雲雖虎臣其所建明通達國體如還田宅以繫民心留軍資以須冬賜舍吳而專事魏有諸葛亮念所不到者若其不納趙範之兄嫂以遠同姓之嫌律已之嚴如此方時諸將其最優乎

續後漢書卷第八

危卽安轉禍為福忠帥屬士卒直前無對雲雖虎臣其所
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少恩此其所以敗也趙去
漢曰羽飛萬人之敵勇有餘而知不足迹其行事皆有國

續後漢書卷第九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列傳第五

龐法徐董劉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未知名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統往見之徽采桑於樹上坐統樹下終日共語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從父德公雅重之常目統爲鳳雛諸葛亮爲臥龍司馬徽爲水鏡後郡辟爲功曹性好人倫喜成就人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或怪而問之對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慕不足慕則爲善者少矣今

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昭烈取荆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其喪還吳吳人聞其名及西還竝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或問統若子之言陸優於顧乎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知力不多亦一時之佳士也劭謂統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覽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與績復謂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厚相結而別昭烈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

令縣頗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昭烈書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昭烈昭烈與語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與亮竝爲軍師中郎將統說昭烈曰荆州荒廢人物殫盡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兵强戶口百萬可因之以定大業會劉璋遣法正迎昭烈昭烈遂行統從入益州劉璋與昭烈會於涪統進計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昭烈不可璋既還成都昭烈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請陰遣精兵晝夜兼行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擁强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遣將軍

還荆州將軍可云荆州有急欲還救竝使束裝作歸計二子喜將軍此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執之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昭烈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欲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昭烈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於是逡巡引退昭烈尋悔追還復坐統初不顧謝飲食自若昭烈曰向者之論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昭烈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帥衆攻城中流矢卒時年三十六昭烈痛惜之言則流涕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

統爵關內侯謚曰靖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以傲尚書令陳祗爲祗所抑終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軍征吳軍敗沒於雒陽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祖眞有清節高名號元德先生建安初天下饑饉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爲軍議校尉既不見任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度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操操不禮焉還勸璋絕操而自結昭烈璋問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既還爲松稱說昭烈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機會後璋聞曹操欲攻張魯於漢中大懼松遂說璋宜迎昭烈使之討魯璋復令正銜命正

旣宣旨因獻計於昭烈曰以明將軍之英雄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昭烈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從事廣漢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清野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師老糧匱不過十旬勢必自走走而擊之必成禽耳昭烈聞而心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成都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亡在朝夕故不誅靖璋旣稽服昭

烈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謂昭烈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方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曉靖之浮稱流播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公為賤賢也宜加敬待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以示好賢之意昭烈於是厚禮靖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二十二年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非其知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兵往討則必克之既定之後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掃滅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

持久之計此葢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烈善其策乃帥諸將進兵正亦從至漢中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興勢淵帥衆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遂大破之淵等授首昭烈王漢中拜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爲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賜其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昭烈嘗與曹操戰不利宜退而昭烈大怒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前立昭烈曰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冐矢石況小人乎昭烈乃曰孝直與汝俱去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知術昭烈既即尊位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諫皆不從章武二年王師敗績亮歎曰法孝直若

在必能諫主上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至於敗

徐庶字元直頴川人初名福少任俠好擊劒中平末爲人報仇爲吏所執問其姓字絶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而其黨共篡取得脫於是感激折節學問遂通經旨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四方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復與諸葛亮友善昭烈屯新野一見器之因薦亮於昭烈及曹操至樊與亮從昭烈南奔操急追獲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耳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詣曹操丕時爲中郎將韜爲典農校尉後亮出隴右聞庶與韜仕皆不達歎曰彼誠多士邪何二人不見用也後數年病卒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董卓之亂舉族避地益州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貴俗尙侈靡貨殖之家侯服玉食昏葬踰禮至傾貲以給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驕僭爲之軌制風化大行然縣豪强憚其嚴明説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故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昭烈定蜀召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可否相濟共贊庶務尋卒和外牧殊俗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屩而獲珠玉

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
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
宰之殷勤納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交州平屢聞
得失後友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有言則盡後從
事於偉度數有諫正雖愚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數子
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諒也其追思之如此偉
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後除中典軍封成陽亭
侯累遷右驃騎將軍和子允自有傳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少知名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
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至荊州昭烈奔江南荊楚之士從
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零陵桂陽長沙

會昭烈已定三郡巴不能反遂適交阯諸葛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事不克成乃當還北足下何言耶昭烈深恨之後從交阯至蜀會昭烈定益州稽首謝罪負昭烈不之責亮數稱薦之昭烈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詣巴巴不與語飛恚忿亮謂巴曰飛雖武人敬慕足下劉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資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語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耑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吾事耶又曰子初才知絶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

若提枹鼓會軍門當與人議之耳初昭烈攻劉璋與士衆約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爭赴府藏取寶物軍用不足昭烈以爲憂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昭烈從之數月府庫復實昭烈王漢中拜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淸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昭烈建大號凡諸文誥策命皆其所作章武二年卒

贊曰統正見理之明料事之審一時謀臣無出其右昭烈肇基王業訖承大統實二人之力使天假之年與諸葛亮同心輔政混一之功日月可冀不幸蚤世惜哉庶抱負經濟之術所施未究萬一身爲親屈流落僞境觀其以王伯

之略自許則其中之所存者未易涯涘使得效其所長其所成就當如何耶和約已卒下巴濤儉靜退皆時頁臣巴舍昭烈而詣曹操奔走交阯閒關萬里途窮勢蹙然後委質其趨向之際殆叵測云

續後漢書卷第九

續後漢書卷第十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列傳第六

許麋簡伊秦馬鄧宗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弟劭俱有人倫之鑒而不相能劭爲郡功曹排擯靖靖以馬磨自給楚國蔣濟嘗論劭襃貶不平故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牧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守敬濟曰子昭誠自貞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胲吐脣吻似非文休敵若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劉翊爲汝南太守舉爲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

靖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輩爲公卿郡守時拜尚書令韓馥冀州牧侍中劉岱兗州刺史潁川張咨南陽太守陳留孔伷豫州刺史東郡張邈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誅卓卓怒語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遂害毖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奔伷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卒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與靖有舊故往依焉靖收卹親黨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渡江皆走交州靖身坐水濱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見者莫不歎息旣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

待陳國袁徽亦寓交州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知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郡士相隨每有患難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不能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召靖靖拒而不許靖寓書曹操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契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詞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津途四塞雖馳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遭時困危無所控告浮涉滄海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泊風波絕糧茹草既至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

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
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
何由假翼自致哉昔營丘翼周仗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
警蹕今足下扶危持顛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
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
者行之得道則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則四方散亂國之安
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容容注望足
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
寬和羣司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甯
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于管絃勒勳于金石願
君勉之翔恨靖之不已從得靖所寓書投之水後劉璋使

人招之遂至蜀璋以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忠與蜀郡
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偉有當世之具當以爲指南
靖代商爲蜀郡太守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等爲王靖
聞之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曹操
之謂乎昭烈克益州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及王漢中以爲
太傅章武元年拜司徒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
皇皇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
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踰七十愛
獎人物誘掖後進清談不倦丞相亮等皆爲之拜二年薨
子欽先卒欽子游景耀中爲尚書王商者字文表廣漢人
劉璋辟爲治中從事靖至蜀見而稱之曰使商生於中州

雖王景與無以加遷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孝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爲嚴君平李仲元立祠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年建安十六年卒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家世貨殖僮客萬人資産鉅億徐州牧陶謙辟爲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昭烈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昭烈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其家室昭烈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其妹爲昭烈夫人奴客二千金帛萬計以助軍資于時匱乏賴以復振後曹操表竺嬴郡太守竺弟芳彭城相皆去官從昭烈昭烈將適荆州遣竺與孫乾先與劉表相聞尋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平拜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篤厚而幹翮

非其所長故昭烈待以上賓之禮而未嘗有所統御然賜予優渥莫與爲比芳字子方爲南郡太守與關羽有私憾以城叛迎孫權羽由是覆沒竺面縛請死昭烈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竺慚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孫乾者字公祐北海人昭烈領徐州辟爲從事昭烈之去曹操遣乾自結於袁紹後復與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益州平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亞於竺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昭烈有舊昭烈至荆州雍與麋竺孫乾俱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昭烈入益州劉璋見雍甚重之昭烈圍成都遣說璋璋卽與雍同輿出

城歸命益州平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而性簡傲跌宕侍帝坐猶箕踞傾倚與諸葛亮以下會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初無少屈時大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侍帝游觀見一男一女行道上謂帝曰彼欲行淫何不收縛帝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帝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諷諫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謂耿爲簡遂轉爲簡云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其邑人鎮南將軍劉表昭烈之在荆州籍常往來自結表卒從昭烈南渡江又從入益州益州既定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侍亞於簡雍孫乾等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

道之君乎籍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其機捷類此權甚
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漢律
漢律之制自五人始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皆不就奏
記州牧劉焉薦儒生廣漢任安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
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易稱顏回因
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
俊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
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
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
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

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眞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遠邇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垂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戒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況今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誠區區貪陳所見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府君相見宓報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之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知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

譏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宏立祠宏與書曰疾病伏匿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泯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

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有孔子大齊桓之伯公羊賢叔術之遜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橫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宏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耶成湯大聖睹野魚

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廢朝事若此等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論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爲揚文藻見瑰穎乎宓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默默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廣漢太守夏侯纂請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

之曰仲父宓稱疾臥纂與其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其詣宓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貴州養生之具實絶餘州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曰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楊雄見易作太元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作封禪之文於今天下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曰蜀有文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爲民除害生民以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

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而退昭烈定益州辟爲從事祭酒昭烈既即尊位將東征吳宓陳天時不利坐下大理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乃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伯養龍之說最有理譙周少時數往咨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有白毫故以稱之昭烈領荊州辟爲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亦繼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兄應期贊世休道光國兆

見於此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埀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說遠邁德天相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辟爲左將軍掾後使吳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睦舊好幸爲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昭烈即帝位拜侍中及東征吳遣至武陵招納五谿蠻夷其渠帥皆稟節制咸如意指會王師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時年三十六拜其子秉爲騎都尉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遭亂入益州州從事張裕善相人芝往從之裕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龎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昭烈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至清廉有治績入爲尙書先是孫權已輸款帝遣宗瑋費禕等與相報荅會帝崩丞相亮慮權有異計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踐祚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聘於權權語芝曰孤誠願歸心於漢然恐漢帝幼弱不克自保以此猶豫耳芝曰漢與吳奄有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江山

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大王今若委質於曹丕丕必責大王之入朝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與丕絕而遣其中郎將張溫來聘是歲芝復如吳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滅魏寇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鄧芝及亮北出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薨遷前將軍軍師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江州督權數與芝相聞饋遺不絕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假節十一年涪

陵國人殺都尉叛帥師征之梟其渠帥百姓安堵十四年
薨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當善卹卒伍衣食皆仰
於官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無餘財性剛簡不
妄交游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云初芝征涪陵時
道中見猿抱子於木杪引弓射之中其母其子為拔箭以
木葉塞創芝歎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其弓於水
中未幾薨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後仕晉為廣
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建安中隨張飛至益州建興初
丞相諸葛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薨孫權憂
魏寇犯漢增巴丘守兵萬人且欲觀望勝負帝聞之亦增

永安之戍以備非常預將命至吳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其見禮遇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芝性驕倨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降下之而預不爲屈未幾復使吳孫權握手涕泣曰君每銜命結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大珠一斛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當國

廖化過預欲與俱詣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叨竊已過所
久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竟不往廖化字
元儉本名淳襄陽人爲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昭
烈許之因攜其母晝夜西行會車駕東征遇於秭歸帝大
悅以爲宜都太守帝崩爲丞相參軍後爲廣武督稍遷至
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位與
張翼齊而在預之右景耀五年姜維帥師出狄道化曰兵
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
厭何以能久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謂也晉初
預化俱徙雒陽道病卒
贊曰靖萬里詒書曹操述德美且諷且勸靖名知人豈不

知操鬼蜮之雄包藏有素及西抵益州聞皇子熙等四王之封始有欲取故尋之歎何知之之晚也昭烈建大號遂參佐命亦其幸會歟竺乾雍籍雍容諷議見禮於時宓以文辯稱良以正固顯芝預銜命專對抗節不撓皆一時之良云

續後漢書卷第十一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列傳第七

陳董呂二楊姚王董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昭烈領荆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從入益州爲蜀郡北部都尉尋以北部爲汶山郡復爲太守遷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尙書遷尙書令奉命使吳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和合東西有可貴者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使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里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

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不可不使孝起知之十三年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昭烈立皇太子允以選爲舍人轉洗馬皇太子踐祚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慮帝富於春秋聽斷不明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宮中之事宜悉以咨之尋遷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士侍中郭攸之性謙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每處事爲防制甚悉得正救之理帝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固執不聽帝益嚴憚之尚書

合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遜允與費禕又表允內侍歷年
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寵勳勞固辭帝既富於春秋嬖宦
人黃皓皓便辟佞慧允常正色匡遵而切責皓皓畏允不
敢肆終允之世皓不過黃門丞允常與尚書令費禕中典
軍胡濟等約宴集巳命駕而郎中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
見允命駕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
耳今君巳自屈方展契闊舍此之彼非所謂也卽命解驂
其守正下士皆類此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
守尚書令副大將軍費禕九年卒孫宏晉巴西太守時益
州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又號四英陳祗代允
爲侍中與黃皓相表裏皓始與政操弄威柄遂至覆國國

人無不追思允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外孫也幼孤鞠於
靖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有威儀多技藝挾術數費禕
甚異之迺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鎭
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帥師在外希與朝政
祗上奉主意下接閹豎故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
帝甚悼惜之謚曰忠自祗之得幸帝追憤允抗直謂爲輕
己益重祗董恢者字休緒襄陽人從入益州以宣信中郎
副費禕使吳孫權當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
嘗有鳴吠之益然既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
爲禍亂諸君憒憒曾不之慮此豈所謂詒厥孫謀乎禕愕
然未能對恢曰儀延之不協盖私憤耳而無黥彭難御之

心也今方掃除强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以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亮聞之以爲知言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父常送劉焉入益州道梗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昭烈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校尉王連辟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轉新都緜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課最一州遷巴西太守諸葛亮連年出師調發諸郡多不相應乂獨募兵五千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漢中太守兼領督農轉給軍糧未嘗乏絶亮薨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大都會戶口繁夥又亮薨之後士伍亡命更相沓冒姦僞非一乂到官

爲之防禁開諭勸道數年之中隱漏自出者萬餘口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府無滯事門無留賓又更歷中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滅於治郡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清厲有文著格論十五篇杜祺者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譽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昭烈定益州太守李嚴辟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辭去嚴遂薦洪於州爲蜀部從事昭烈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遂以問洪洪曰漢中益州之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

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昭烈北行亮即表洪領太守庶事皆辦尋即眞頃之轉益州治中從事帝征吳駐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亮所不善聞帝不豫舉郡反燒臨卭城時亮東詣永安省疾成都單虛以故元益無忌憚洪即啓皇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朝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凶暴無它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流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因敕曶綽於南安峽口要之曶綽如其言果生獲元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徙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屯漢中欲用張裔

爲留府長史以問洪洪對曰裔天資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正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使裔從行得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落於吳洪臨其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少假借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日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自欲爲之又疑其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務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有隙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使我心憂食不知味後逆流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

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
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國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
爲李嚴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辟門下書佐
何祗祗有才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而洪亦尙畱蜀
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祗字君肅家
寒窶爲人寬厚通濟軀幹魁梧初仕郡爲督軍從事時諸
葛亮用法峻密聞祗游戲廢務欲奄至錄獄祗聞之即夜
張燈見囚覽其款牘及亮晨至祗應對無滯亮甚異之出
補成都令會郫縣闕宰以祗兼二縣二縣戸口繁夥切近
都市饒諸姦穢祗發摘姦伏人以爲神無敢欺者常使人
設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勺合其精敏如此時祗朝集

坐次於洪洪嘲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汝山夷人不安詔以祗爲汝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夷復反云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遷犍爲卒時年四十八

楊容字子昭丞相長史儀之族繇巴郡太守入遷丞相主簿丞相亮常自校簿書容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道私業無曠所求皆得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委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罷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以古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

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也
平不言錢穀之數而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
今明公爲政乃躬理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
遷東曹屬典選舉卒亮爲之流涕者數日與留府長史張
裔蔣琬書曰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闕多矣
姚伷字子緒巴西閬中人昭烈定益州爲功曹書佐建興
初出爲廣漢太守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
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
尙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君
各希此事以屬所望遷參軍亮薨稍遷尙書僕射時人服
其眞誠篤粹延熙五年卒伷同郡馬勳馬齊者亦知名勳

字盛衡齊字承伯勳劉璋時爲書佐昭烈定益州辟爲左
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薦之昭烈
爲尚書郎建興中爲丞相掾遷廣漢太守亮薨爲尚書勳
齊皆以才幹顯其見敬信於州里皆不如伷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有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
治中從事昭烈定益州以爲別駕及王漢中用荆楚宿儒
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謀爲少府建興初
賜爵關內侯代賴恭爲太常尋卒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
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之者休對曰如元泰州境
亦無況鄙郡乎其爲人推仰如此恭子玄爲丞相西曹令
史從諸葛亮於漢中蚤世亮與張裔等書曰令史失賴玄

爲朝中損闕多矣同時有何宗者字彥英蜀郡郫人與杜瓊師事廣漢任安而名聞過於瓊劉璋時爲犍爲太守昭烈辟爲從事祭酒援引圖讖勸進帝踐祚遷大鴻臚建興中卒宗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東方朔淳于髡之風爲雙柏長蚤卒又有習禎殷觀者亦有才望禎字文祥襄陽人美丰儀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從昭烈入蜀歷雒郫令廣漢太守觀字孔休荊州主簿遷別駕從事事見昭烈本紀

董厥字龔襲義陽人事丞相亮爲令史亮嘗稱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謹恪適宜遷主簿亮薨稍遷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輔國大將軍平臺事而同郡樊建

代焉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會孫權病不果見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恪曰才識不及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諸葛瞻與厥建當國姜維常征伐在外瞻厥以維好戰無功百姓罷弊嘗表帝召維還爲益州刺史欲奪其兵而不果時宦人黃皓專政人爭趨之獨建絕不與通厥建後事晉武帝嘗問建諸葛亮之治國對曰聞過必改而不吝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

贊曰震知李平之不可近允制黃皓使不得逞皆有先見之明而允正色彌逢所益多矣身歿未幾憸佞用事至使人主追憤抗直謂爲輕已自古忠言難入何獨允哉乂洪

正固足以集事方時多虞賴以有濟【容】引大體以規宰相

佃薦才士以爲時用賢矣哉

續後漢書卷第十一

續後漢書卷第十二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 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列傳第八

劉彭廖李劉馬魏楊

劉封本羅侯寇氏子長沙劉氏甥也昭烈至荆州未有子養以爲子及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絶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至戰克益州既定爲副軍中郎將初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迎昭烈昭烈因令達并領其衆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遣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太守蒯祺將進攻上庸昭烈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乘

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昭烈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封鄖鄉侯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以兵援已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會羽覆敗昭烈甚恨之又封與達忿爭奪其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謝曰伏惟殿下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雋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江湖咎犯謝罪逡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

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蚤思遠耻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罹讒間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絶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後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遂帥所領降魏曹丕善其才美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遣其將夏侯尚徐晃與達襲封達又以書招封封不從申儀復叛封封走還成都申耽亦降魏封既至帝責其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

亦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帝因此除之於是賜
封死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帝爲之流涕達既奔魏
李鴻者降漢爲諸葛亮言聞過孟達許適見叛人王沖亦
來語達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帝
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也景仰明公不
能已已時蔣琬費詩在坐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
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又背先帝反覆
之人何足與書亮不荅亮欲誘達爲外應竟與達書曰往
年南征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明足
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
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

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此書達得書欲舉新城來歸亮至漢中復中情款申儀與達有隙密白其事司馬懿遣人諷之入朝達懼即舉城降漢曹叡遣懿討之遂遇害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儀觀甚偉而性傲忽惟敬同郡秦宓仕州不過書佐人有譖之於州牧劉璋髡鉗爲徒隷會昭烈入蜀欲迎說昭烈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客既去統往就羕坐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統大善之而法正亦素知羕乃共致之昭烈昭烈與語奇之數令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隆成都既定昭

烈領益州牧擢爲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負諸葛亮雖外接之而內不能善每密言於昭烈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左遷江陽太守羕不悅往見馬超超曰卿才具秀拔謂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鶩並驅寧當外處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羇旅歸國常不自安聞羕言大驚默不敢荅具表其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伯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番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抵掌而譚治世

之務講王伯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
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網得遭風雲激
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
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
不孝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
夫不爲也況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不自度量
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卒然
感激頗以被酒脫失老語此僕之下愚淺慮所致主公實
未老也且夫立業不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
父罪在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
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宅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别

其間痛入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求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長沙太守昭烈入益州諸葛亮鎭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誰相經緯者亮荅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襲三郡立脫身自歸昭烈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召爲侍中建興初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爲諸

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丞相掾李郃
蔣琬嘗詣立計事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
先帝不取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
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
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人無孑遺上庸覆敗徒
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
喪師徒衆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
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豈能合道中郎郭演長
從人者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而欲任此三
人難矣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罷獘以致今日郃琬
具白其言於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

郡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羣臣人有言國家兵衆僃練部伍分明則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高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且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之稱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拔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例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爲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尚當在五校臣答之曰將軍者隨大例耳至於卿則正方亦未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其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

郡立躬帥妻子耕殖自守聞亮薨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帥偏師經汶山因詣立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竟歿於徙所妻子還成都

李平字正方南陽人本名嚴少爲郡吏以才幹稱曹操入荆州時平宰秭歸乃西入蜀劉璋以爲成都令有能名建安十八年以護軍降昭烈於緜竹拜裨將軍成都平進興業將軍犍爲太守二十三年馬秦高勝等起於郪衆至數萬寇資中時昭烈在漢中平帥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支黨皆潰又越嶲夷帥高定圍新道平越境馳救賊皆破走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召至永安拜尚書令三年帝不豫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帝爲中都護統

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遷前將軍諸葛亮欲礼征平當知後務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於平平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同僚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趨舍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嘗與亮書勸受九錫進爵爲王亮復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何不復相解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報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舊都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乎八年遷驃騎將軍曹叡遣其將曹眞等欲三道寇漢川亮命平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務亮以明

年當北伐命平以中都護署府事九年春亮軍祁山平督
運事會久雨糧餉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平藩喻旨
呼亮還師亮承以退平聞軍還乃更陽驚云軍糧饒足何
以便還欲以解其不辦之責且明亮不進之罪又表帝云
軍僞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書疏本末平辭窮首謝
罪負亮於是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好爲小惠
保身求名無憂國之意臣當北伐欲得平兵以鎭漢中平
詰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
西征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意
欲因此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
以濟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

平之厚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之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反覆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有詔削奪官爵徙梓潼郡後聞亮薨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度後人不能故激憤而歿豐官至朱提太守

劉剡字威碩魯國人昭烈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風流善談論厚待之昭烈定益州以爲固陵太守建興初封都鄉侯班位亞於李平爲衞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與國政但領兵千餘從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華侈侍婢數十皆能聲樂又悉教讀魯靈光殿賦後與前軍師魏延不協言多虛誕亮潁責之遣還成都官

位如故剡失志恍惚十二年正月剡妻胡氏入賀皇太后太后留之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剡疑與帝私呼帳下卒撾之至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剡坐下吏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竟棄剡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絶

馬謖字幼常侍中良之弟以荊州從事從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巂太守才器過人好談兵丞相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以爲然辟爲參軍引與談論自晝達夕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謂亮曰南中恃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今公方欲傾國北伐逆賊彼知國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殲遺類又

非仁者之心夫甲兵之事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
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赦孟獲以服南方
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及亮軍出祁山魏延吳懿皆
時宿將論者皆言宜爲軍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督諸軍在
前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屯軍土山不下
據城爭利裨將王平力諫不用遂大敗士卒皆潰亮進無
所據退還漢中謖下獄死時年三十七亮自臨祭爲之流
涕待其孤如平生蔣琬後至漢中謂亮曰天下未定而戮
知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泫然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
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戰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
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以部曲將從入蜀數有功遷牙門將軍昭烈王漢中徙治成都當得重將鎮漢川時議者以爲莫如張飛飛亦自許昭烈乃拔延督漢中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衆咸壯其言昭烈踐祚拜鎮北將軍建興初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亮使領兵西入羌中與曹叡將費瑤郭淮戰於陽谿大破之遷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從亮出輙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

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延既善撫士卒勇力絕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降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以爲忿若水火然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去亮營十里秋亮疾困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繼之若延或不從命軍卽自發及亮薨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等見在府親官屬便可持喪還葬吾自當帥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耶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諸將禕紿曰當爲卿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希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疾驅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使人覘儀等皆欲

按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未發帥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留守長史蔣琬琬允皆保儀疑延儀等刋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王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子數人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儀蹴其首曰庸奴復能作惡否遂夷延三族初蔣琬帥宿衞諸營赴難北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時謂延非降魏而叛漢者第欲除儀等及平日諸將素不同者且冀時論當以己代亮本指如此

贊曰兵有正有奇兩敵相向未有不以奇勝者祁山之役延請兵萬人由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十日可至長安逐夏侯楙而與亮會此蓋奇道可以必勝且楙巽懦未嘗更事非延之敵楙既北走度魏兵不二十日不能西而全秦之地已爲吾有命一大將固守函谷魏兵雖至無能爲也然後據關以臨河南天下事定矣此投機之會而亮不屑爲豈仁義之師疾其譎而不正歟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建安中爲荆州主簿後從關羽爲功曹遣西詣昭烈昭烈與論軍國大計政治得失大說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昭烈王漢中擢爲尙書旣踐祚東征吳儀與尙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領宏農太守建興三年

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五年從亮至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征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餉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相能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從亮出屯谷口亮薨儀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大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不說而亮平生謂儀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中軍師無所統屬從容而已初儀爲尚書琬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言色時人畏其語不遜皆莫敢近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怨望云云又語禕曰往

者丞相旣歿之後吾若舉軍北去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令人追悔不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削奪官爵徙漢嘉郡至貶所復上書誹謗詞旨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妻子還成都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屈年十七而卒鄉人號曰德行楊君

贊曰封處嫌疑之地而不知遠權勢以謀自安不救關羽而失荆州侵陵孟達而喪二郡其死非不幸也羕之悖傲立之忿躁平之反覆㘙之猜忌謖之輕脫延之自用儀之狷狹難乎免於世矣不然如儀之才幹延之料敵可少訾哉

續後漢書卷第十二

續後漢書卷十三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列傳第九

蔣琬費褘李福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從昭烈入益州除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見其邑事不理琬又沈醉大怒將加罪罰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公加察昭烈雅敬亮乃不加罪但免官而已頃之爲什邡令昭烈王漢中除尚書郎丞相亮開府辟爲東曹掾舉茂才固推劉邕陰化龐延廖淳等亮不許

尋遷參軍亮駐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俄代裔為
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出征琬常足食足兵以給軍亮每
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密表帝曰臣若不幸
後事宜以屬琬亮既薨拜尚書令俄加行都護假節領益
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
近危懼琬一旦超處羣僚之右憂喜不形於色由是眾望
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
其暴虐遂相糾合與之乖離叡乃大興眾役還相攻伐曩
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此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
軍往屯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
明年就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性素簡略琬與言或不時

應有譏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時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所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復請詰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後敏以事繫獄人爲危之琬心無適莫竟從輕比其處己待人平心類此琬以爲諸葛亮數從秦川北伐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艦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疾作未果行而羣議咸謂有如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

軍姜維等諭旨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乃臣之職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曹芳竊據闕雒根帶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應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師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控制河右臣當帥師爲維後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遂還駐涪會疾劇至九年薨諡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鍾會之亂與弟顯俱爲亂兵所害初琬在廣

都免官後夜夢一牛頭在門流血滂沱意甚惡之以訊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劉敏者爲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曹芳遣其將曹爽入寇時議者或曰但可守城不宜出戰彼必自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縱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以大軍繼至爽等遁去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少孤依族父伯仁自後隨從伯仁入蜀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俱會葬允白父和請車和以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

禕即先登至葬所諸公貴人悉集車乘甚都允猶若自失而禕晏然御者還和問知之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時立皇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帝踐祚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百僚郊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與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改觀以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滑稽諸葛恪羊衜才辭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對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朝廷恐不得數來乃以所佩寶刀贈之禕謝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敢不以此討不庭禁暴亂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侍中亮北駐漢中辟爲參軍以奉使稱旨

頻遣至吳建興八年轉中護軍又爲司馬會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不相能每同席爭論延或舉刃向儀儀忿恚至流涕禕常喻解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之力也亮薨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時國家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絕人每省閱書記舉目即究其旨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應接賓客飲食嬉戲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遷大將軍錄尚書事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效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淹滯乃歎曰人之才力相遠乃爾非吾所及也延熙七年曹芳使其將曹爽犯興勢假禕節帥諸軍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且欲共圍棋于時羽檄列驚士馬擐甲已嚴駕矣二人對奕久之敏乃曰聊試君耳君信可

人必能辦賊禕至爽等敗走封成鄉侯蔣琬固辭州職乃
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屯漢中
自琬及禕雖身在外凡朝廷施設皆遣使咨之而後行其
見信任如此十四年夏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
故冬復北屯漢壽十五年詔令開府明年正歲大會魏降
人郭循在坐禕醉甚爲循所害諡曰敬子承嗣爲黄門侍
郎承弟恭尚公主爲尚書郎顯名當世蚤卒長女爲皇太
子璿妃禕雅性儉素家無贏餘諸子皆布衣蔬食出入無
車騎不異常人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父權臨邛長昭烈定益州福爲書
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初徙巴西太守江州督揚威將

軍人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時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帝遣福省疾因咨以國家大計且問如公百歲後誰可任大事者曰無踰公琰又問其次曰文偉奉使稱旨帝嘉之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延熙初大將軍琬出駐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子驤字叔龍亦知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大守

贊曰琬禕皆抱將相之器見知於諸葛亮琬德度恢洪與物無忤禕天資高邁臨事整暇因前人成規守而勿失邊鄙不聳上下和一方之先漢其曹參丙吉之徒歟

續後漢書卷第十三

續後漢書卷第十四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列傳第十

霍王向張吳費李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昭烈至荆州峻帥部曲數百人歸昭烈爲中郞將昭烈自葭萌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其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且一年不能下城中兵纔數百峻伺其怠遣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首昭烈定益州嘉其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卒時年四十昭烈甚悼惜

之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又有功於國欲親臨酹遂帥羣臣弔奠留宿墓次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爲太子舍人建興初除謁者丞相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游處遷黄門侍郎中庶子皇太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古義盡言規諫深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庲降屯副都督又轉護軍先是永昌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爲永昌太守帥偏師討之斬其豪帥郡界寧謐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兩郡事景耀六年進安南將軍聞鍾會等兵至欲赴成都帝以備敵旣定不聽及聞成都失守素服哭臨三日與巴東羅憲各保其郡後皆仕晉憲字令則襄陽人清脩自守延熙中爲吏部郎時宦人黄皓用

事人爭趨之憲絕不與通皓左遷憲巴東太守餘事見晉史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昭烈自葭萌進軍連閉城不下昭烈義之不强偪也及成都平以爲什邡令徙廣都所至有政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歲入益饒有裨國用簡拔才能以爲掾屬如呂乂杜祺劉幹等後皆至大官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鐵如故建興初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公不宜以天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力相埒無所統一而連言懇至故宿留者久之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少師事司馬徽與徐庶龐統韓嵩皆友善荊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昭烈昭烈定江南使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益州既平以爲巴西太守徙牂柯房陵建興初入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主後務五年從亮至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街亭之敗謖欲亡命朗知而不舉坐免官數年爲光祿勳亮薨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朗少時雖涉獵儒學然脫略繩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校書刊定謬誤所藏卷帙於時爲富誘掖後進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搢紳下及童冠皆敬遇之延熙

十年薨遺令戒諸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眾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蚤喪所天爲二兄所教養故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條字支豹博學多識景耀中爲御史中丞朗兄子寵昭烈時爲牙門將秭歸之役寵軍獨完建興初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諸葛亮北征表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先帝以爲能營中之事宜以咨之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歿於陳寵弟允歷射聲校尉尚書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靖謂

裔幹理才敏鍾元常之流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轉州從事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使拒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使昭烈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裔還璋乃降昭烈以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帥雍闓恩信著於南土險遏孫權乃拜裔太守徑至郡闓趦趄不賓假鬼教以惑衆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會帝崩鄧芝使吳諸葛亮令芝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之裔臨發權問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乃爾耶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曰君還必

用事終不作田父於閭里將何以報我裔曰裔負罪而歸
將委命有司若假君之靈得保首領五十八年以前父母
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甚器之裔出渋恨不能
陽愚即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
追者不能及至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
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明年北詣亮咨
事送者車數百兩裔書與所親曰近者涐途晝夜延接不
得少休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罷倦欲死少
與犍爲楊恭友善恭蚤歿遺孤數歲裔迎至於家事恭母
如己母其子既長爲娶婦殖産使立門戶撫故舊振宗族
行義甚高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郁歷

三郡太守監軍翟弟郁太子中庶子
吳懿字子遠陳留人從劉焉入益州劉璋時爲中郎將使將兵拒昭烈於涪乃詣昭烈降益州平爲護軍討逆將軍昭烈納其妹爲夫人及即尊位夫人爲皇后除關中都督建興中與魏延入南安界破曹叡將費瑤自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諸葛亮薨以懿督漢中遷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薨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匡之子也以豪俠聞名位亞於懿昭烈時爲領軍累遷驃騎將軍假節封緜竹侯懿孫喬沒於李雄凡三十年不爲雄屈
贊曰峻連之善守盡各忠於所事峻引古誼以諫太守連

簡才俊以爲時用朗晚好典籍爲時舊德裔蚤陷異境篤
於行義懿雖處外戚能遠權勢以功名自全皆賢矣哉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劉璋時爲緜竹令昭烈攻緜竹
詩舉城降益州既定以爲督軍從事出爲牂柯太守還爲
州前部司馬昭烈王漢中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
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肎拜詩謂
羽曰夫立帝王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
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則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
爲嫌今漢王以忠一時之功隆於王室然意之輕重寧當
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
愚爲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僕一介之使

銜命而來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受拜時羣臣勸昭烈稱尊號詩獨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旨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從諸葛亮南征蔣琬秉政以爲諫議大夫卒於家子立仕晉

李朝字偉南廣漢郪人與弟邵及其季皆有才望時號李氏三龍州舉孝廉爲臨邛令入爲別駕從事建安二十四年羣臣上昭烈爲漢中王其文朝所作也章武二年從帝

東征吳卒於永安郃字永南昭烈定蜀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初丞相諸葛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爲治中從事是歲卒其季亦蚤世朝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昭烈領益州牧爲從事正歲大會命行酒邈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爲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昭烈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非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請罪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北征馬謖前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爲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成都亮薨帝素服發喪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

殺臣之君直以主懼其偪臣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擁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殁蓋宗族得全西土安靜大小爲慶帝怒下獄死

贊曰曹操父子世濟凶德操既自比周文王而丕亦藉議舜禹人神共憤尚稽天誅四海皇皇靡所適從方是時昭烈以帝室之冑扶義而起南抵荆楚則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西入巴蜀則巴蜀之人望風而靡此豈人力所能至是哉其建大號紹正統允屬天人之望矣而詩之所陳雖幾於正然不達時變果足與語權哉故習鑿齒著論非之曰創業之君須大定而後王霸纂統之主必速踐祚以繫人心故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徼利社稷故也昭烈倡

義將以討賊賊强禍大主亡國喪二祖之廟絶而不絶苟非親賢孰能紹此祀漢配天非咸陽之比仗正討逆亦何推讓之有哉於此時也惟宜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忻反正世睹舊物則來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矣宋人裴松之稱爲確論詎不信然

續後漢書卷第十四

續後漢書卷第十五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列傳第十一

黃李王呂馬張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劉璋辟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迎昭烈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一世英雄今若至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兩君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俟河清璋不聽出為廣漢長及昭烈襲取益州遣諸將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降昭烈以為偏將軍曹操破張魯魯走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

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拜護軍帥諸將迎曾曾巳還
南鄭北附曹操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取漢中皆權
本謀也昭烈王漢中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將
東征吳權諫曰吳人悍而能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
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爲鎮北將軍
督江北軍以防魏寇而車駕駐蹕江南及吳將陸遜乘流
斷圍王師敗績車駕西歸權以道梗不得還遂陷於魏有
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帝曰朕負黃權黃權不負朕也待其
家如初曹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漢帝殊
遇降吳不可還漢無路是以歸命何古人之慕也丕善之
累加侍中使之陪乘漢降人或言誅權妻子丕令發喪權

曰往與漢帝及丞相亮推誠相信必能明臣本志傳聞之言未可深信及得後問果如所言昭烈崩問至衆咸賀丕而權獨否丕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急呼權未至催者相屬官屬莫不碎魄而權容止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如卿輩有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延熙三年卒子崇留益州爲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至涪縣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決崇至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卻戰至緜竹崇帥厲將士期於必死臨陣遇害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仕郡督郵太守董和薦於州未

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必敗乃謬稱郡使北詣昭烈於緜竹昭烈嘉之從至雒城遣詣漢中說馬超超遂納欵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誣引有司執之昭烈明其不然更遷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督鄧方卒帝問恢誰可代者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以爲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帝笑曰朕意亦已屬卿矣遂以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治平夷縣帝崩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柯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按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兵少

敵盛又未得亮問恢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棄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稍怠於是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柯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功爲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大軍還南夷復叛殺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給軍資國用以饒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還居本郡後徙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死於緜竹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幼孤鞠於外家何氏隨杜濩朴胡詣雒陽假校尉從曹操侵漢中因歸昭烈拜牙門將裨

將軍建興六年屬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苦
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眾潰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
魏將張郃以爲有伏不敢偪於是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丞
相亮誅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
顯加拜參軍兼統五部進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
山平別守南圍曹叡將司馬懿攻亮張郃拒平平堅守不
動郃不能克魏延之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
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懿屯漢中又領漢中太守進封安
漢侯代懿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駐沔陽更爲前
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駐涪拜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
漢中七年春曹芳使其將曹爽帥步騎十餘萬寇漢川前

鋒已至駱口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使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卽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繼至魏寇潰走如平所料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十字每作書皆其口授悉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紀傳皆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妄發端坐竟日無武將之體然性煩狷狹以此損譽十年蘉子訓嗣初平同

郡漢昌句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於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其後張翼廖化竝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仕郡爲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帝崩於永安恣睢益甚都護李嚴與闓書諭以禍福闓復書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皇惑不知所歸其桀驁如此闓又降吳吳遙授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隔絕而郡太守屢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檄移永昌稱說云云凱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小大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

恩以爲當糾合部伍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幾歸心世祖皆流芳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棄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古人不難追也惟將軍察焉凱恩威內著爲郡人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

永昌風俗篤厚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遷陽亭侯會爲叛
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後祥及子
若孫世守永昌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幼孤養於外家姓狐名篤既長
改馬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猇亭之役巴西太
守閻芝發兵五千人以補軍遣忠部送會帝還永安帝與
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黄權復得狐篤世不乏賢也建
興初丞相亮開府以爲門下督亮南征除牂牁太守先是
郡丞朱襃反忠承變亂之後撫字經理甚有威恵名爲丞
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
出祁山忠詣亮經度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

建興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侵擾諸郡名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遂斬胄平南土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害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治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巂郡亦久失故地忠帥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是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奉詔至漢中宣於大司馬蔣琬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寇留忠平尚書事禕還乃歸南十二年薨子脩嗣忠爲人寬濟有度量喜詼諧忿怒不形於色然臨事能斷威恩並著以故蠻夷畏而愛之及薨莫不奔赴流涕盡哀爲之立祠張表時之名士清望踰忠閻宇素有功幹於事精敏咸繼忠後

而威譽皆不逮忠

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國人少爲縣功曹昭烈定益州會山寇攻縣縣長倉卒逃去嶷冒白刃救其家卒免於難由是顯名州郡召爲從事時郡人龔祿姚伷位至二千石有當世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二年丞相亮北駐漢中廣漢緜竹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剽掠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因以計斬慕等殲餘黨後以病困家素貧乏廣漢太守何祗名爲通厚與嶷初無雅故嶷乃自轝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資醫療數年而愈其篤道信義皆此類也爲牙門將從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勝之功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至大將軍蔣

琬深以爲憂嶷策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北附曹叡獨健來歸初丞相亮討越嶲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後太守不敢之郡僑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時議欲復舊郡除嶷爲太守嶷帥所領之郡開示恩信蠻夷頗來降附北徼捉馬㝡驍勁不承節度嶷往討之生縛其帥魏狼乃解縱告諭使招懷餘黨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降者日至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勇悍便捷爲諸種所畏服遣所親二人詐

降賓取消息㠑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者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㠑以郡郛宇圮毀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效役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產鹽鐵漆而夷徼盜據專利㠑即帥所領奪取置長吏焉㠑之至定莋定莋豪帥狼岑槃木王舅素爲蠻夷所信服忿㠑見侵不肯自詣㠑使壯士數十直往捕至笞殺之而還其尸厚賜種類諭以狼岑之惡且曰毋得妄動動即族矣種類咸面縛謝過㠑殺牛釃酒重申恩信遂獲鹽鐵之利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帥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仇遣叔父離

將逢衆預度形勢嶷廉知之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
離姊冬逢妻達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驩說悉帥
所領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
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夷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
由安上地險而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并遣路姑諭意
乃帥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濟復
古亭傳奏封路爲旄牛眗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帝於是加
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初嶷見大將軍費禕坦率泛愛待
信新附太過與書戒之曰昔岑彭帥師來歙仗節咸見害
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禕後果
爲降人郭循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寇大舉以圖

進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瞻書曰吳主卽世嗣君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夫以周公之親之才猶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聞吳主生殺賞罰不任下人今以垂歿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耶取古則今今古一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誠不爲晚願深采察恪竟以此夷族嶷之先見率多類此在郡十五年邦域安靜屢表解職延熙十七年召還夷民戀

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追送至蜀郡界其督長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性簡放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濶然託心如舊嶷荅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時人善其對曹芳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帥師迎之嶷初還朝時論以嶷老疾未能偕行嶷自請於帝願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曰臣遭遇聖人受恩過重加以老病常恐一朝殞歿孤負榮遇天假之年得與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有如未捷歿身以報帝爲之悵然姜維帥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至狄道簡帥城中吏民出迎軍軍與曹

芳將徐質交戰嶷歿於陳然其所殺傷亦過當封其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巂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慟爲之立祠四時水旱輒祀之孫奕仕晉爲涼州刺史

贊曰權納忠於劉璋而盡力於昭烈所謂一心事兩君而無嫌也雖道窮勢隔淪身異境而流言不惑非其君臣誠意相孚詎至是哉恢審去就之宜有先幾之見庲降之命慷慨請行自比充國未爲過也平料敵致勝算毋遺策凱忠嶷綏撫邊郡感懷異俗闓外得人何其盛哉

續後漢書卷第十五

續後漢書卷第十六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列傳第十二

姜維張翼王嗣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仕郡上計掾州辟爲從事以父冏昔爲郡功曹值羌戎亂身衞郡將戰歿加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伐曹叡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按行所部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王師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隨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

乃俱詣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收西縣千餘家及維等歸故維與母相失魏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殺其母妻但繫之保官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觀其才氣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伯約既敏於軍事又有膽氣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都覲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亮薨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從大將軍蔣琬屯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帥偏師西出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

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帥師討定之
又出隴西南安金城與曹芳將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
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其人還安處之俄詔假維
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
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
師大舉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嘗謂維曰吾
等不如丞相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
國撫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僥倖而決成
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不及禕薨維帥師數萬人出石
營經董亭圍南安曹芳將雍州刺史陳泰來解圍至雒門
維糧盡還明年加督中外諸軍事復出隴西狄道長李簡

舉城降進圍襄武與曹芳將徐質交戰斬首破敵質軍敗
走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
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曹髦雍州刺史
王經於洮西死者數萬人經走保狄道城圍之魏軍來援
維退屯鍾題明年就遷大將軍勒軍與鎮西大將軍胡濟
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維軍大敗於段谷衆庶由是怨
讟而隴以西亦騷動維引咎求自貶降後將軍行大將軍
事魏諸葛誕憤司馬昭廢主專國舉兵淮南欲誅昭昭使
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帥數萬人出駱谷徑
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聞維且到衆皆皇駭
昭使司馬望拒王師鄧艾亦自隴西至皆軍於長城維前

屯芒水皆倚山爲營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敗乃還復拜大將軍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寇寇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禦曹爽等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寇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寇不得入平地且重關鎮守以扞之有事之日令游軍竝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罷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竝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寇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駐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帥師出侯和爲鄧

艾所敗還駐沓中維本羇旅託國連年攻戰功績不立又惡宦人黃皓恣睢專政啟帝欲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因敕皓詣維謝時右將軍閻宇與皓親比皓陰欲廢維用宇維亦疑之故每憂懼不復還都炎興元年維上疏曰聞鍾會治兵關中規欲犯順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信巫鬼謂寇終不能自致啟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聲勢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已向建威故駐軍待之月餘維既為鄧艾所敗還屯陰平鍾會攻圍

漢樂二城遣別將犯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鬬而死
會攻樂城不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
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禦會會與
維書達意維不荅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懸遠將議還
師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遂敗諸葛瞻於緜竹會
帝用譙周之計而國亡且手敕維解甲維無所歸乃詣會
於涪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謂長史杜預曰以
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過也會旣誣劾鄧艾檻
車徵艾會因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陰懷異圖維知
其意謂可綿成其禍以圖興復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
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漢威德振世

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巔而從赤松子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更言其次維曰其它則君知力之所能及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日篤維復說會誅北來諸將徐欲圖會盡坑魏卒興復漢室密表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惟陛下察之會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而會為其將士所殺維亦遇害蜀人莫不傷之郤正著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第舍敝陋資財無餘側室

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給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儉官給其用隨手散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維投措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云維昔所與俱至漢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前卒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四世祖司空皓曾祖廣漢太守綱皆著名迹昭烈領益州牧以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拜梓潼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中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持法太嚴不得殊俗驩心耆帥劉胄

作亂翼舉兵討之胄垂破會被徵當還僚屬咸以爲宜馳騎即罪翼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者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規卒破滅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將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薨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初入爲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都維議復出軍翼與維廷爭以爲國匱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帥翼等行進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曹髦雍州刺史王經於洮水死者萬計翼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

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破而翼建
異論維心雖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偕行翼亦不得已而往
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炎興元年與維皆
在劍閣同詣鍾會於涪明年正月爲亂兵所害子微篤志
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王嗣字承宗犍爲資中人其先延熙世以功業顯舉孝廉
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莫不從
化諸種素桀惡者亦皆降附大將軍姜維每北征羌胡出
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軍國賴以有濟遷鎮軍領郡如故後
從維北征爲流矢所中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皆號呼
涕泣嗣爲人溫厚篤至與物無忤小大皆愛信之其子若

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恩德感人如此

贊曰漢之亡人皆咎維之好戰而不知其亟戰也有故葢自昭烈以來無歲不用兵諸葛亮雖爲相國而身居邊閫建興之初南中既定卽加兵於魏自六年至十二年凡七戰豈得已而不已哉琬禕繼之亦未始忘戰葢吾戢兵自守彼必謂吾怯適以示弱而啟其兼并之漸耳方天下未定以戰爲守理固然也亮等且不能保其不戰而以議維可乎然則漢之亡非維之罪也帝也內不惑於黃皓外不偏聽於譙周遽至於亡乎鄉使維晚節之計遂行盡戮魏將殺鍾會而謀興復直反手耳天不祚漢謂之何哉

續後漢書卷十六

續後漢書卷第十七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列傳第十三

楊許孟來尹郤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少與巴西程祁巴郡楊汰蜀郡張表並知名戲每推祁爲冠丞相諸葛亮深知之年二十餘由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稱平允府辟爲主簿亮薨爲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表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召還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至清約不煩延熙末從大將軍

姜維至芒水戲心素不服維每醉多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劾戲免爲庶人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其辭尤略然篤於故舊與巴西韓儼黎韜相親厚後儼痼疾而韜亦以無行廢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張表字伯達有風儀名位俱與戲齊仕至尚書康降督後將軍先戲卒祁字公宏汰字季儒亦早世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陳壽多掇取以載於漢志其或著其人而不著其事葢壽祟僭僞而抑漢氏故不盡錄云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胡潛字公興魏郡人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俱自交

州至潛雖學不該洽然卓犖强識祖宗制度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有可采者昭烈定蜀承喪亂之後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文學爲庶事草創動多擬議慈潛更相詰難謗讟忿爭甚至角力昭烈因大會酒酣使倡優爲二子之容效其訟鬩之狀初以詞義相難尋以梃刃相向用感切之潛先歿慈後累遷大長秋卒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雒陽人董卓之亂入蜀博物識古研究典籍銳意三史多識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訶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至於讙咋昭烈定益州拜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建興中累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

於朝顯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治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失政類此故執政重臣心不能說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儁年皆在光後而超據上列獨光蹭蹬蓋以此故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質疑義光因問正皇太子所習讀與其情性好尚正荅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風待遇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言皆家戶所有耳吾今

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術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懽旣不得妄有所施爲且知術藏於胸中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討光解正謹敕不爲放言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所疾省君意亦若不喜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知意爲先然不可强致也此儲君讀書寕能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裴雋字奉先其弟潛事曹叡爲尚書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歙之後也父豔好學下士開館聚徒少歷顯仕靈帝時爲司空敏以避亂入蜀涉獵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蒼雅訓詁之學好是正文字昭烈定益

州以爲典學校尉及立皇太子擢家令建興初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駐漢中辟爲軍祭酒輔軍將軍以事去官尋爲大長秋復以累免後累遷光祿大夫又以過黜前後數貶斥皆以語言輕脫舉動過差時孟光亦以樞機不謹議論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耆年宿學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遇故屢廢而復起後以爲執愼將軍欲其因官自警景耀中卒時年九十七子忠博學有父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乃遊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受古學博綜經史又專精於左

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紀服虔注說無不
澹貫昭烈定益州以爲勸學從事及立皇太子除僕射以
左氏傳授皇太子建興初拜諫議大夫丞相亮駐漢中辟
爲軍祭酒亮薨還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同邑李譔者字欽仲父仁與默俱受學於司馬徽宋忠譔
傳其父學又從默研究精義五經諸子無不該貫博通技
藝算術卜筮醫藥弓弩機械之巧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
延熙元年爲太子庶子太子愛其多知甚說之然體輕脫
好戲嘲故人不加重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春秋
太元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元與王氏曠隔初不相聞
而其所述意旨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

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仕歷三郡大守宋忠者字仲子南陽人其子與魏諷謀誅曹操不克父子俱遇害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祖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因家焉父揖爲將軍孟達營督從達北去正本名纂安貧好學博覽載籍弱冠能屬文爲祕書吏轉令史遷郎至令淡於榮利自典中祕與官人黃皓比屋三十年未嘗苟合以故官不過六百石乃依倣先儒假文見意名曰釋譏時謂可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予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

俟時以行止身歿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知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曇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信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大盜未平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顚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明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窺齊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致命幹茲奥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眞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蓋亦

綏衡綏巒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廣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歟予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窺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卒爾仰而言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予應之曰虞舜以面從爲戒孔聖以說巳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眛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伯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縱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蠭動知故萌生或飾眞以讐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

無常經故軼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者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共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醕君臣履度各守厥眞上垂詢納之宏下有匡救之法士無虛華之

寵民有一行之迹粲然亹亹尙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竊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元]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承極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縱橫者欻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殖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纂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祠祭幾皇道以輔眞雖跱者未一僞者已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忻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勸世

援華英之不皇豈暇脩枯箨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㬎
記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
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
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遒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
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
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進退任數
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旣入不出有而
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
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
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鬻譽以干澤不辭愆以
忌絀何責之釋何飧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

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
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尠浮魴臻不為之殷
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旰請而鴻災息桑林
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
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殫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
孔氏之遺蓺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韙叔肸之優
游美蘧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
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途之泥滯仍
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沈
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絃以流聲齊隸拊髀
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荆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以

馳名盧敖翱翔乎元闕若士跡身於雲淸予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湛然守已而自寧炎興後從帝北遷帝慨然恨知正之晚晉咸寧中卒所著詩論賦之屬凡百篇

贊曰戲自視太高不以辭色假人而篤於故舊有足尚也其贊述時髦商較尤公賢於陳壽遠矣慈潛數子皆刻意經學然或以忌疾見嗤或以輕脫獲戾豈孔子所謂不得中行而與之者歟正方正自將實配其名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續後漢書卷第十七

續後漢書卷第十八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列傳第十四

譙周　黃皓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幼孤篤學家貧未嘗問資產諷誦有得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工書札亦通天文而不加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好不觀也身長八尺容止甚朴性誠實不矯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丞相諸葛亮領益州辟爲勸學從事初謁亮左右皆笑其朴野有司請治笑者亮笑曰吾尚不能忍蔣琬領刺史徙典學從事尋爲太子僕轉家令帝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

疏曰今漢遭厄運天下分裂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資至孝喪踰三年言及涕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天下和一小大戮力然臣願陛下復廣人所不能爲者理寃獄節財用遵法度夫憂責深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及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中散大夫猶侍太子時軍旅數起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家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

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而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帥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彼方有疾疢我因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伏劍鞭馬而取天下乎自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罷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烏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竝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竝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罷勞

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知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士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知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就質所疑焉炎興元年曹奐相國司馬昭欲代魏遣其黨鍾會鄧艾等犯漢艾克江油至陰平時不虞艾由它道入朝議以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欲奔南以待諸將之援而周獨立異議國

遂以亡未幾而鄧艾鍾會等皆敗又明年而魏滅有識君子莫不深恨之自晉孫綽孫盛皆精於推論者竝著說以咎周云

贊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故曰君爲社稷死爲社稷亡言不可棄社稷苟生而獨存也予觀譙周之議竊悲夫漢之所以亡而周之罪有不容誅者矣彼曹氏之賊而吾不共戴天之讐也豈有身爲萬乘之主自屈於寇讐效匹夫賤人之見忍耻以求活哉是時諸將擁兵在外尚不下數萬不浹日可檄名而至有如不捷移蹕南幸以待四方勤王之師魏兵遠來勢不久留吾躡其後或能取償焉未可知也昔高帝幾落項籍手者屢矣而卒能敗籍者不以亟

敗自沮也且鍾鄧之善用兵孰與項籍緜竹之敗孰與成
臯之跳諸葛瞻之死又孰與太公呂后之爲楚得況斯民
戴漢之心未已姜維之詣會諸將憤怒至拔刀斫石勢雖
敗而人猶思奮奈何獨徇一妄書生之言效匹夫賤人之
見遽爲亡國之舉彼周也平日議論已不右漢事出倉卒
固宜若此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歟使是時復有一
男子若北地王諶者出力爭於朝指畫利害斬周以釁鼓
君臣一心帥厲將士背城一戰尚庶幾不亡悲夫

黃皓者宦人也不知其所從來便辟佞慧得幸少帝侍中
董允惡其爲人皓亦畏允不敢肆終允之世官不過黃門
丞允卒陳祗代允侍中與相表裏遷黃門令始與政竊弄

威柄無所顧憚大將軍姜維班在祗上常將兵居外皓間之於帝帝以是外敬維而內親祗故祗之權重於維尋遷中常侍奉車都尉與右將軍閻宇尤親狎謀欲廢維而用宇維亦疾其專恣帝欲殺之帝曰若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出帝敕皓詣維謝維懼其言之過乃詭說皓求沓中地種麥以避其偪皓既專政衆多附之甘陵王永帝弟也皓惡而譖之不得朝請者至十餘年祕書令郤正性方介不爲皓所喜典中祕三十年不得遷吏部郎羅憲清脩自守未嘗造其門左遷憲巴東太守侍中尚書令樊建雖不能有所糾正亦拒而不與通炎興元年夏魏司馬昭將使鍾會鄧艾犯漢中大將軍維表

帝遣張翼廖化等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信巫鬼謂寇終不能自致白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會將向駱谷艾將入沓中始遣翼等已無及矣艾自蜀闚其姦險收繫將殺之乃潛賂艾左右得免先是諸葛瞻與艾戰於涪死焉其子尚歎曰父子荷國恩不能早斬黃皓以致覆國安用生爲馳赴魏軍而死後晉司空張華問李密少帝何如主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密曰齊桓得管仲而伯用豎刁而蟲流少帝委諸葛亮而制魏用黃皓而喪國成敗一也

贊曰嗚呼自古人主寵任宦寺小則亂治大則覆國無一幸免者其始固未見其害至其末流則不可救藥何哉人

主朝夕所親昵導諛獻笑使巧側媚旣有以蠱其心而又時進一言建一策陽示忠勤而陰持其政柄世主方且安之而不悟乃若外廷之臣進見有時動以禮法劘其上使不得少肆意於其間宦寺之任安得而不專其勢安得而不重是以亂亡相尋於後世況如少帝之於黃皓者哉昔秦之末趙高用事項籍威振諸侯章邯使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鍾鄧之師深入漢境皓方蒙蔽主聽而姜維諸將無所施其知力其事同一轍然則刀鋸熏腐之餘果可寵任也哉故東京之禍基於曹騰之說梁冀而成於張讓之錮鉤黨唐之衰也始於明皇之用高力士而肅宗之不終孝道則以李輔國代宗之再失京師則以程元

振敬宗之不克考終則以王守澄由穆宗至昭宗凡八世而爲宦寺所立者七君至自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且相戒以毋使人主觀書恐其親近儒生知古今治亂興亡之所自而疏遠其屬世主徒以其容說之爲善孰知其禍之至此哉三代盛時初未聞有宦寺之禍非屏絕其類而不使之供掃除之役也所以制之者有其道耳周官寺人內小臣內豎之屬皆統於冢宰而宮伯宮正則又皆以士人爲之烏有如後世寵任之過也哉故備著之以爲世戒

續後漢書卷第十八

續後漢書卷第十九

宋廬陵蕭　常著　　上海郁松年原本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濬 校梓

列傳第十五

孝友

人之所重莫大於孝推以事君則爲忠故先之以孝友而忠義次之潛德之士重於爲己而無意於斯人則又次之傳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以方技終焉

李密字令伯一名虔犍爲武陽人父朱提太守早亡母何他適密時年數歲感戀滨重因以成疾祖母劉躬自撫養密既長奉事以孝謹聞劉疾即涕泣侍側未嘗解衣藥餌必先嘗而後進暇則講學忘倦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

夏博貫經史尤好左氏春秋州辟從事入爲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至吳孫權問漢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權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權曰何以言之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權與羣臣皆稱善後仕晉餘事見晉史

孟宗字恭武江夏人後以避孫皓字更名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蓐大被或問其故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氣類相接也宗有志於學早夜不懈肅奇之曰宰相器也初爲吳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居營中旣不得志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第當勉之何足泣也據聞之使爲鹽池司馬能自結網捕魚作鮓

以寄母母因還之曰汝爲鹽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科禁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不取先食及母亡犯禁委官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表其素行力爲之請得減死初母性嗜筍方冬宗入竹林哀歎筍爲之生得以供母人以爲至孝所感累遷光祿勳孫皓五年以右御史大夫拜司空八年卒

陳表字文奥吳將軍武之庶子也少知名與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遷太子中庶子翼正都尉兄脩既歿表母事嫡母不謹表謂母曰兄不幸早世表主家事當奉嫡母母能爲表屈意承順嫡母者至願也若不能表當事嫡母出別居耳二母感悟雍睦無間言表於大義類如此餘事詳見

其父傳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性簡淡辟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董卓之亂範與承避地揚州初範子陵承子戩皆爲山東賊所掠範徑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之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願以陵易戩賊義其言悉以還之袁術厚禮辟名稱病不往術亦不强屈也曹操嘗遣使迎範範留彭城遣承詣操操表爲諫議大夫操自荊州還見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非其志也操嘗令範及邴原與其子丕居守建安十七年卒承官終於丞相掾

贊曰李密孟宗俱以孝謹稱儒學顯微毋之賢詎能成令

名哉密之論願爲人兄聖人復起斯言不廢而陳壽皆不
爲之傳何也表以奉嫡母而悟其母範以其子而得弟之
子義之感人如此哉

士義之類人成出造
於文府而人名因文傳愈而益著其後強以才自[illegible]
自然留於後[illegible]人心[illegible]言不[illegible]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列傳第十六

忠義

金禕字德偉京兆人父旋由議郎遷中郎將出爲武陵太守卒官禕自以世爲漢臣由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憤曹操將移漢鼎有志興復遂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合謀誅操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操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操長史王必善相與慕從時關羽勢方張而操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下禕

與諸人定計誅必迎天子以攻操乃使邈等帥雜人及家僮千餘夜燒營門攻必禕復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詣禕大呼德偉禕家謂爲邈等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更由他路走南城會天明邈等眾散故敗被收將死紀大呼曰逆賊曹操恨吾不自主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等皆遇害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時建安二十三年正月也

魏諷字子京濟陰人才名籍甚傾動京師鍾繇素重之辟爲相國西曹掾常憤曹操欲篡漢潛結義勇之士與長樂衛尉陳禕列侯張泉等謀襲鄴誅操興復漢室未及期禕懼白其事爲操所害死者數十百人義士莫不憤惋

傅彤義陽人從昭烈定益州爲將軍猇亭之役王師敗績軍退彤斷後拒戰吳兵追及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詔除子僉爲左中郎累遷關中督炎興元年鍾會犯漢樂二城遣別將攻關口有蔣舒者初爲武興督御軍無法詔使代之留助守漢中舒嘗怨望會魏寇來攻舒欲出降乃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也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帥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後晉武帝詔曰漢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死不顧僉父亦盡

節於漢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哉昭烈之入益
州有馮習休元張南文進者皆就猇亭之役二人皆戰死
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子也幼慧爽亮嫌其蚤成懼不爲
重器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明年爲羽林中郎將累遷
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工書彊識國人追
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所建明皆轉相
語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故聲聞洋溢景耀四年爲行都護
衛將軍與董厥並錄尚書事司馬昭遣鄧艾來寇自陰平
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前鋒退屯緜竹艾遺書誘
瞻瞻怒斬其使遂戰歿時年三十七其長子尚歎曰父子
荷國厚恩不早斬黃皓以至覆國用生何爲馳赴艾軍而

死尙弟京仕晉積官至江州刺史陳壽著瞻傳謂瞻與董厥等當國姜維窮兵於外瞻厥等不能有所匡正按孫盛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弊國殄民表帝名還爲益州刺史以閻宇代維事雖不行而猶有瞻表且云壽嘗爲瞻吏爲所笞辱故歸過於瞻云

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昔高帝以定關中時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方亂郡宜有武備頗招集部曲有讒於璋言羲欲叛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索賓兵自助畿報曰卿合部曲本不欲叛雖有讒間要須盡誠若必懼罪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

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又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若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吾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爲已用自歸於璋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征吳王師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追兵且至宜解舟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嘗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廢命哉追者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俄而衆人至遂遇害子祁字公玄蚤慧而夭事見楊戲傳

嚴顏史逸其字與其所從來劉璋時爲巴郡太守初璋召昭烈至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衞也及

昭烈入益州還攻璋張飛與諸葛亮等分定郡縣至江州顏將兵拒之爲飛所獲飛呵之曰大軍至此何以不降而敢拒戰乎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杜德不知何許人孫權時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其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由海道稱藩於權權大說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皆諫以爲淵未可信權不聽卒遣彌晏而德與秦旦張羣黃强得偕行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諸縣以德等四人及吏兵六十人置冠菟郡冠菟在遼東

之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戸二百兼可三四百人德等皆舍於民家仰其衣食積四十餘日且與强等議曰吾等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合謀同心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雖死無憾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衆然之於是陰約八月十九夜發其日日中部中有張松者告其事贊會士衆閉城門德與且羣强等皆踰城得脫走時羣病疽創著膝行不能前德常扶攜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甚不復能行卧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窮谷中何益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誠不忍相委乃推且强使前德獨留守羣采菜果食

之旦强別數日得達句驪因宣詔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句驪王宮等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遣皁衣二十五人送德等還吳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旦等見權悲不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

邵疇字溫伯會稽人仕郡爲功曹孫皓時會稽妖言章安侯孫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止白熙書不白妖言被逮惶懼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任其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未已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明誕之枉臨死致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輩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

之以福令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沓之語本非事實
雖家誦人詠不足增損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
所不忍聞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墨鎮躁歸靜使之自息
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罪
實疇之由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天鑒裁察吏收疇喪得
其辭以聞詔得免死猶送建安作船疇死時年四十九皓
嘉疇節義詔郡國縣圖其形於祠宇

當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
建興中爲上官誣劾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其寃
受杖數千肌膚刻爛楚痛備至獄凡三徙幽囚二年每將
考掠吏先驗問播曰但急行罰無所當問辭終不撓事竟

昭雪時主簿楊玩亦證其枉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鄮長年五十餘卒後令頴川趙敦圖其像贊美之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知名善名理事孫休爲屯騎校尉孫皓時拜丞相晉使諸將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等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任兵寄者皆不更事少年恐瀕江諸城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力俟其至與之決戰若勝之則江西自清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邂逅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吾恐蜀兵來至衆心駭懼不可復

整今宜渡江決戰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中道逆之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者散盡相與坐待敵至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何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思此吾死所也我爲兒時便爲卿家丞相所知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何憾邪靚復牽曳之不動靚流涕去行百餘步已爲晉兵所殺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初召至累遷光祿勳及皓嗣

立朝政穢亂乃以老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亡建威將
軍王戎親詣偉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
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逾邁不堪遠
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以終厥世偉遂佯狂僞爲目
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贊曰自曹操竊國士大夫知有曹氏而不知有漢夏侯惇
恥受漢官而荀彧華歆輩口談仁義以名德自居或倡弒
后之謀或躬行弒逆苟可以爲曹傾漢者無所不極其至
而金禕吉本耿紀韋晃魏諷之徒或以匹夫或以方技或
以下僚皆憤操不軌欲菹醢之爲興復計功雖弗就其英
風義概視荀華輩直狗彘耳可同日語哉傳彤諸葛瞻父

子以身殉國世濟其美程畿不避難以求苟免劉諶恨不死社稷而自刃於廟蓋其忠義奮發根於天性猶百鍊之鋼要磨而不可滅云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一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列傳第十七

隱逸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相與贈賵皆辭不受長八尺美鬚眉與同縣邴原平原華歆友善竝師事陳寔嘗與歆共鋤菜見地中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以知二人優劣會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游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旣至廬於山谷時避亂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意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者皆依之旬月而成邑乃講

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遜非學者不見由是度安其賢人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等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卒子康代爲郡陰有自王之意卑己崇禮欲以寧自輔而終莫敢言其後中原少安僑居者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康卒寧知遼東將亂浮海還郡康弟恭領饋贐有加自寧之東凡恭與其父兄所遺皆受而藏之旣西歸盡封以還曹丕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拜子叡時華歆爲太尉遜位於寧叡以爲光祿勳令青州命別駕從事郡丞掾以禮遣寧上疏固辭自是名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叡手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疾㡳羸邪喜言

寍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寍比鄰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言寍常著皁帽布襦袴布裘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寍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其居去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手足窺園圃臣揆寍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艾知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寍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曹芳初陶丘一孟觀孫邕王基等復上疏薦之於是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卒時年八十四初寍妻先卒所知勸更娶寍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寍常患世俗多變氏族違聖人之制非

禮命姓之意著氏族論以原世系傳园著書稱寔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然柔而溫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與人臣言誨以忠因其事而導之以善是以近之者無不化焉寔之亡天下知與不知無不悼歎醇德之所感若此王烈者字彥方後漢書自有傳

張臶字子明鉅鹿人胡昭字孔明潁川人皆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復還鄉里袁紹屢辟不應徙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爲樂平令不就遁入常山學徒數百人復遷任縣曹操爲丞相辟不行曹叡時求隱學之士能消災伏異者累上臶以老病辭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

版謁竫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賁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而已後張掖郡言元川溢涌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嶷然盤峙麒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見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所未有實有魏之休命事頒列郡任令于綽齎以問竫竫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此蓋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也建興中戴鵀之鳥巢竫門陰竫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而歌詩二篇旬日而卒年一百五歲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曹操爲司空屢加禮辟昭不得已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

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尙義不相屈乃轉居陸渾山中躬
耕樂道閭里敬而愛之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
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憚遠役孫狼等作亂殺縣主簿邑
殘毀固帥吏卒依昭以居招集遺民狼等遂南附關羽羽
給兵還使陸渾南長樂亭相戒曰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
犯其部落賴以全活者甚衆後徙宜陽曹芳正始中趙儼
鍾毓荀顗等交薦昭有夷皓之節宜蒙名命以厲風俗會
卒時年八十九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衞覬韋誕竝
有名尺牘之傳世所模楷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與同
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少有母先與相扶持東客揚州建

安初西還武陽詣大陽占籍先留陝界至十六年三輔大
亂失其家獨竄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大陽長朱南望
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曰此狂癡人耳遂
注其口籍給廩日五升後疫癘作人多死者縣常使埋瘞
之童孺皆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每拾遺秉不取大穗飢
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爲裳科頭徒跣出見婦人則隱翳
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
上天寒則宿火自近呻吟獨語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
已不取其直曹叡初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云未可也
由是人頗疑其不狂太守賈穆之官故過其廬與語不應
與食不食穆謂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食

與卿語卿不應如是我不中爲卿君當去耳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伐吳或竊問先今伐吳何如不應而謬歌曰祝衂祝衂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羖羊更殺其羖䍽邪人不知所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羖羊謂吳羖䍽謂魏於是人皆謂之隱者議郎河東董經特高其節密往視之既至謬爲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潤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受恩於武陽因復曰念武陽不乃曰已報之矣復與語不應其後野火焚其廬因露臥會冬雪風烈酣寢不移或以爲死就視如故人莫測其意度年可百餘歲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也曰吾不足以知之考之於表可略而

言矣夫世之所常趨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屋廬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絶者親戚也今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屋廬絶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光出有形之表入冥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愜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夫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常情之所能測量哉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初平中山東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星歷風角鳥占常食青葙芫花年如五六十者人或識之謂已百餘歲矣時累年四十餘從正方游學謂得正方之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大亂又隨正方

南入漢中漢中爲曹操所敗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喪其婦曹丕初又徙雒陽遂不復娶獨居道側以甂甎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人或問之閉口不肎言至曹芳時年八九十才如四五十者縣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頗傭作以益之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尋卒時有石德林者安定人史失其名建安初客三輔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學徒數十德林往受業研精詩書性冗默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不殖產業不畜妻孥喜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誦至二十四年隨衆還長安佯狂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敝布百結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

居窮巷人與之衣食不可取郡縣以其鰥寡日給廩五升食不足頗出行丐不取多人問其姓字不可言號之曰寒貧或素與相知者往慰存之輒拜跪由是人謂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可言因遺之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臠糒一斗而已後不知其所終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少受學於廣漢任安昭烈定益州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選辟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固辭亮使輿而致之既至見亮自陳謝亮以微聵於坐與書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清濁異流無從咨訪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每歎高志未見爲

恨猥以空疏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惄焉憂慮朝廷今年始十八天資仁敏愛賢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竹帛以爲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不圖自屈也徽自陳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篡逆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惟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閭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繕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以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慕之如此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以儒學節操稱由議郞遷諫議

大夫五官中郎將

劉穎廣陵人史佚其字精意典籍隱居不仕孫權聞其名名之以疾固辭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權知其託疾忿之急驛收錄穎素與衛尉嚴畯善畯聞馳語穎使還謝權怒免畯官而穎得免罪

贊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謂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君管張數子特避世之士耳蓋所謂天地閉賢人隱者也方是時姦雄睥睨神器仇讐正士士以才知殺身者多矣之數子者屏迹山樊危行言孫卒以免禍賢矣哉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二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盧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列傳第十八

方技

李意其蜀郡人有道術昭烈欲伐吳遣人迎之旣至訪以吉凶意其不荅而索紙筆畫兵馬器仗十數紙巳便一一手裂之又畫一大人掘地埋之徑去帝不說巳而出師征吳敗績而還憤恥成病遂崩人乃知畫大人而埋之者帝崩之象或云意其生於孝文帝時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父舒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羣少傳其父業專心候氣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僮常

令更直樓上望氣以告卽自覘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察之爲審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爲師友從事建安十二年十月有星孛於鶉尾羣以爲荆州牧將死而國亡明年秋劉表卒曹操取荆州而不能有十七年十二月星孛於五諸侯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之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其後相繼亡滅昭烈定蜀以爲儒林校尉昭烈欲與曹操爭漢中以問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軍必不利宜戒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字南和亦明占候而天資過於羣諫曰不可爭漢中軍必無利後果得地而不得其民時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於是舉羣茂才

裕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人密白其言坐棄市裕又精相術每覽鏡視其面自知當刑死未嘗不擲之於地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遭亂不行會孫權起東南範委質焉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言多驗初權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攻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權兵急行至即破祖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獲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荆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曰歲在甲午劉元德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說元德部眾離散死亡且半事必

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昭烈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近臣多以爲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納降權問範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要其徑路覘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日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昭烈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好皆如其言拜騎都尉領太史令權數訪其術祕之不以要者告權由是恨之初權爲將軍時範嘗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

權曰若知所言以君爲侯及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用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爲都亭侯詔臨出權恚其斬衔削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譽然與人交有終始嘉與魏滕者同郡相善滕嘗有罪權怒甚云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視汝邪乃髠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闥入言未卒權大怒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俱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我不能免我於死

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建興四年病卒預知死日謂權曰殿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範曰大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殿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

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與入俊之列滕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厄終不回撓初亦忤策幾殆賴其母救護得免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

趙達河內人少侍學於漢侍中單甫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辟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一不中或難之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其所知

所知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肴無以敘意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得言無主人情得慚曰以卿善射故相戲耳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如此達祕惜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受學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積年許授之而復止滕宅曰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自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傳之人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曰當寫讀此則自解

也吾久廢不復省今欲翻閱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至則陽求索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爲所竊初孫權行師每令達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言以是見疏達嘗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回算帷幙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以望氣祥不亦勞乎嘗引算自校歎曰吾算且盡某年月日其終矣及期而卒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遭亂避地廬陵以明天官事孫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盜賊皆先期以告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敬事之號曰神明孫權在豫章時有星異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至某日當得問時邊鴻作亂卒如其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一

能推演其第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元稱美之惇亦寶祕其術故世無傳之者時有葛衡者字思眞吳人明天官性機巧作渾天使地居於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上應晷度皆驗不差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遠並恨峻象斟酌其間備極其妙北方善者不能及也於時有嚴武子卿者吳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棊莫與輩宋壽者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作蠅既進權以手揮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吳範劉惇趙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以疾去

官避亂荆州劉表令與孟曜爲漢帝合雅樂備表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內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附曹操操以夔爲軍謀祭酒參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該通八音聰敏過人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以復先代之樂漢鑄鐘工柴玉有巧思夔令鑄銅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屢作玉甚苦之謂夔清濁任意夔玉更相是非操取所鑄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斥玉爲養馬士曹丕時爲太樂令協律都尉丕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

之前吹笙鼓琴夔有難色丕不悅後以宅事繫夔使顧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樂仕宦有本意尤不樂竟免官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皆至太樂丞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皆不及夔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訥於言辯而巧思絕世曹叡時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將軍秦朗語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有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顧未之思耳二子哂之鈞曰空言無益不如試之於是隆等以白叡叡令作之而車成鈞嘗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自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傅[元]著書稱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其爲時

流推許如此

朱建平沛國人善相人曹操當國名爲郎子丕爲五官將時坐客三十餘人丕問己年壽又令徧閱衆賓建平曰將軍壽八十四十時當見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爲牧當有厄若過此可致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爲常伯有厄前此一年當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初潁川荀攸鍾繇相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昔與公達嘗問相於建平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嘗嘲之曰惟當嫁卿阿鶩矣何意此子竟爾蚤殁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

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曹丕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
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未幾果死夏侯威爲兗
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創疾念建平之言自分
必死至下旬疾愈歲除宴僚屬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
年便五十建平之戒過矣客罷至暝疾動夜半而卒璩六
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
數游飲自娛過期一年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
七坐與王淩通謀死惟相王昶程喜王肅有蹉跌云又善
相馬丕將出取馬入建平道遇之語人曰此馬今日死矣
丕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丕膝丕大怒殺之建興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

曹操嘗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果破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事也當殺女子之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夷滅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曹丕嘗問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祥也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耳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白宮人相殺無幾丕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對曰當有貴女子冤死時丕已遣使賜其妻甄氏死聞宣言而悔遣人追之不及矣復問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愈明何邪宣悵然不對丕固問之對曰此陛

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大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丕欲殺弟植逼於其母但貶爵秩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云吾夜夢芻狗其占若何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云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對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之有頃果如其言後又問復夢芻狗云何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而火起其人乃語宣曰前後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與真夢無異也又問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對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神既畢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腳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類此世以比建平之相曹叡末年

卒有趙直者亦善占夢漢前軍師魏延從諸葛亮北征夢頭上生角且以問直直謬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刃其凶甚矣竟爲楊儀所殺何祗嘗夢井中生桑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桒字爲文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祗後守犍爲卒時年四十八竟如其言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貌寢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愛之而不敬也父爲利漕長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之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則叔母也昔饑饉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之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寃痛自訴於天於是

恩瀕泣服罪廣平劉奉林正月中婦病困已具送終之制
輅占之曰命在八月辛卯日中時林謂不然已而婦疾愈
至秋而歿輅嘗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
賤婦人生男墮地即走入竈死又牀上當有大蛇銜筆烏
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吉凶
焉在輅曰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
走直宋無忌之妖將之入竈耳大蛇銜筆老書佐耳烏與
燕鬬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兆
自無所憂也後竟無患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語輅曰近有
一怪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有
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

佯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誠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兆也其應行至頃之爲江夏太守輅嘗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鵲鳴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不過日在虞淵之時告者至矣到暮果見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隙又至列人典農王宏直所有雄雉來集內鈴柱頭宏直大不安令輅占之輅曰吉五月必遷官至期果遷渤海太守輅兄孝國居斥丘輅往候之會有二客客去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皆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魂於海骨歸於家法皆當死後數十日二人飲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墮漳河中皆溺死於時輅之鄰里外戶不

閉無敢爲盜清河太守華表名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
輅於冀州刺史裴徽徽辟爲文學從事一見與語便如故
知再見轉鉅鹿從事三見遷治中尋轉別駕至十月舉秀
才歲未盡三日吏部尚書何晏名之適鄧颺在坐晏曰聞
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
數十集鼻端驅之不去此何祥也輅曰君侯位重山岳而
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艮
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穢惡而集焉
位峻者顚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是故山在地中
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勿履未有
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追六爻之旨象

之義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
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正歲當相見旣
還具以此語其舅夏大夫舅責輅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
何所畏邪舅大怒謂爲狂悖正歲西北大風後十餘日聞
晏颺皆爲司馬懿所殺舅氏乃服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
共論易義輅言卜可知死生之日毓使筮其生月日如其
言無差舛毓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
復筮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先墓倚樹哀吟人問其故輅
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雖美無後可守元武藏頭蒼龍
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年
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延熙十八年弟辰謂輅曰司馬大將

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太息曰吾自知有命耳然天雖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若得免此欲作雒陽令可使枹鼓不鳴路不拾遺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曰吾額無生骨眼無守睛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蝕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辰常欲從受卜相之術輅曰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論語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故子弟無得傳其業者

贊曰天道茫昧不可致詰聖人不求知之惟知修吾之德

耳術如禪梓且或驗或否況餘人乎然數子之言時有可采姑存於篇亦遷史傳日者之意云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二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三　上海郁松年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

吳載記第一

威靈不君天穢厥德閹寺專制忠良屏息人被荼毒顚天以威羣盜乘之馴至覆國董卓首難旋被梟磔二袁劉呂尋亦顚踣狺狺孫曹負固弗格或阻江東或制河北爭爲强雄驅民鋒鏑厄會未夷虐焰滋赫昭烈草創配天立極混一之功匪朝伊夕天不祚漢人與世隔孫氏於國掎角有力丕叡濟凶愈肆禍賊雖逭天誅三馬伏櫪夷考廢興徒勞採摭列之載記附著於策

孫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武之後也少以勇力聞府名署假尉大破會稽妖賊許昌刺史臧旻上其功詔除鹽瀆丞徙下邳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天下響應靈帝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等討之儁表堅爲佐軍司馬募得精兵千人從儁奮擊所向無前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先登衆從之遂拔其城儁以狀聞拜別部司馬邊章韓遂擁兵涼州中郎將董卓討擊無功遣司空張温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表堅參軍事屯長安温以詔書召卓卓不時至温責讓之卓應對不屈堅時在坐耳語温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言宜以名不時至陳軍法誅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

目明公親董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
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
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
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斷以示威是以穰
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
刑威於是乎在溫不忍發堅因起出章遂聞大軍至部落
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罪然聞堅數
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
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克破星等
周朝郭石亦起零桂與星相應堅越境討擊皆平之錄前
後功封烏程侯靈帝崩董卓擅政州郡並起義兵欲以討

卓堅聞之撫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於
是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
陽衆數萬人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移檄請餉軍
咨不與明日詣堅主簿入白堅南陽太守稽留義兵使賊
不時討請按軍法遂斬咨於軍門一郡震慄前到魯陽與
袁術會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益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
城當進兵討卓長史公仇稱還州督軍糧祖道於城東門
外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逆戰輕騎數十奄至堅方行
酒談笑勅部曲整行陳毋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
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
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

梁東大爲卓軍所攻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既近始覺乃去堅復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或間堅於術術懷疑不給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因夜馳見術畫地而言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家門之私仇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遂相嫌疑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鷙乃遣其將李傕等來請和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境吾死不瞑目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謂劉艾曰關東軍無能爲也惟孫堅

小驁頗能用人嘗語諸將避之卓徙都關中焚燒雒邑堅乃至雒修復諸陵掃宗廟祀以太牢引軍還屯魯陽時關東諸郡務相兼并袁紹遣會稽周喁來襲豫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社稷是衛逆賊垂破而自相陵若此誰與戮力乎言發涕下初平三年術使堅攻荊州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中流矢死年三十七四子策權翊匡後權僭號追謚武烈皇帝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時十餘歲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善陰結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卒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舅吳景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時

年十七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名募得數百人時廣陵張紘名有智數策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英雄竝起未有能扶危濟困者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究而爲黃祖所害策雖愚穉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遺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離東據吳會以雪仇恥爲朝廷外藩因涕泗橫流紘見其忠壯乃曰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合吳會則荊揚可一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扶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與君同符合契行矣以老母弱弟付於君策無回顧憂遂從袁術於壽春術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又募得數百

人太傅馬日磾仗節安集關東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
術太將喬㽦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嘗歎曰使術有子如孫
郎亦死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使人就斬之詣術謝
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謝也由是軍中益憚之初術
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術後欲攻徐州從
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之謂
曰前悔用陳紀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拔之術復
用其故吏劉勳策益失望乃說術乞助吳景等平定江東
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才千餘騎數十匹賓客
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渡江轉戰所向無敵
軍令整肅百姓懷之策美丰儀好談性豁達善用人是以

士民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時年少雖有位號人皆呼爲孫郎時揚州刺史劉繇治曲阿聞策至棄軍走諸郡守皆委城去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嚴白虎等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守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太守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陳松陳端與張紘等爲謀主是歲興平二年也建安初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貢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絶之天子遣議郎王輔奉詔拜騎都尉襲封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三年又遣使貢方物制書拜討逆將軍進封吳侯四年袁術死其長史楊宏大將張勳等將其衆就策廬江太守劉勳

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盟好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取之勳既行策襲拔廬江降其衆勳獨與其麾下數百人奔曹操五年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欲襲許迎天子密治兵部分諸將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創甚謂張昭等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即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權僭號追謚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後改封上虞卒子奉嗣爲孫皓所殺

贊曰自董卓稱亂四方倡義而起者非一然皆負恃其衆因之以自封殖卒無一人嬰其鋒者獨堅一戰而敗之遂使西走修復園陵祇祀廟社此其忠義奮發豈袁劉輩可同日語哉惜其孤軍無繼功弗克就而其志有足尚也策以孤童子奮一旅之衆不奄旬而據有江東其智勇謨斷絕人遠矣不幸蚤世惜哉

孫權

孫權字仲謀策旣定諸郡以爲陽羨長時年十五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來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有大貴之表又最壽建安五年策卒

以事付權權哭未已長史張昭謂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分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焉朝廷以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帥招延名士魯肅諸葛瑾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八年西攻黃祖破其舟師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山寇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爲劇縣令長十年使賀齊討定上饒分爲建平縣十二年西攻黃祖十三年復攻黃祖擒之梟其首分黟歙爲始新新定黎陽休陽縣以上

六縣爲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遣魯肅弔其二子且觀其
變肅未至而曹操已入其境表子琮降操時昭烈欲南濟
江與肅遇肅因傳權意昭烈進駐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於
時曹操初得荆州形勢張甚使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
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書示其羣臣莫不失色多
勸權迎之惟周瑜魯肅執拒操之議意與權同乃使瑜與
程普爲左右督各領兵萬餘人與昭烈會遇曹操於赤壁
大破其軍操走士卒死者大半瑜等追至南郡操留曹仁
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爲仁别將所
圍用呂蒙計留淩統以拒仁以其兵半救寧軍以勝還權
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

踰月不能克曹操遣軍來援未至權退十四年瑜仁相拒歲餘殺傷甚衆委城北走乃以瑜爲南郡太守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十五年分豫章爲鄱陽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漢昌太守屯陸口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聞曹操欲來寇作濡須塢十八年操出濡須輕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之獲三千餘人溺死者數千人復乘船從濡須口入操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乃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作鼓吹還操望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遺操書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其下曰孫權不欺孤乃還初

操恐瀕江郡縣爲權所略皆令內徙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十九年夏權攻皖城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男女數萬口是歲昭烈定益州二十年權遣諸葛瑾從求荊州昭烈不許權怒遣呂蒙取零陵長沙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鎮巴丘以禦關羽權駐陸口爲諸軍節度昭烈來攻會曹操入漢中昭烈西還尋以荊州之長沙夏口桂陽以東自子南郡零陵武陵以西歸漢權歸自陸口攻合肥不克徹軍還權與淩統甘寧等猶在津北爲曹操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免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爲誰對曰孫仲謀遼舉軍

數假二十二年與曹操連和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操遣于禁等救之羽盡虜禁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下權憚羽得志不爲己利遂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麋芳以郡降陸遜別取宜都守峽口以備西兵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因遁去權遣潘璋等追斬羽遂有荊州操表權爲驃騎將軍荊州牧封南昌侯是歲分宜都秭歸二縣爲固陵郡二十五年操死子丕篡漢改元黃初明年四月昭烈卽皇帝位於成都建元章武權自公安遷鄂改鄂爲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八月城武昌冬稱藩於曹丕丕封爲吳王是歲天子親帥六師來討權遣陸遜等帥衆拒王師以其子登

爲太子章武二年王師敗績於猇亭初權叛漢而附曹丕丕遣人徵權任子權不受秋丕遣其將曹休等來攻權改元黃武臨江固守冬十一月大風權將呂範等兵溺死者數千人曹休以敢死士襲攻徐陵殺略士衆權將全琮徐盛追斬丕將尹盧殺獲甚衆十二月遣大中大夫鄭泉聘於天子改夷陵爲西陵三年曹丕將曹眞分軍據江陵中洲改四分用乾象曆三月曹仁遣其偏將常雕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洲仁子泰因引兵急攻朱桓桓拒之遣其將嚴圭擊破雕等餘衆遁去夏四月昭烈皇帝崩皇太子即皇帝位改元建興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都將王直以衆叛附曹丕丕以爲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

遣賀齊等襲蘄春生虜宗冬十一月天子使中郎將鄧芝來聘二年夏權遣其輔義中郎將張温聘漢九月曹丕來攻至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三年冬鄱陽賊彭綺攻沒諸縣衆數萬人四年陸遜請敕諸將增廣農畝以寬民力夏曹丕死秋權帥衆攻江夏圍石陽不克分三郡惡地十縣爲東安郡以全琮爲太守討平山越冬陸遜勸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當重諮謀務欲其可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兵自足用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倉卒不可用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

及諸葛瑾意所不安損益之分　交州置廣州俄复舊五年春諸將獲彭綺韓當子綜奔魏六年罷東安郡復鄱陽太守周魴僞叛以誘曹叡將曹休權至皖口使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休走發病死改合浦爲珠官郡七年僭即尊位於武昌改元黃龍六月天子使衛尉陳震來聘秋九月遷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八年立都講祭酒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絕遠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以無功誅是歲築東興堤以遏湖水九年遣潘濬帥衆攻武陵蠻夷夏野蠶成繭由拳野稻生改爲禾興縣會稽嘉禾生明年改元嘉禾遼東太守公孫淵遣其校尉僞稱藩

於權權大悅十一年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皆諫以爲淵不可信權終不聽淵果斬彌晏等送其首於曹叡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討淵薛綜等諫乃止是歲權攻合肥新城遣全琮攻六安皆不克十二年以歲不登寬諸逋負夏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自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時漢丞相亮以師討曹叡出武功權以魏軍必不遠出而曹叡遣司馬懿拒王師自救合肥權乃退秋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冬復以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是歲遣侍中是儀聘於漢十三年曹叡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

四年鑄大錢一當五百十五年冬諸葛恪平定山越乳屯
廬江延熙元年權改赤烏鑄當千大錢初權信任校事呂
乙乙苛慘用法深刻自太子而下數諫權皆不納大臣由
是不敢言後乙姦罪覺伏誅權引咎自責乃使中書郎袁
禮謝過於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二年夏城沙羡三
年勸課農桑令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
開倉賑饑四年夏遣全琮侵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俘
其人民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中郎將
秦晃等千餘人戰死朱然圍樊諸葛瑾取柤中零陵太守
殷禮言於權曰天棄曹氏當虎爭之時而幼童涖事宜自
御戎取亂侮亡舉荆揚之衆使强者執戟羸者轉餉西師

出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漢軍許雒之衆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動則民疲威消時失力竭非良策也權不能用五月太子登卒曹芳使司馬懿救樊六月軍還陸遜城邾五年改禾興為嘉興秋遣聶友陸凱等討朱崖儋耳是歲立子和為太子六年諸葛恪攻六安破曹芳將謝順收其人民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是歲司馬懿入舒諸葛恪自皖還柴桑懿亦尋遁七年以陸遜為丞相八年遣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

會市作邸閣九年朱然攻曹芳柤中斬獲千餘龍當千錢
十年改作太初宮徙武昌宮材瓦爲之諸將及州郡皆義
作十一年春朱然城江陵三月宮成五月番陽言白虎仁
十三年廢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
以淹北道曹芳使王昶圍南郡王基攻西陵遣戴烈陸凱
拒之皆遁去十四年夏改元太元十一月權祭南郊還寢
疾徵諸葛恪爲太傅十五年二月改元神鳳四月權死時
年七十一僞謚大皇帝

贊曰權承父兄之資勇而有謀憤曹操竊國嘗有討賊之
志烏林之捷亦一時之儁功其後關羽圍襄陽降于禁威
振北方操大懼欲徙都以避之權於是時誠能與羽協力

東西竝舉則操可圖而漢室可興今乃不然反襲殺羽以媚曹氏不能稍降意於帝室之胄而甘心臣賊貽烈之不能渾一區夏由此故也他日雖有犄角之功亦無及矣吁惜哉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三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四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盧陵蕭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吳載記第二

孫亮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鍾愛延熙十三年權既廢和遂以亮爲太子十五年權寢疾徵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太常輔太子權死亮嗣僞位改元建興以恪爲帝太傅胤爲衛將軍領尚書事呂岱爲大司馬冬恪帥師遏巢湖城東興使全端爲西城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曹芳使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恪帥諸軍大破魏師於東興死者數萬

殺其將韓綜桓嘉等十六年春王昶等皆遁恪等還三月恪帥諸軍伐曹芳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恪引軍還冬孫峻殺恪於殿堂以峻爲丞相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十七年亮改元五鳳孫英謀殺孫峻弗克十八年曹髦將毋丘儉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孫峻及呂據留贊帥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進次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曹髦將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峻及曹髦將曹珍戰於高亭敗績贊及孫楞蔣修皆死之三月使朱異襲魏安豐不克秋使馮朝城廣陵十二月作太廟民饑軍士怨叛十九年改元太平秋峻用文欽計將攻曹髦八月先遣呂據等帥軍自江都

入淮泗九月峻卒以從弟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綝殺呂據滕允自爲大將軍孫憲謀殺綝事泄死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元告亂於天子二十年春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夏四月亮始親政綝所表奏多見詰難數至中書視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嘗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實求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元張邠請以黃門藏吏付獄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元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

燦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五月曹髦將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遣其裨將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帥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雒陽秋孫綝帥衆救壽春次於鑊里綝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異以糧餉不繼引還綝大怒殺異綝自鑊里還建業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全懌等自壽春城降魏景耀元年令州郡伐官材亮以綝專恣與全尙劉承謀誅之事泄九月綝殺尙遣弟恩殺承廢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延熙十五年封琅邪王居虎林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處瀕江兵馬之地遂徙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請徙他郡又徙會稽景耀元年孫綝旣廢亮使孫楷董朝迎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之意明日遂行十月戊寅至曲阿有老父來謁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速行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帥百僚備法駕迎於永昌亭恩奉符璽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羣臣以次奉引就乘輿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卽日僭卽尊位改元永安冬以綝爲丞相荆州牧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封縣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勸勞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封鄉侯以孫和子皓

爲烏程侯令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其遣衡還郡綝一門五侯皆典禁軍權傾人主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令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旣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無經護者吾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留者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謀誅之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令武士縛綝卽日伏誅以張布爲中軍督置學官立五經博士見吏之中及將吏之子弟有志好者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其位秩二年春備九卿官令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飢

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竝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租稅差科强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使家給戶足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厚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昇平庶幾可及三年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黜王亮爲候官侯亮自殺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四年秋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五年立子𩅦爲太子初休名爲四子欲使人難犯易避創爲奇字長曰𩅦字莔次曰𩃬字𩇯次曰壾字昷次曰𡟬字㷉

其卒意類如此以濮陽興爲丞相休以興布有舊委以機務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鋭意典籍欲盡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論講道藝昭沖皆素切直布等恐入侍發其陰私因妄飾說以遏之又云懼妨政事休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以布故竟廢講業六年夏交阯呂興等反冬曹奐相國司馬昭使其黨鍾會等犯漢天子使來告難休使丁奉督諸軍向壽春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丁封孫異如沔中救漢未至而漢亡是歲炎興元年也分武陵爲天門郡七年復分交州爲廣州秋休死時年三十僞謚景皇帝

孫皓

孫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字皓宗故太子和之子孫休封爲烏程侯休死子幼國人謀立長君左典軍萬彧與皓善言之於濮陽興左將軍張布遂迎立之改元元興八月以施績丁奉爲左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貶休妻爲景皇后皓既得志麤暴驕縱多忌諱好酒色小大失望布等悔之或譖於皓十一月殺興布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明年又改甘露殺休妻朱氏又徙休四子於吳追殺其大者二人九月遷居武昌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魏亡是歲晉太始元年也明年皓改元寶鼎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陽爲吳興郡以零陵

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復還建業二年六月起昭明宮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三年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擊交阯爲晉將毛炅所破皆死兵潰還合浦明年又改元建衡三年春皓舉大衆出華里母及妻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是歲氾璜破交阯殺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鳳凰元年徵西陵督步闡闡據城降晉遣陸抗攻闡拔之三年分鬱林爲桂林郡秋改元天冊明年又改天璽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所在斬之徇首諸郡是歲晉咸寧元年也明年改元天紀三年冬晉遣司馬伷向涂中王渾周浚向牛渚王戎向武昌

胡奮向夏口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浮江東下同時來伐皓遣丞相張悌及陶濬等帥師禦之初皓每宴羣臣皆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之吏宴罷奏其失大者加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或剝人之面鑿人之眼岑昏險詖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盡力四年春濬彬所至無不瓦解張悌等旣敗而陶濬自武昌還卽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是夕衆潰皓遂降王濬是歲晉太康元年也自權至皓凡五十八年而亡太康四年冬皓死於洛陽

贊曰亮以童穉受制强臣身且不保其能有位哉休宥李

衡而戮孫綝可與言知矣而追殺故王不仁孰甚焉皓窮凶極惡卒隕其業非不幸也

孫登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爲太子以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侍講詩書權欲登讀漢書習近代事以張昭有師法重屈致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僚屬如布衣之禮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德乃以表等爲中庶子權旣僭號立爲皇太子以恪爲左輔都尉休爲右弼都尉譚爲輔正都尉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而謝景范愼刁元羊衜等皆爲賓客於是東宮號爲多士權遷建業名陸遜輔登鎭武昌

登或射獵常遠避民田不蹈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閒之地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辭對不服從者欲笞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不類乃釋之又嘗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人不忍致罰呼而責之敕親近勿言表陳久離定省子道有缺又陳陸遜忠勤無顧憂建興十一年權攻新城使登居守時年穀不登頗有鈔盜乃表定律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母養之後徐以妒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曰在吳權默然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重維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

人爲衆衆以財爲寶竊聞郡縣民物彫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煩滋刑辟過重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所宜博采衆議寬刑減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出身憂國蹇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爲國通達國體可令陳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卒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内遠者歸附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既歿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謚曰宣子英封吳侯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爲豫章太守有治績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劭其次即景卒於官

孫和字子孝登異母弟也好學下士延熙五年立爲太子闞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而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侍從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姦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嘗言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僚侍宴語及博奕和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志其大者何必博奕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昭退而論奏時蔡穎好奕同僚頗傚焉故因以諷之和母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會權寢疾和祭於廟和妻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

過其居全公主使人覘之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衰弟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數陳嫡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又爲霸支黨譖言日至粲下獄譚徙交州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等率將吏泥頭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竟徙和於故鄣衆咸寃之孫休時爲峻所害霸和母弟也和敗霸亦賜死

孫靜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策攻會稽靜將家屬與策會於錢塘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靜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其道甚徑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

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爲軍前部破之必矣策
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積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趣具
甖缶數百澄水至昏莫羅以然火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
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帥兵前戰策破昕等
遂定會稽表拜奮武校尉累遷昭義中郎將五子暠瑜皎
奐謙暠三子綽超恭恭生峻綽生綝
峻字子遠累遷武衛都尉侍中權死受遺輔政領武衛將
軍典宿衛封都鄉侯既殺太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
中外諸軍事假節鉞進封富春侯峻素無人望驕矜險賊
多所刑殺百姓嚻然孫英謀誅之事泄死孫儀邵恂等欲
因朝會殺峻峻覺儀等自殺并殺魯育公主峻欲城廣陵

羣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言惟滕允力諫不從而功竟不就後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病發死以國事付綝

綝字子通累遷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衞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總朝政呂據等聞之大怒與諸將連名表滕允爲丞相綝更以允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允欲共廢綝綝表言允反遂殺允夷其族於是綝自爲大將軍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魏將諸葛誕舉壽春請降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復遣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爲文欽等援異爲魏兵所破綝於是大發軍出屯鑊里復遣異帥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屯黎漿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

夜渡又築偃月壘爲魏石苞州泰所破軍欲退異復作車箱圍趨五木城苞泰復攻異異敗歸而魏將胡烈以奇兵詭道來襲盡焚異資糧綝復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誕會誕敗引還綝旣不能援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人莫不怨之綝以亮始親政事多所詰難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使弟據入蒼龍宿衛恩闓等分屯諸營欲以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損不匡正峻乃殺熊損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謀誅綝事泄綝殺尚承以兵圍亮名羣司議廢之皆震怖曰惟將軍令綝以亮罪頒告遠近尚書桓彜不肎署名綝怒殺之彜

者長沙人階之弟也遂徵休立之綝爲丞相荆州牧食五縣恩等皆縣侯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一時自孫權以來未嘗有也綝奉牛酒於休休不受賫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當復改圖耳布密以聞休銜之或有告綝反者綝懼求出屯武昌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衞士施朔告綝反有徵休與張布丁奉謀於會誅之十二月戊辰臘綝入賀布奉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不徙滕胤呂據又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遂斬之以其首徇於外而撫其衆曰與綝同謀者皆赦不問放仗者五千人夷綝三族斲孫峻之棺取其印

綏以殺曾育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綝同族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敕改葬諸葛恪滕[允]呂據等其坐恪等遠徙者皆名還

瑜字仲異領丹陽太守加綏遠將軍從權拒曹操於濡須說權持重權不從果無功自溧陽徙屯牛渚招納廬江二郡降附甚衆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將吏子弟數百人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時諸將皆以軍務爲急而瑜獨好典籍雖在軍旅絃誦不絕建安二十年卒

皎字叔朗累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并統其軍輕財好施善交結與諸葛瑾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

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也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繫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等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當輸力效死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權聞之以書責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少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大任督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逞私志而已近聞與甘興霸飲因酒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

親愛之卿疏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人誰無過
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
厚相結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
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
普爲左右督部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宿將且俱
爲督遂至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謝曰以卿
爲大督皎爲後繼襲關羽取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
年卒子[允]爲丹陽侯
奐字季明皎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大守遵
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每事咨訪
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權攻石陽還過其軍

見其軍容甚整歎曰吾初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於朝者數十人卒子承嗣

張梁沛河南人初權在武昌欲遷都建業而水道二千里恐舟行有警不相及乃至夏口會百僚議之或云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鍊者權皆以爲非計時梁爲小將未知名乃越席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動復以精兵萬人營武昌擇知略者將之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且不來矣權善其計即擢超其秩後以功進沔中

督
賁字伯陽父羌字聖臺堅同產兄也從堅攻伐堅死統餘
衆還後袁術僭號棄妻子還江南時策已平吳會定豫章
上賁領太守丹陽僮芝據廬陵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
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當伺其形便一舉可定也因會
孫輔進兵周瑜爲作後援賁聞芝病如策計瑜到巴丘輔
遂進據廬陵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漢帝詔
書拜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字公
達年九歲代領豫章在郡垂二十年政績顯著名爲繞帳
督時太常潘濬典荆州事董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
燮有舊憾欲殺之論者多爲燮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

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家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荅者云潘承明殺之於事何如濬意遂解燮因得免仲膺名郤燮父也鄰遷夏口沔中督所居任職卒子苗嗣貢弟輔字國儀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又從討陵陽生得渠帥祖郎累戰有功策表爲廬陵太守後遣人與曹操相聞事覺權囚之數歲卒

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先是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及翊爲丹陽太守皆禮致之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而帳下親近邊鴻等數爲翊所

因因權出征謀害翊覽員等與其謀時諸縣令長並會翊欲宴客以徐氏頗曉卜筮語徐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吉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不宜習久乃大會賓客翊出入常持刀是日被酒徒手送客鴻從後斫翊遂遇害鴻走入山徐氏使捕之中宿乃獲覽員歸罪於鴻殺之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覽入居府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晦覽聽之徐潛使人以其意語翊親將孫高傅嬰等高嬰等涕泣曰所以不卽死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啟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親厚者二十餘人以徐言語之相與盟

誓至晦日設祭徐哭盡哀乃除服盛飾歡笑如故日覽密
覘之無復致疑徐呼高嬰與諸婢羅致戶內使人報覽已
除服即吉覽入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即共殺覽餘人即
於外殺員徐乃還衰絰奉覽員首級祭翊墓舉軍震駭權
亦尋至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翊子松官至射聲
校尉都鄉侯翊弟匡字季佐舉孝廉未試用卒子泰曹氏
甥也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懼爲孫皓所殺奔晉以
爲驃騎將軍後聞皓降羣臣皆賀秀稱疾南向流涕曰昔
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
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晉義之
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堅之族子出後姑俞氏後還爲

孫氏累遷將軍屯京城邊鴻之亂河責嬀覽戴員不能全
護覽員怒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爾討虜若來吾
屬無遺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駐歷陽欲以
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韶年十七
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
丘還過定丹陽夜至城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令備警讙
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諭之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
承烈校尉統部曲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
威將軍建德侯尋遷鎭北將軍韶御軍數十年愛養士卒
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
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濵江屯候兵遠徙徐泗江

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還建業乃得見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士馬衆寡魏將姓名盡能識之身長八尺神觀瑰偉權甚悅之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延熙四年卒子越嗣河子桓字叔武累遷建武將軍封丹徒侯卒

贊曰貞婦烈女見於載籍博矣然能權以濟事者益鮮乎觀徐氏用權歸於正致曲以遂其眞卒梟仇首遂以雪恨與夫自經於溝瀆而爲諒者有間矣雖古烈丈夫何以加之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四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五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吳載記第三

劉繇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因家焉伯父寵官至太尉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繇年十九從父韙爲賊所刼質繇篡取以歸舉孝廉爲郎中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法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材刺史曰前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于前擢正禮于後所謂御二龍于長塗騁騏驥于千里不亦可乎後避亂淮浦詔書以

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至曲阿漢加繇爲牧振武將軍孫策東渡繇奔丹徒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會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入居郡中繇討之融敗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父喪盡禮故吏饋餉一不受丰儀秀整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稱吳王遷大司農權嘗宴羣臣騎都尉虞翻被酒忤旨權欲殺之基力諫得免大暑權于船樓上飲忽遇風雨以蓋自覆又命覆基其見禮過如此累官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卒

士燮

士燮字威彦蒼梧廣信人其先避王莽之亂自魯國汶陽僑居交州至燮六世矣燮父賜桓帝時日南太守燮少學京師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阯太守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師壹侍送勤恪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黄琬代爲司徒甚禮遇之壹亦盡心于琬董卓之亂亡歸里燮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眞太守䵋弟武領海南太守燮器量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避難往依者以數百篤好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

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覊旅之徒皆蒙其德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閒輒玩書傳尤精左氏春秋吾數問質傳中諸疑皆有師說又兼通尚書古今大義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尚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威震百蠻尉佗不能踰也時天下喪亂道路梗絕而燮不廢貢職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至燮兄弟奉承節度而蒼梧太守吳巨懷異心遂斬之權加燮左將軍建安末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與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益州豪姓雍闓等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致雜香細葛

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百數十匹權厚荅慰之在郡四十餘年建興四年卒時年九十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州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殺之鄰兄治子發合宗兵擊徽乃約和各罷兵而呂岱被命誅徽自廣州馳至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乃遣說徽等徽與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皆斬之壹薨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免爲庶人

太史慈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避仇之遼東北海相孔融數遣人餉遺其母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適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北海孔融未嘗有雅故自汝行之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卽單步徑至都昌圍尚未密夜伺間得入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至而圍日偪時昭烈爲平原相融欲遣人告急而城中無由得出慈請行融曰今賊圍甚密奈何對曰昔府君傾意于老母老母感恩遣慈赴府君之急以慈有可取而來今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耶事巳

急矣願府君無疑于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便出圍下左右人甚驚慈引馬至城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入門明晨復如是圍下人或起或臥射畢復入明晨復如是無復起者于是鞭馬突圍馳去比賊覺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昭烈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朝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急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仰待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昭烈斂容謝客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遂遣精兵

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散走融益貴之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見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而未相識因渡江至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繇曰吾用子義許子將不笑我耶但使慈偵視衆寡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慈便前鬭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其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于是解去慈與繇俱奔豫章而遁于蕪湖山中稱丹陽太守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因進駐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自來攻遂見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此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曰今日

之事與卿共之因問進取之術荅曰敗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于廣武今策決疑于君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倘或分散復難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意策曰誠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立表視景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即以爲門下督還吳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之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舍我當復誰與餞于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返劉表從子磐數寇艾西安諸縣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

拒磐磐不敢復爲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茲不虛發常從策討麻保賊于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曹操聞其名遺其書以篋封之發視無所有但貯當歸權嗣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建安十一年卒時年四十一子亨字元復歷官越騎校尉尚書吳郡太守

朱治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初爲縣吏察孝廉辟州從事從孫堅征伐有功表行督軍校尉堅死從策依袁術知術不足與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會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于是劉

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成嫌隙而策家在州下治乃使人于
曲阿迎母及權兄弟所以供養護持者甚至治從錢塘欲
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于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
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
稽時孫權年十五治舉權孝廉策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
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徙食婁由拳
無錫毘陵四縣佐定東南征討夷越封毘陵侯領郡如故
俄拜安國將軍徙封故鄣及權王吳治進見權親迎之執
版交拜宴賜特厚下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
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快意治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
太守賁女爲曹操子婦及操破荆州賁懼欲遣子入質治

閭之在見貢爲陳安危由是遂止性儉約雖富貴車服不加飾權優異之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以老思鄉自表屯故鄣撫鎮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造門皆引與飲宴鄉黨榮之在故鄣歲餘還吳建興二年卒年六十九在郡三十一年子才嗣遷偏將軍才弟紀權妻以策女亦以校尉領兵才子琬仕至鎮西將軍

贊曰緜貧緩儒遭時多虞而處收伯之任用違所長其敗宜也燮有功于南越慈報效于北海皆賢矣哉治以舊恩身都榮寵亦其幸歟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五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六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吳載記第四

張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工屬文尤精隸書逼左氏春秋傳覽羣書與瑯琊趙昱東海王朗齊名弱冠舉孝廉不就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議者互有異同昭著論非之其略曰論者謂起元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後生不得協也愚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

子所尊仰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元]孫又傳記四世而緦服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況乃古君五十有六哉周穆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而莊王之子亦名胡其比多矣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倡而不法將來何觀州里才士陳琳等皆善其議刺史陶謙舉茂材不應靈帝末避亂江東會孫策經略諸縣辟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策臨終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

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後爲權長史權每出征昭常居守專處左右爲謀臣後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嘗乘馬射虎虎突前攀其鞍昭變色曰夫爲君者爲能駕馭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于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笑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愧君曹丕遣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歟貞遽下車尋拜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采周漢譔朝儀權于武昌臨釣臺飲羣臣大醉以

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使人呼昭還謂曰共爲樂耳公何爲怒乎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有慚色初權欲置丞相羣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于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僭位昭以老病辭職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邑萬戶里居無事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否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畯鄙人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每進見辭氣壯厲義

形于色嘗以直言忤旨久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
羣臣莫能對權歎曰使張昭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
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名之昭避席權跪止之昭坐定仰
而言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
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
淺短違忤盛旨自分長棄溝壑不圖復奉帷幄然臣愚心
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苟
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使張彌
許晏至遼東拜淵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誅遠來求援非
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
下乎權與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

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至矣而數于眾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于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于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張彌許晏昭憤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以土塞其門昭復于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之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駐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容貌矜嚴剛毅不回權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建興十四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昭文章典雅爲時流所推劉表嘗

作詩與孫策以示禰衡衡嗤之曰是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之乎長子承先巳封侯少子休襲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畯相友善纍遷濡須都督奮威將軍都鄉侯承爲人壯毅忠讜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于孤微童幼後竝爲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少時人皆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其知人類如此年六十七延熙七年卒謚曰定子震嗣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指摘文義分別事物竝有條章由中庶子轉右弼都尉權嘗游獵及暮而返上疏規諫權大喜之因以示昭及登卒爲侍中羽林都督遷揚威將軍

爲權子霸友所譖賜死昭弟子奮年二十造大攻車昭曰
女年尚少何以自委于軍旅後爲將軍封樂鄉亭侯

顧雍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蔡邕從朔方還嘗避仇于吳雍從
學琴書邕歎其專敏異之曰卿必成雅器今以吾名名卿
雍自以爲嘗爲伯喈所歎因以爲字州郡表薦弱冠爲合
肥長轉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跡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
以雍爲丞行太守事吏民鄉服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
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建興三年迎母于吳
旣至權臨其母親拜其母公卿大夫畢會太子又往慶焉
國人榮之雍爲人寡言語舉動以時又不喜飲酒權嘗歎

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每宴集一座不敢肆飲權亦曰顧公在座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改太常進封醴陵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其才心無適莫時訪民間利病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歸善於上不用終不泄權以此重之然于公朝有所奏對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張昭言法令太密刑罰微重宜有所損權黙然謂雍曰卿以爲何如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言于是議輕刑久之呂乙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州郡文書因作威福遂建權酤障管之令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爲所按因被譴責後乙姦罪覺收詣廷尉雍往斷其獄和顔問狀臨出又謂曰君意豈有所言乙叩頭無所言

尚書郎懷敘面罵辱之雍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時瀕江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戒于小利此等所陳欲要功名而爲身計非爲國也苟不足以耀威損敵不宜聽也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延熙六年卒諡曰肅長子劭字孝則覽羣書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出其下權妻以策女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徐孺子墓優待其後禁淫祀小吏資稟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良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諝陽羨張秉烏程吾粲雲陽殷禮竝出微賤劭皆友之爲立聲譽當之豫章馬騎已發會秉疾病時送者數百人劭謝賓客曰張仲節疾病不能來别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

少待其下士惟善所在類如此謂仕至典軍中郎將秉雲陽太守粲太子少傅禮零陵太守禮字德嗣禮子基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世以劭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子譚承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延熙中代恪為左節度上疏陳時事權輒食稱善以為過於徐詳每省簿書屈指心計發摘疑謬吏不能欺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時權子霸有寵與太子和埒譚上疏請嚴嫡庶之分由是與霸成隙竟為其黨全寄等所譖徙交州發憤著書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自傷也後二年卒弟承字子直與

譚俱從交州孫劭者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爲孔融功曹融稱之曰廊廟才也權初嗣事數陳便宜以爲應遣使聘於天子權卽從之累遷車騎長史權僭號爲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爲張溫暨豔所誣奏辭位待罪權令復職年六十三歲卒

諸葛瑾

諸葛瑾字子瑜漢丞相亮同祖兄也避亂江東曲阿宏咨見而異之薦之孫權與魯肅等竝見賓禮爲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益州通好于昭烈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每論諫不爲梗切微見風采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嘗以事望之而素加禮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不敢顯陳乞以私意自問遂于權前為書汎論物理因以己心遥忖度之畢以示權權曰孤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耶又憤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模等遭本州傾覆棄墳墓攜老穉在流離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荅萬一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愴然曰為君赦之後從攻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駐公安會昭烈東征權求和不許瑾與昭烈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

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與和此用心于小未
留意于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小大陛下若抑
威損忿暫省瑾言計可立決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
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孰當先後若審此數者易
于反掌時有言瑾別遣親人相聞于昭烈權曰孤與子瑜
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寻
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能閒權爲吳王遷左將軍督
公安假節進封宛陵虞翻以狂直流徙瑾屢爲之言翻與
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淸議雖有祁奚之救
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有容止思度人服其弘雅權嘗
謂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

而更靜謐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
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
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于將御自古少比
今觀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
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阻故强委曲以
求民心欲以自安耳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
或其族黨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
其事乖錯昔張耳陳餘非不能親睦至于秉勢自還相賊
害乃事理使然也自古及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國柄而不
乖離轉相蹄齧者乎强當陵弱弱當求援亂亡之道也子
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每長于計算恐此事小短也權僭

號拜大將軍延熙四年卒初瑾柄任于吳而弟亮爲漢丞相族弟誕亦顯于魏一門三方冠蓋鼎盛天下榮之瑾雖不及亮而操行尤純美子恪先已封侯恪弟融襲爵融字叔長爲奮威將軍孫峻害恪遣兵圍融融飲藥死三子皆遇害

恪字元遜少知名有口辯權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其不虛也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傅太子登爲賓客由中庶子轉左輔都尉天子嘗遣費禕來聘食飯作麥賦恪亦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問恪卿何如滕允對曰登階躡履臣不如允回籌轉策允不如臣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

外縣平民其餘深遠莫能盡從屢請爲官出之三年可得
士四萬衆議咸以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
接境幅員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遠民人未嘗入城對
長吏皆持兵于林莽逋亡宿惡逃竄其間山出銅鐵自鑄
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尙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獮
之走淵猨狖之騰木時出爲寇每發兵討之戰則蠭至敗
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
以爲事終鮮濟歎曰恪不大興吾宗必大赤吾族也恪盛
陳可以必捷拜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三十二恪到
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
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部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

交鋒伺其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穗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于是饑窮漸出降服恪乃令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不得有所拘執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因窮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于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聞民聞伉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攜而出所得人數皆如本規恪乃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請率眾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俘其人民而還延熙中魏司馬懿謀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于是徙恪鎮柴桑嘗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

能復幾宜于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聞此喟然君子不求備于一人若細行不足皆宜潤略且士誠不可以苛刻論苛刻聖賢猶將不全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自漢許子將輩更相謗訕或成禍難非有他故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克己不如禮則人不服專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而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于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于血刃蕭朱不終其好由此而已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推廣而贊其吉也會遜卒

還大將軍駐武昌代遜領荆州事久之權疾而太子少乃召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翌日權死弘素與恪不平因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誅之乃發喪孫亮立拜太傅于是罷徵事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眾莫不欣然初權築東興隄遏湖水後攻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延熙十五年十月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久之引軍還魏使胡遵諸葛誕等率眾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恪以兵四萬晨夜赴救遵等作浮橋渡陳于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居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

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遵與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不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隄而上大笑之不卽嚴兵兵既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潰爭渡浮橋橋壞自投于水更相蹈藉溺死者數萬殺樂安太守桓嘉及故叛將韓綜等獲車乘牛馬騾驢各數千貲器山積振旅而還進封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欲出軍使司馬李衡說漢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內外猜隔兵挫于外民怨于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日者也若大舉伐之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

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咸諫恪以爲數出罷勞不聽乃著論以諭衆衆皆不以爲然然莫敢復難之者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先帝本有遏東關之志未及施行今公輔贊成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耶宜且按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舉天時未可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終不聽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軍圍新城攻守連月不拔士卒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維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魏知戰士疲病乃進兵恪引軍還士卒傷病流曳道路

存亡忿痛大小吁嗟而恪晏然自若出駐江渚一月圖起田于潯陽詔名相銜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秋八月軍還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不堪命密譖于亮殺之時年五十一長子綽坐權子霸事恪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皆遇害臨淮臧均表乞收葬于是峻聽其故吏改葬初權病名恪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荅曰昔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其矜已自用類如此始恪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强盛丘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死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發病

死時年三十一友字文悌豫章人也虞翻徙交州縣令使
友送之翻與語大奇之書與太守謝斐爲功曹斐使至都
將善之由是知名後爲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
贊曰昭以純剛見憚于孫權雖不及相而所立有可稱者
惜夫委質非其所君子所不與不然其汲黯蕭望之流亞
歟雍瑾二子論思宏益忠于所事將矜己自用殘民以逞
殞身覆族非不幸也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六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七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盧陵蕭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那濬校梓

吳載記第五

張紘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太學事博士韓宗受京氏易歐陽尚書又從外黃濮陽闓受韓詩禮記左氏春秋工文章善楷隸郡舉茂材公府辟皆不就避亂江東遂從孫策策表爲正議校尉與張昭竝參謀議策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行攻丹陽策身自督戰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

DS 748.2 .H8 v.5

親善曹操聞策死欲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一有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從其言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出爲會稽東部都尉既至權以爲長史權母吳氏以權春秋方盛方外多難數語紘以輔翼之義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權常令紘與張昭草創紘從容侍燕微言正論時時規諷權亦重之未嘗稱其名常呼爲東部從攻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既密攻之又急誠懼併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稍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至無功而還紘建計宜都秣陵曰昔楚武王時名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城故老皆云秦

始皇東巡會稽經此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地有其氣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會昭烈東過秣陵愛其形勢亦勸權居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權遣紘還吳迎家道病卒年六十臨卒子靖留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然卒莫之至者非無忠臣賢佐諳于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不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喜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主甘異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惟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藏

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初紘見柟榴枕而愛其文而爲之賦陳琳在北見之語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嗟美之琳復書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爲文章者少易爲雄伯故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子元官至南郡太守尚書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與紘並見禮于策參與謀議皆早卒

步騭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靡不淹貫寬雅深

沈遣時亂離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賓客橫縱隲與旌欲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刺入移時旌欲委去隲止之曰所以來者畏其强也今而舍去欲以爲高祗取怨耳久之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置地坐隲旌于戶外旌愈恥之隲自若征羌作食身據大案肴食重沓以小盤蔬飯食隲旌旌不能食隲極飯至飽乃辭去旌怒隲曰何能忍此隲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亦何所恥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隲爲主記除海鹽長累遷鄱陽太守交州刺史征南中郎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建安二十五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

義士萬人出長沙建興元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四年假節屯漚口權僭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中書呂乙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摘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按深誣欲陷人以成威福使人跼天蹐地誰不戰栗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仇疾明德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一務在得情又曰丞相雍上大將軍遜太常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可謂股肱心膂社稷之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以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于法術則何功不成

何事不濟若郡守百里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庶政豈不康哉權亦徐悟遂誅呂乙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盡納然時采其言人賴以濟延熈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廢書被服居處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綺麗頗以此獲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服其威信性寬洪喜怒不形于色十一年卒子協嗣協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協弟闡爲西陵督後以謀叛誅潁川周昭著書稱隲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然要其大歸四者而已急議論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議論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

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然論其絶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威而不猛恭而安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雖德實有差至于趨舍不犯四者則一揆也若乃當國家經軍旅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絶俗實有所師故麤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昭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休不聽死獄中

嚴畯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少篤學好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步隲諸葛瑾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于人忠告善道志于有益張昭薦于孫權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及僭號常爲衛尉使于漢丞相諸葛亮善之每得祿賜散之親故家常不給累遷尚書令卒時年七十八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玄字彥黃下邳人亦有學行仕至大中大夫嘗與其子欽論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荅所見各有文

理欽與太子登遊登稱其翰采時汝南程秉者字德樞亦以文學見禮于登爲太子太傅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闞澤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少好學貧無書常爲傭書以供紙札博覽羣籍兼通歷數察孝廉除錢塘長孫權拜爲西曹掾及稱號爲尚書遷中書令加侍中延熙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令如故澤以經傳文多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輒咨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謹官府小吏呼名對問皆與抗禮人有過

失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善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呂乙姦罪覺有司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權從之六年冬卒虞翻嘗稱之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儒術德行亦今之董仲舒也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字子正亦修身博學稱爲名儒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百人權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遷尚書僕射卒

薛綜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孫權召爲五官中郎將除合浦交阯太守入爲謁者僕射孫慮爲

鎭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軍務內授經籍慮卒入爲尚書僕射公孫淵降而復叛權怒欲自伐之綜上疏陳三不可權遂止延熙中爲太子少傅領選曹尚書六年春卒所著詩賦難論數十萬言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于世子翊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卒翊弟瑩字道言累遷散騎中常侍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領太子少傅時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以多磐石難施功罷定譖皓追聖谿事徙瑩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救之遂召還爲左國史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易是遂改焉避亂會稽孫權名至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謀襲關羽權以問儀儀是其計拜忠義校尉儀辭謝權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遣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至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又使教諸公子書學權遷建業太子登留鎮武昌使輔太子敬之事必咨而後行進封都鄉侯後從登還建業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典校郎呂乙誣劾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畏乙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于是窮詰累月權意愈厲衆皆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

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願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荅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漢丞相諸葛亮薨權遣儀聘於漢申固誠款奉使稱旨尋拜尚書僕射魯南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霸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上疏以為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受餽遺不治產業為居室才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為誰左右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不為此問之果非其見知類此性儉約敝衣麤食喜賑貧乏家無餘貲權聞幸其舍見食蔬飯為親嘗之對之太息即增俸給益田宅儀固辭以恩為感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嘗責其不言事無是非

對曰明主在上臣下守職懼于不稱誠不敢以鄙管之言上干崇聽居官數十年無毫末之過呂乙歴白羣臣獨無以白儀權曰使人盡是儀安用法科爲年八十一卒

胡綜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少孤隨母避亂江東孫策領會稽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留吳與權同席硯策死權以爲金曹從事從討黃祖除鄂長權爲車騎將軍居京名綜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機務晉宗叛奔魏魏以爲蘄春太守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襲之生虜宗加建武中郎將黃龍見夏口權因僭號改元黃龍又作黃龍大牙常置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賦之天子遣使來聘綜爲誓文

文義甚美權遷建業綜與徐詳並爲侍中封鄉侯兼左右
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吳質頗見猜嫌綜乃爲質作
降文文多不載會質已入爲魏侍中青州降人隱蕃歸吳
上書自陳所以來之意頗有辭理權問何如綜曰上書大
言似東方朔巧捷詭辯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
何官綜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談刑
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
普尤與親善常歎其屈蕃謀叛覺普見責自殺據亦幾不
免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性嗜酒每飲酒歡呼極意或排
推盃盤擊搏左右權愛其才弗責也自嗣事以來文書皆
綜所作延熙六年卒子沖嗣有文翰爲中書令後仕晉爲

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先綜卒

贊曰紘與昭號二張紘柔克昭純剛紘先死德不忘昭後死譽益彰不遭時事皇王隲畯澤竝流芳薛是胡時相望彼周昭善否臧著之傳言則詳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七

右續漢志[illegible]部大字[illegible]若干字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八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詒校梓

吳載記第六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從祖景景子忠皆漢太尉父異洛陽令瑜美丰儀與孫策同年友善初策父堅起兵討董卓徙家于舒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相通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先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事濟矣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至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策遣瑜還鎮丹陽頃之袁術遣從

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覩術終無所成求爲居巢長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策聞瑜至親迎之授建威中郎將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策以瑜恩信著于廬江出備牛渚領春穀長策欲取荆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二女皆有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嘗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佳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建安五年策死瑜還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輔權七年曹操已破袁紹下書責權任子權與羣臣議張昭等不能決權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初封地不過百里肇基于郢卒據荆揚傳祚九百餘

年今將軍承父兄之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煑海爲鹽汎舟舉帆朝發夕至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所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操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召命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操能率義以正天下事之未晩若爲暴亂不戢自焚將軍韜勇以俟天命何送質之有母曰公瑾議是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俘萬餘人還備宮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入柴桑瑜追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權討黃祖瑜爲前部大督九月曹操入荆州得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

皆恐懼問羣下所以應之之策議者咸謂操虎狼也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水陸俱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相侔不如迎之時瑜令鄱陽魯肅勸急呼還共商之瑜至權以議者之言告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附尚當横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與我較勝負于舟楫間乎北土既未平加以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

本非北方所長又今盛寒無宿草驅北方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兵三萬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正與孤合諸人各顧妻子挾私慮深失所望獨君及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二君賛孤也時昭烈爲操所敗欲南渡江與魯肅遇于當陽遂協謀拒操因進往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昭烈并力拒操于赤壁操軍敗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賊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艟鬬艦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

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紿以欲降又預備走舸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士皆延頸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猛甚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不可勝計操遂大敗走保南郡瑜與昭烈復追之操留曹仁等守江陵身率餘衆北走瑜與普又進至南郡與仁相對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陵前據夷陵仁分兵圍寧寧告急瑜用呂蒙計留淩統守自與蒙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陳會流矢中右脅創甚便還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陳瑜乃自立按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棄城而走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江陵昭烈以左將軍領荊

州牧治公安昭烈與權會于京瑜密疏請留之曰劉備以驍勇之姿而有關張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從事請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爲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還江陵爲行裝而道于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初瑜見友于策其母又使權以

兄奉之時權位止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尙簡而瑜獨先執臣禮性度恢宏與人無忤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凌瑜瑜不與較普後自敬服重視之乃語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以游說動乃密遣九江蔣幹說瑜幹以才辯見稱江淮間布衣幅巾自託私行詣瑜迎勞之謂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操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遥聞芳烈故來敘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毋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因延幹入爲具畢遣出就館三日與幹周旋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還宴侍者環立豔服靚裝珍玩之物充牣于前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

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從謀行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世孤何賴哉後僭號語其下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疏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娶權女拜騎都尉有父風早卒胤亦娶權族女封都鄉侯以罪徙廬陵卒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家饒于

財性好施與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鬻生業以振貧乏結賓客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奇之遂相結親袁術聞其名就辟東城長肅知術不足與立乃攜老稚將賓客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偕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葬畢復至曲阿欲北行而瑜已徙肅到吳矣薦之于權權與語甚悅之因謂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立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教之肅曰昔高帝區區欲尊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之障也今之曹操猶昔之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

有割據江東以覩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不能謙抑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疏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其母衣服帷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荊楚與國接境外連江漢內阻丘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殁二子不睦諸將各懷向背加以劉元德天下雄傑與曹操有隙寄寓于表表知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元德與彼協心上下齊一則宜安撫與結盟好如有乖離宜別圖之以濟

大事肅請奉命弔劉表二子并慰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元德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討曹操元德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事定矣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荆州晨夜兼行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操昭烈欲南渡江肅敬迎之到當陽長坂與昭烈具宣權意及陳江東强固勸昭烈與權并力昭烈大悅時諸葛亮從昭烈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昭烈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其手曰卿欲何言肅曰眾人之議皆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將軍不可迎也何以言之今肅迎

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
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
所歸願早定大計勿惑羣議權太息曰諸人之議皆失所
望今卿開陳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在
鄱陽肅勸權急追還瑜至所言與肅合遂任瑜以行事以
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操敗走肅旣先還權命諸將
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以所乘馬相
迎足以顯卿否肅曰未也衆皆愕然旣坐徐言曰願將軍
威加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輪徵肅始當
顯耳權撫掌笑悅後昭烈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呂範勸
留昭烈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勍敵今雖得

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元德使安撫之以禦北方討之上也權從之操聞權以土地業昭烈方作書筆落于地周瑜病上疏稱肅知略足任乞以代己卽拜奮武校尉領瑜兵四千餘人肅初駐江陵後下屯陸口恩威竝行衆增至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從攻皖城轉橫江將軍昭烈旣定益州權使人求長沙零桂昭烈未許肅屯兵益陽與關羽會昭烈遂割湘水爲界于是罷軍建安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肅爲人方嚴治軍整服號令必行雖在行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喜屬文思度宏遠有過人之明才畫與周瑜埒權僭號顧謂其下曰昔魯子敬常道此可謂明于事勢矣肅遺腹子淑張承謂終當遠到孫休初爲昭武將

軍都亭侯武昌督遷夏口督所至嚴整有方幹孫皓時卒
子睦嗣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少隨母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
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隨當擊賊涙入當顧見大
驚呵之不能禁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
居脫有功名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當死張昭薦蒙代爲別部司馬孫權嗣事料諸小將兵少
者欲併合之蒙賖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閱戎備赫然
軍人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
尉領廣德長從征黄祖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蒙勒

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擒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拜橫野中郎將賜錢十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西破曹操于烏林圍曹仁于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軍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不宜轉奪其兵權善其言遂還肅兵周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眾圍寧寧使人告急諸將以兵少不可分蒙謂瑜曰留淩統守蒙與君行解圍勢亦不久蒙保統能十日守也又說瑜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從之軍到夷陵賊大敗夜走行遇柴道騎皆棄馬而奔兵追蹙獲馬三百匹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敗走遂據南郡還拜偏將軍領尋

陽令魯肅代瑜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之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遂詣蒙酒半蒙謂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必思有以備之肅卒爾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預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撫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此也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屬蒙蒙固辭乃受又為擇師傅輔導之其存心大類此曹操使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數為邊患害蒙伺擊之奇即斂退其部伍多詣蒙降後從權拒操于濡須數進奇計又勸夾水口立塢所以備禦甚至初欲築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

有利鈍戰無百勝脫有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塢成操不能下而退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誘鄱陽賊帥使爲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歲一成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陳其狀於是權自征皖問計于諸將皆勸作土山增攻具蒙趨進曰土山攻具必歷日乃成外救必至不可爲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甚固以三軍銳勢四方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此全勝之道也權從之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黎明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還權嘉其功即

拜廬江太守蒙還尋陽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無功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之時關羽守荆土權令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遺書二郡卽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下而昭烈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至陸口使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而蒙以譎計降普矣蒙留孫河委以後務卽日引軍赴益陽權旣以昭烈通好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爲蒙奉邑師還從攻合肥旣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捍衛後曹操又寇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强弩萬張以拒之操屯營未就蒙急攻破之操遂走拜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

卒代肅屯陸口又拜漢昌太守與關羽接境知關羽驍勇有兼并心且居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曹操尙存禍難方始宜相輔翼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蒙代肅乃建策襲羽權從之到南郡傅士仁糜芳等皆降蒙入據其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中軍無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軍士取民家一笠覆官鎧蒙猶以爲犯令斬之於是震慄道不拾遺會權尋至羽自知勢窮乃走麥城權遂有荆州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未下會蒙疾權時在公安輿置內殿治護萬方病中瘳爲下赦令卒時年四十二蒙少不習書傳每陳事常口占爲牋疏皆得事情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等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

中常恐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等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事孰與孤孤少時歷讀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未讀易至嗣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法自以爲多有所益如卿二人性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卿何獨不自勉耶蒙始篤志不倦博聞強記雖耆儒有所不逮及魯肅聞其言語纚纚曰今者大弟學識該博非復吳下阿蒙矣蒙笑曰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權每歎息謂呂蒙蔣欽進益如此不可及也富貴顯榮更能折節好學輕財尙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乎嘗以部曲事爲江夏

太守蔡遺所劾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誰可代者蒙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旣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開說曰天下未定鬬將如寧難得宜優容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子霸嗣霸卒兄琮襲封琮卒弟睦嗣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曹操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語便及大略此一快也後曹操因獲劉琮張言方帥數十萬衆水陸俱下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備檄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迎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計策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元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

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
比方鄧禹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
其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次于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
之耳圖取關羽勝于子敬子敬荅孤書云帝王之興皆有
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
不足責也然其作軍屯營立辦令行禁止部分有常路無
拾遺其法亦美也權之品藻如此
贊曰瑜肅建拒操之議孫權遽用之卒成大功然瑜昧遠
遠圖不能乘勝佐昭烈以定中原乃欲越荆取蜀而蒙又
復襲羽以攻荆州使曹氏爲不討之賊可與言知哉肅請
借地以業昭烈葢知天下大勢在此而不在彼也而權反

以歸短于肅過矣

卷第三十八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吳載記第七

程普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美風儀有畧計善應對從孫堅破董卓于陽人堅死復從孫策東渡累有戰功策入會稽以爲吳郡都尉徙丹陽策嘗攻祖郎陷于重圍普與一騎扞蔽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得出拜盪寇中郎將策死與張昭等共輔權安集三郡討未服者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操于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先出諸將普最爲

長自權而下皆呼程公好施予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尋復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權封其子咨岐亭侯有韓當者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以便弓馬有膂力亦得幸于孫堅征伐有功為別部司馬及策東渡從定三郡遷先登校尉後以中郎將與瑜普等拒破曹操又與呂蒙襲取南郡累遷威烈將軍封都亭侯建興初進封石城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加都督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少貧賤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察孝廉辟公府皆不應孫堅起義兵從堅西走董卓為別部司馬堅死從策與權攻城陷陳常為冠軍守石

城長縣吏比他邑特難檢制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今寇賊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畏威夙夜勤恪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漸爲姦欺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事乃悉召諸掾吏賜酒肉因出教詰問兩掾具服皆叩頭謝蓋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理遷丹陽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懷附爲人嚴毅而善撫衆士爭用命建安中從周瑜拒曹操建策火攻語詳瑜傳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攻城邑領太守

時郡兵纔五百自以不敵因開城門縱敵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誅其渠帥附從者赦之巴澧遠僻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爲山寇攻略蓋又平之加偏將軍卒蓋當官決事曾無留滯郡人思之圖其像以祀及權僭號追錄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蔣欽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孫策東渡拜別部司馬從策定三郡及豫章累遷西部都尉討會稽東治賊呂合等徙討越中郎將從攻合肥張遼襲權于津北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召還拜津右護軍權嘗至其家見其母練

帳縹被妻妾布㚇歎其貴善守約即敕督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出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于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曰盛數表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耶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勤有膽略萬人督也今夫事未定當爲國訪才豈敢挾私憤以蔽賢乎權嘉之權攻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子壹封宣城侯徐盛者字文嚮琅琊莒人避亂僑居于吳以氣勇聞孫權以爲別部司馬守柴桑長拒黃祖祖長子射帥數千人攻盛時吏卒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卒千餘人已乃

開門出戰大破之射走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領蕪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魏寇嘗大至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艨艟遇迅風船漂敵岸諸將恐懼不知所出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靡遂走多所殺傷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稱藩于曹丕丕使邢貞拜權爲吳王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亦憤惋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雒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鎮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遣兵就船攻盛盛以少禦衆敵不能克遷安東將軍

封蕪湖侯曹丕大舉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丕至廣陵望圍彌亘數百里而江水又盛歎曰魏雖有武騎盈千無所用也卽遁去諸將乃服卒子楷嗣

周泰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從孫策戰有功拜别部司馬權愛其爲人請以自隨策討六縣山賊權駐宣城使士自衞不能千人意尙忽略而山賊數千人奄至權始上馬而賊鋒刃已交于左右衆莫知所爲惟泰奮擊挺身衞權左右由泰竝能就戰賊旣解圍泰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微泰權幾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從攻皖還復補宜春長

後與周瑜等拒曹操于赤壁走曹仁于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曹操出濡須泰即赴擊操走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心頗不服權特爲按行至濡須塢因宴諸將酒半權自行酒至泰所命泰解衣權自指其創痕問所始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權把其臂因流涕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劃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盛等乃服尋拜奮威將軍封陵陽侯卒

陳武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

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料以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嗣業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近多往依之遷偏將軍建安二十二年從攻合肥戰歿子脩有父風年十九拜別部司馬時諸將新軍多逃叛而脩循撫倍至不失一人權奇之拜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都亭侯爲解煩督卒弟表字文奧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竝侍東宮皆相親友尚書曁豔亦與表善後豔得罪時人畏禍及雖常與親厚者皆言疏薄表獨不然以此重之徙中庶子拜翼正都尉以父死敵求用爲將善于撫御人樂爲用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考掠楚毒瀕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得士心使自以意求

其情表即破械沐浴易衣爲具飲食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嘉之欲全其名特貰明罪還表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掎角初表所受賜戶二百家在會稽新安表簡視其人皆壯勇可充卒伍乃上疏還官以補精銳之闕不許表曰今除國賊報父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料取以充部伍權令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舊在官三年得兵萬餘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表即越境赴討遽敗遂降陸遜拜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鎮章坑年三十四卒家財盡于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宅第子

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表天資孝友事母謹慎見孝友傳始施明感表全已遷善改行遂成良將仕至將軍

董襲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絶人孫策至郡襲迎于高遷亭策使爲門下功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從策出討親斬羅勃首累遷揚武都尉策死權年少初嗣事其母憂之問襲與張昭等江東可保否襲對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恩德在人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咸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隲

蔣欽各分部討擊襲所向輒破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權攻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能前襲與淩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士百人人被兩甲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親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繼進祖卽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事斷紲之功也曹操寇濡須權使督五樓船駐濡須口夜半大風樓傾船覆左右散走舸急請襲出襲怒曰受命在此備賊何可委去敢復言者斬是夜船敗襲死

淩統

淩統字公績餘杭人父操從孫權攻黃祖中流矢死統時

年十五爲破賊都尉從權攻江夏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
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軍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
碩列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
于是大獲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破曹操走曹仁遷校尉
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風從攻合肥爲右
部都督時權徹軍還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
使追還前軍軍去已遠勢不相及統帥親近三百人陷圍
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馳去統復還
戰左右皆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
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旣御舟見之驚喜統創甚得卓氏良
藥得不死拜偏將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爲梗概

大節有過于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名邏至統已臥聞之攝衣出執其手以入其愛善類如此統以山民尚多壯悍可以恩威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恭敬盡禮親戚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還會病卒權聞之拊牀而起哀不自勝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養于宮中愛遇與諸子均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負氣任俠輕薄少年羣行特弓矢負甲帶鈴人聞鈴聲知其爲寧屬城長吏接遇稍薄

卽縱所部少年擾其部界凡二十餘年乃止頗讀諸子書往依劉表不見用復請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會孫權伐祖祖軍敗走追兵急寧射殺權將凌操祖既得免待之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之祖不能用又使人誘其僮僕寧欲去恐不免飛知其意乃謂曰吾薦數矣而黃將軍不能用吾今白子爲鄉長可自爲去就寧之縣招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于是奔吳周瑜呂蒙薦之于權權待之與舊臣等寧因進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跋扈終爲篡盜南荊之地山阜形勝江漢流通誠國之西勢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保業者宜早規取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者昏已甚軍無法制往必破之西據楚關大勢

彌廣卽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殆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當勉力方略何嫌于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擒黃祖盡獲其衆遂授寧兵使屯當口初權攻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遣人告急于寧權爲諸將置酒寧避席叩頭血淚交流言飛疇昔恩意顧從將軍乞其首權感其言曰今爲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若爾寧當以頭代飛入函權乃赦之後周瑜破曹操于烏林攻曹仁于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據守之時所將兵才數百人并城中僅千人仁乃

遣五六千人圍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眾皆洶懼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率諸將解圍從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欲夜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兵三百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咳唾聲不敢涉水涉水即爲吾擒肅即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不敢渡而結柴營權嘉其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從攻皖爲升城督手持練身緣城爲士吏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名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曹操出濡須寧以兵三千爲前部督受命往斫敵前營權特給酒肴寧乃選帳下健兒百餘人賜之食食畢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

都督都督伏不肎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曰汝見知于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汝獨惜死乎都督懼卽起拜持酒次通酌軍士各一甌夜二鼓銜枚出斫敵斬數十級操軍大駭舉火如星寧已還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驚老賊操遂遁去寧益見重貴權嘗曰操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相當也寧雖麤勇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好士能厚養健兒士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癘軍旅皆已引去惟麾下虎士千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于津北張遼諜知之卽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嘉之凌統常憤寧殺其父操寧亦備之不與相見

權敕統勿仇徙寧屯于半洲卒

潘璋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孫權爲陽羨長璋從之使募士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賊有功爲别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姦盜賊屛絶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荆州兵數爲寇自璋至寇不犯境建昌寇起轉建昌加武猛校尉討平諸寇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鬬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獨居後便馳進横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屯半洲權攻關羽羽走璋追斬之權分宜都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從襄陽曹丕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

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時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敵兵日渡不絕璋曰賊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敵兵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爲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倘即日遁去璋下備陸口權假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所領兵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焉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士富者或因事殺之以沒其貲數不奉法有司舉劾權惜其功輒原不問建興十一年卒

丁奉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少以驍勇爲小將從璋及甯遂

等攻佺常冠軍稍遷偏將軍孫亮時爲冠軍將軍封都亭
侯曹芳使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帥軍拒之諸將
皆曰敵聞太傅自來必走奉獨曰不然彼掃境而來必有
成規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唐咨
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
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
北風奉擧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營諸將置酒高
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正在今日乃使兵
解鎧着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之不爲之備奉乃縱兵斫
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亦至敵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
都鄉侯曹髦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

春迎之與敵追軍戰于高亭跨馬持矛突入其陳斬首數百級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諸葛誕據壽春來降敵兵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于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與張布謀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名奉告以本謀奉曰綝兄弟支黨甚衆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衛兵以誅之休納其策因會召綝即至奉與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督孫皓立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卒

贊曰蓋將略吏能皆有可稱欽折節好學以公滅私盛憤慨于邪貞統降意于盛暹奉破强敵夷鉅姦舒徐不迫皆

江東翹楚不幸委質非其人不得與趙雲等方駕惜哉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九

江東遊從不幸遽遭其人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吳載記第八

朱然

朱然字義封九眞太守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養以爲子嘗與孫權同學書相親愛及權嗣事以爲餘姚長時年十九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以爲太守會山賊大起討平之曹操寇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攻關羽別與璋追斬關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呂蒙病革權謂誰可代卿者對曰朱然膽氣有餘可任蒙卒權假然節

鎮江陵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曹丕遣曹眞夏侯尙張郃等攻江陵丕自至宛爲援連屯圍城權遣孫盛督萬人備洲上立圍塢爲然外援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退郃郃據洲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圍不克時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才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矢注如雨將士皆失色然方厲士卒伺隙攻破兩屯眞等攻圍凡六月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穀且盡因與敵通謀爲內應事覺然戮泰以徇眞等不能克乃徹攻遁去由是名振敵國改封當陽建興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還師潘璋斷後夜出亂行敵追擊璋不能禁然卽還拒敵使前船得引旣遠而後發拜車

騎將軍右護軍十一年權與漢尅期大舉討曹叡權自向
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左右督會吏士疾病引還權使
攻曹叡祖中敵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險斷然後時
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集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
逆忠忠戰不利質等亦走復攻祖中敵將李興等聞然深
入帥步騎六千斷其後然夜出逆戰軍以勝反先是歸義
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
恩養臣今奉天威出征事若克捷欲以所獲耀遠近方舟
塞江足解上下之忿惟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抑其表不
出及羣臣入賀權出其表曰此家前有表孤以爲難必今
果如其言可謂先見之明即拜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

滿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雖時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前者咸行裝束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延熙十二年卒年六十八子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從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累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至西陵孫皓時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請復本姓權不許至績時表還爲施氏尋卒

朱桓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權初除餘姚長時饑疫相承桓親省醫藥督饘粥士民感之鳩集吳會二郡遺散得萬餘人丹陽鄱陽山賊蠭起桓督諸將赴討應時平定遷裨將軍

封新城亭侯代周泰爲濡須督曹仁步騎數萬寇濡須仁
欲以兵襲洲上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赴羨溪既發仁
進軍拒濡須七十里桓使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兵奄至
時所部兵在者才五千人諸將皆懼桓諭之曰凡兩軍相
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朱桓
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
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爾今仁既非知勇加以士卒甚怯
又人馬疲困跋涉千里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
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
來尙不足憂況仁等耶因偃旗仆鼓外示虛弱以誘仁仁
果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

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地也仁自將萬人留橐
皐且為泰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擊雕等身自拒泰
泰燒營遁遂梟雕生虜雙等送武昌臨陳及溺死者千餘
人權嘉其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周魴譎誘曹休休將
步騎十萬至皖城迎魴時陸遜為元帥桓與全琮為左右
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自恃衆盛僥倖一戰桓曰
休本以親戚見任非知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當由夾
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
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
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雒此萬世一時不
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故其策不用尋拜前

將軍曹叡廬江主簿呂習請兵迎已欲開門爲應桓與全琮迎之既至事覺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許廣三十丈深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魏廬江太守李膺嚴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動是時全琮爲督權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詰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尚氣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憤發怒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耳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欲殺之綜至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斫殺之其佐軍進諫又殺之遂託狂疾詣建業治病權惜其才不問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護視數月

復還屯權由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途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聖姿當君臨四海猥委重任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桓性護前恥爲人下每臨敵節度不得如志輒嗔恚憤激然輕財重義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親族俸祿資産皆與共之及疾舉營憂戚年六十二延熙元年卒子異字季文以父任爲郎累遷鎭南將軍曹芳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與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敗延熙末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不克還爲孫綝所害

呂範

吳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避地壽春孫策見而異之遣迎母於江都常從策跋涉不避危急策每與升堂飲于母前從東渡到横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丹陽湖熟領湖熟相還都督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駐海西與强賊嚴白虎相結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于海西梟其大將陳牧又從攻祖郎于陵陽太史慈于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曹操至赤壁與周瑜等破之拜裨將軍昭烈會孫權于京範密請畱之還平南將軍屯柴桑權攻關羽過範謂曰昔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曹休張遼臧霸等來寇範督徐

盛全琮孫韶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
南昌大風時遭船覆溺死者數千人軍還拜揚州牧州民
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敬禮焉其居處服飾于時靡奢
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而略其侈又有自範與賀齊服
用僭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伯今
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
適足作軍容何損于治哉初策使範典財計權時少年私
有所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
有所私用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
甚悅之及嗣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
用也建興二年遷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權還建業過其

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時大會羣臣謂嚴畯曰昔孤以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避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子敬英爽有殊略孤一見與語便及大事與禹相若呂子衡忠亮篤直性雖喜奢然憂公爲先避袁術而歸吾兄每憂兄事乞爲都督辦護嚴整加以恪勤與吳漢何異故以二人方之指趣非私之也畯等乃服子據字世議以父任爲郎累遷中郎將數破山賊又從潘濬討五溪有功朱然攻樊據與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

右部督還越騎校尉俄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爲太子右部督孫亮立拜右將軍東興之役赴討有功明年孫峻害諸葛恪遷據驃騎將軍帥師攻曹髦未及淮聞峻死以從弟綝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其黨逆于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曰恥爲魏臣遂自殺

賀齊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本姓慶氏避安帝父諱改焉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矣齊聞大怒立斬之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轉守太末長孫策臨郡察齊孝廉

領南郡都尉破降侯官賊張雅詹强等累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險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攻將吏患之齊身視形便陰募輕捷士作鐵戈密于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軍因得上大破僕等餘皆降散凡斬首七千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黟歙凡六縣立新都郡以齊爲太守立府于始新加偏將軍初齊討諸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

刀劍不得拔矢皆還向戰輙不利齊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雖禁必不能禁無刃之物乃多作勁木白棓選精卒五千人爲先登賊恃其禁不加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棓擊之禁者果不能施行擊殺數萬計十六年郎稚合衆數千人起餘杭齊復破平表分餘杭爲臨水縣被命詣所在及還權出祖道賜軿車駿馬豫章彭材等衆萬餘人爲亂齊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勁勇爲兵次爲縣戶遷奮武將軍從攻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奮擊得盛所失會張遼掩襲津北齊兵已渡即還迎權權既至大船遂宴諸將齊離席流涕曰至尊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願以此

爲終身之戒權起拭其涕曰謹以刻心非但書紳而已鄱
陽賊尤突受曹操印綬化民爲盜陵陽始安涇縣皆應之
齊與陸遜討擊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三縣皆降得精兵八
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
章武二年曹休爲寇齊以道遠後至會洞口諸軍遭風流
溺所亡幾半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依以爲
聲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
刻丹鏤青蓋絳襜弓矢皆取上材蒙衝鬭艦之屬望之若
山休等憚之遂遁去遷後將軍初晉宗爲戲口將以衆叛
附曹丕丕以爲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恥
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

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達弟景皆有令名景子郜
字興伯孫休時爲吳郡太守皓立召爲左典軍遷中書令
領太子太傅皓凶暴驕矜政事日弛郜上疏言甚剴切皓
深恨之郜奉公守正近倖所憚乃共譖郜與樓〔玄〕謗毀國
事俱被責詰〔玄〕徙南荒郜原復職尋亦被誅有子循
贊曰曹操以荀彧比張良而孫權亦以魯肅方鄧禹呂範
方吳漢是欲以高光自處多見其不知量也諸葛亮王佐
之才昭烈尊之如父師而未嘗擬之古人蓋帝王之于其
臣自有契豈待言而後見哉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一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吳載記第九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弱冠受學于宋忠山陽王粲見而異之由是知名荆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贓穢不治濬按殺之一郡震慄轉湘鄉令治有能名昭烈領州以爲治中從事及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將吏皆歸附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泗交流哀哽不自勝權慰撫之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

令尹此二人楚國之先賢皆爲名臣卿獨未有降意將以
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拜謝拜輔
軍中郎將遷奮威將軍封亭侯權僭號拜少府進封劉陽
侯權數出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暫出耳不復如往
日也濬曰天下未定機務方殷射雉非急有如弦絕括破
皆能爲害願以臣故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毀之權
自是不復射遷太常五溪蠻夷反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
賞罰必行法不可干俘馘萬計由是羣蠻悉衰弱一方寧
定降人隱蕃以辯給爲時流所侚濬子翥亦與之遊濬聞
之大怒責翥曰吾受國恩誓以死報爾輩在都當念恭敬
親賢慕善何爲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之心震面熱

惆悵累旬書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趣責餘餉人咸怪之後蕃果以謀叛誅衆乃服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爲漢大將軍或間濬于武陵太守衛旍云濬遣使密與琬相聞旍以啟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即封旍表示濬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掌留事還復蒞校事呂乙竊弄威柄顧雍朱據等皆禁止黃門侍郎謝玄乘間問乙顧公事何如乙曰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乙乙未對玄曰得毋潘太常乎乙良久曰君語近之玄謂曰潘太常常切齒于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明日擊君乙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詣建業欲極言乙姦利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乃大請百寮欲因會刃乙以身當之爲國除害乙密

聞之稱疾不至濬每進見無不以乙爲言由是乙寵漸衰後遂伏誅權引咎責躬因遂謝大臣語在權傳延熙二年卒翥字文龍爲騎都尉早卒翥弟祕累遷至尙書僕射代習溫爲荆州大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呂岱

呂岱字公定廣陵人避亂南渡孫權嗣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因繫岱處法應對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會稽東治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討平之拜昭信中郎將督孫茂等從取長沙三郡留鎭長沙還廬江太守代步隲爲交州刺史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眾于南海界權令岱討之

生縛金送都還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其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眞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拒良等岱上疏請討之徽聞岱至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罷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眞斬獲萬計又遣從事南宣國命旣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來貢權嘉之拜鎭南將軍建興九年召還鎭長沙漚口會武陵蠻蠢動岱與太常潘濬討之十二年屯陸口後徙蒲圻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至召岱督劉纂唐咨等分

部討擊皆破平之代潘濬領荆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
頭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動岱自表輒行星
夜兼程權遣使追拜交州牧破斬式等郡縣悉平復還武
昌時年已八十體力精强躬親吏事及陸遜卒諸葛恪代
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
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立拜大司馬岱
潔己奉公所至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寒權
聞之太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
困而孤不及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于是加賜錢穀布帛
歲有常數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智岱知其賢遂
薦之權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

諫正又公言之人以告岱岱歎曰此吾所以貴德淵者也原死岱哭之慟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延熙十九年卒時年九十六子凱嗣

全琮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父柔靈帝時爲尚書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尋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至吳柔舉兵先附策表爲丹陽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之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以賑贍不及報柔更奇之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數百琮傾家給之權以爲奮武校尉使

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漢將軍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取之計及羽敗權謂曰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華陽亭侯章武二年曹丕使其將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敵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候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尹盧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塘侯建興三年領九江太守與陸遜敗曹休于石亭遷衛將軍左護軍權以女妻之十二年督步騎五萬攻六安民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全哉有如不利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延熙九年

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琮爲人恭順善于規諫而言辭未嘗切忤初權將圖朱厓及夷洲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絶瘴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反所獲幾何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竊所不安權不聽軍行幾歲死者十八九權深悔之後以語琮琮曰當是時羣臣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寵貴賜累千金然謙虛接士一無驕色延熙末卒子懌嗣

駱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父俊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拜陳相爲袁術所殺統母改適爲華歆小

妻統時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升車不顧其母流涕于後其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歲饑鄉里及遠方客至者統忍飢輟食食之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臞瘠哀之素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厭我何心獨飽姊曰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以其私粟助之施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為烏程相名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有所聞見夕不待旦嘗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撫問密意誘諭使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及淩統卒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煩數重以疫癘民多損耗上

疏言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應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官民政俗日以彫弊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留神思省權深納其言章武中曹仁攻濡須使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等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書數十上所言皆切中時疾建興六年卒時年三十六

周魴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錢塘賊帥彭式等作亂以魴為錢塘侯相討平之遷丹陽西部都尉鄱陽彭綺攻沒屬城拜鄱陽太守與胡綜協致討遂生擒綺加昭義校尉權使譎誘曹叡將曹休休信之率步

騎十萬竟入皖鲂亦率衆從陸遜横截休休衆冰裂瓦解斬獲萬數事捷軍旋權謂曰君之功當書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賊率董嗣負阻鈔略豫章諸郡吾粲唐咨等攻守不克鲂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遣諜授以方略狙誘殺嗣嗣弟懼詣陸遜降由是數郡皆得安集在郡十三年賞善罰惡恩威並著卒子處嗣

鍾離牧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曾相意七世孫也父緒爲樓船都尉兄駰上計吏牧童齔時性遲訥駰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人不以爲然少喬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將刈穫縣民有認其田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

其稻與其人縣長聞之名民係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
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廢公
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故來暫住今以少稻
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係
民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米六十斛送還致牧閉門
不受民輸置道旁無有取者牧由此顯名延熙五年由郎
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進爲丞相長史轉司直
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爲監軍使
者討平之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漢亡武陵五溪夷與蜀
接界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曹奐遣
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

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府吏何以禦之皆曰諸夷負險不可以兵進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夷境內侵誑誘人民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急之勢也敕外趣嚴掾吏沮議者軍法從事撫夷將軍高尚議牧曰晉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之又是時有漢爲援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巳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尋舊郎帥所領晨夜進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二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千餘級純等遁去五溪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復以前將軍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貲財士民思之子禕嗣

畱贊

畱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吏與黃巾賊率吳桓戰手斬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信性剛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略輒對長歎因謂其所親曰今天下大亂英雄竝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居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冀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絶良久家人驚怖徐引其足足信創愈因能行淩統與語奇之乃薦于權遂被試用數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政得失每切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出東興贊爲前部戰先陷陳大敗敵軍還左將軍孫峻侵淮

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病篤令贊將軍資重先行還敵將蔣班以步騎四千來追贊病困不能軍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之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俱死無益適以快敵耳弟子不肯贊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是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聞者痛惜焉二子略平竝爲大將

贊曰濬湜威於舒燮岱濫刑于士氏魴譎詐以成功牧驕傲以取名固不足道然濬切齒姦人岱傾心益友而贊不以疾廢而忘于勳業者亦可傳也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二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校梓

吳載記第十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本名議世為江東大族祖紆敏而好學仕至城門校尉父駿九江都尉遜少時從祖康為廬江太守往依焉袁術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于康子績為之經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出為海昌屯田都尉並領縣事歲薦荒開倉賑民勸農桑百姓蒙利時吳會稽丹陽民多逃匿山澤間遜陳便宜乞募為兵以所募新兵討擊會稽賊潘臨鄱陽尤突等皆

討平之拜定威校尉屯利浦權以兄策女妻之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峙豺狼窺望欲寧禍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險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爲內應權遣遜討之棧支黨多遜兵少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出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遜部伍東三郡强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兵數萬人宿惡除盪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言顧人不爲耳呂蒙託疾

詣建業遜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所言然吾疾篤遜曰羽矜氣凌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于我若聞公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宜善爲計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爲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推尊之羽見其有謙下自託意無他嫌遜具啓形勢有可擒之機權乃潛軍而上使遜爲呂蒙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封華亭侯諸城皆下遂殺羽遷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天子東征權命遜爲大都督與朱然潘璋等拒王師王師敗績加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改

封江陵侯時車駕在白帝徐盛潘璋等爭先犯蹕權以問
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蓄姦
心謹決計還無幾丕軍果至三方受敵少帝踐祚權遣使
聘漢丞相諸葛亮凡事所宜輒令遜遜答于亮并刻權印
置遜所權每與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
改之以印封行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誘曹叡將曹休休
以衆入皖乃以遜爲大都督逆休休旣覺恥見紿乃自恃
衆盛請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
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計車
乘萬兩軍資器械山積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
權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遺還西陵儀拜上大將軍右都

護是歲權詰建業留其太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
典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于堂前作
鬬雞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益用
此何爲慮卽毀之射聲校尉松于公子中最親而兵不整
遜卽髠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
景曰禮之長于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今侍
東宮宜道仁義以彰德音彼不經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
在外乃心于國上疏陳時事以科法嚴峻爲言權欲發兵
取夷洲及朱厓皆以咨遜遜上疏言朱厓絕險民猶禽獸
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
事但當蓄力而後動耳臣以爲養士民寬其租稅衆克在

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矣建興十四年權北侵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賊得韓扁具知我虛實且水乾宜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荳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有知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顧憂得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設施既定然後出耳今便退賊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驟趨船敵不敢至曹叡江夏太守逯式頗爲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素有隙遜聞之卽僞作

答式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示式式惶懼遂送妻子還雒由是吏士不復附竟以此免罷中郎將周祗請于鄱陽召募權以問遜遜謂此郡民易搖難安恐召亂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亂殺祗攻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之遜聞即討擊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乙竊弄威柄遜與太常潘濬憂之言則流涕後權誅乙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厷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爲本强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困國富民瘠國强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蒙利而用以立效亦難爲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願垂寬厚寧濟百姓數年之

問國用小豐然後圖之代顧雍爲丞相太子與其弟霸交隙遜上疏陳嫡庶之分不可不正權不聽而遜外孫顧譚顧承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使責讓遜遜憤恚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貲初暨豔建營府之論遜戒之以爲必及于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有聲名而遜謂終敗勸竺兄穆與之別族其先見類如此長子延早歿次子抗嗣孫休時謚曰昭

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父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送

葬東還詣都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
使臨詰抗抗事事條對權意漸解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
恪換鎮柴桑抗臨去繕治城圍葺理牆屋園圃桑果皆不
妄取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壞損深以爲
愧後詣都治疾疾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
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勿令
人見也尋拜奮威將軍曹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柴
桑督赴壽春破敵軍遷征北將軍都督西陵孫皓初加拜
鎮軍大將軍施績卒拜都督信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
治樂鄉抗聞皓政令多闕憂之乃上疏陳便宜十七條時
何定弄權宦官與政抗上疏諍諫西陵督步闡叛遣使降

晉抗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敕諸軍更築嚴圍自赤溪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督厲如敵已至眾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敝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其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敵何以禦之諸將每欲攻闡抗皆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不得已聽令一攻軍果無利圍備始合晉羊祜率軍向江陵諸將皆謂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無已吾寧棄江

陵而赴西陵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陵督張咸
作大堰遏水以絶寇叛祜欲因所遏水以浮船運糧揚聲
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急破之諸將皆諫不聽祜至
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
帥水師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
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
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
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
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
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
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項領伺間兵不得分乃

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洶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敗祜等皆走遂拔西陵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餘皆請赦之全活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加拜都護抗嘗遺祜酒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時謂華元子反復見于今抗聞武昌薛瑩徵下獄上疏救之曰儁乂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周禮有議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比聞薛瑩卒見逮錄甚失民望宜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天下幸甚不納俄拜大司馬荆州牧明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頃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

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有如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吾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得涉遜跡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可遣赴自步闡以後益見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强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才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未統國事無用兵馬黃門宦豎開列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旨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濟大事此臣所深憂也臣死之日願以西方爲屬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元機雲分領其兵其後晉

伐吳王濬順流而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仕至
偏將軍封毗陵侯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爲王濬兵所害
機雲仕晉

陸瑁

陸瑁字子璋遜弟也少好學篤義蔣纂袁迪等貧有志操
皆依瑁以居割少分多與同豐約同郡徐原與瑁初無雅
故臨終遺書託以弱孤瑁爲墳墓教育其子從父績早亡
二男一女皆幼無歸瑁收視長養至于成人州郡辟舉皆
不受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曖昧之失
瑁以書規之豔不能用卒至于敗建興初公車徵拜議郎
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反覆欲自伐之瑁上疏以爲

不可辭多因不載權載覽瑁書嘉其辭理端切遂止死年三
二年卒子喜字文仲亦該通典籍好人倫孫皓時爲選曹
尚書後仕晉

陸凱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也章武初爲永興諸暨長所至有治
迹拜建武都尉雖在軍旅手不廢書好太[元]論演其義以
筮輒驗延熙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建武校
尉壽拜巴丘督偏將軍都鄉侯轉武昌右部督與諸將赴
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立拜征北將軍假節皓
初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左丞
相皓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睛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

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時徙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公卿媚上以求寵囚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痛心又言武昌土地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其指陳得失甚憕

切將何定佞巧貴倖用事凱面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壽終者乎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反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俄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用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越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留神思訪以時務卒時年七十二皓嘗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平卿所諫又非也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

上疏指陳皓不遵先帝者二十事子禕爲太子中庶子皓追忿凱直陳徙禕家建安

贊曰遜工于制勝而謬于謀國知襲關羽以取荆州而不知佐漢以定中原才有餘而知不足故也抗策西陵算無遺慮凱奮不顧死而納忠于暴君亦難矣哉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三上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吳載記第十一上

虞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四世祖廣零陵太守曾祖承平輿令祖鳳父歆日南太守世受孟氏易最有師法翻少好學有高志太守王朗命爲功曹策略地至會稽翻時居父喪朗旣敗走策從請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嘗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遇山中翻問左右安之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曰此草深卒有猝急馬所不及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前

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翻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伐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遠近皆集遂從平定三郡策討黃祖旋軍欲取豫章使翻往說其太守華歆歆降還計功行賞因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中國士大夫語吾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孤意以爲不然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欲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乃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明府失良佐矣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遂遣還郡尋爲富春長州舉茂材漢名爲侍御史皆不就司空曹操

表碎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耶拒而不受翻與少府孔融書幷示以所注易融復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諍權不悅又性不詭隨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通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假此以釋翻也羽既敗遁去權使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其言權既與魏和遣于禁還翻諫曰禁敗數十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還之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權爲吳王大宴羣臣自起行酒翻伏地

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欲手劍之坐者莫不惶懼惟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蓄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操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基曰操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比操乎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曰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舟與麋芳遇先驅曰避將軍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翻後乘車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耶芳聞之有慙色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謂仙人

世豈有仙人也哉權積怒于是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爲易老子論語訓注皆傳于世初翻欲注易奏疏曰臣生值衰亂長于軍旅習經于枹鼓之間承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過披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而所覽諸家解不離俗義有不當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又曰經之大著莫過于易自漢初以來讀易者解之率少孝靈之世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愈于俗儒至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曉又言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

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同也伏見元所注尚書顧命以康王執瑁古月字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字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冃字讀當爲柄古柄冃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又馬融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字訓詁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于元又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去南方每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

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戾頗有舛謬更爲立法并
著明揚釋宋以理其滯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後權遣將
士至遼東海中風濤多所漂沒權族悔之乃曰昔趙簡子
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翻諒直盡言國之周舍
也向使翻在必無此役趣下交州名翻還會翻已卒十一
子第四汜字世洪最知名孫休時累遷散騎中常侍後爲
監軍使者討扶嚴有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汜
弟忠字世方好獎拔人物識吳郡陸機于童稚稱上虞魏
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仕宜都太守弟聳
字世龍清虛無欲進退以禮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弟
昺字世文少倜儻官至廷尉尙書後仕晉爲濟陰太守

張溫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父允爲孫權東曹掾溫少有節操神視爽邁權聞之問羣臣曰溫當今誰比劉基曰可輩全琮顧雍曰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矣徵至瞻視祥華觀者傾竦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漢權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之意以故屈卿行溫至益州詣闕拜章曰陛下以聰明之姿上契往古總百揆于良佐遐邇望風莫不忻賴吳國清澄江滸願從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謹奉所齎函書布於執事漢廷諸公重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未究權既陰銜溫

稱美漢政又疾其聲名太盛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因并及溫豔字子休與溫同郡溫薦爲選曹郎遷尚書豔性狷厲好清議疾時郎署濁雜欲臧否區別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降數等其守故者十不能一居位貪鄙志趣卑污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恚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時多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公豔彪皆自殺溫素與豔彪同意權即幽溫有司下令數其罪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後六年病卒初餘姚虞俊見溫名盛歎曰張惠恕才多知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之言意未之信及溫廢斥乃歎俊之明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

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于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弟祇白皆有才與溫俱廢

韋昭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爲尚書郎任太子中庶子時蔡潁亦官東宮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昭著論以譏之其辭曰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歿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故晨興夕寢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積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勞身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于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顯榮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玩博奕廢事墮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之以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刧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妨日廢業終無所補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宜勉至道

愛惜功名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急先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假令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知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藝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初諸葛恪表爲太史令譔吳書華覈薛瑩皆與參訂孫休時爲中書郎博士祭酒休令昭依劉向故事校羣書又欲令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憚昭以古今正義正休于己不利固爭不可及孫皓入繼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旨言祥瑞皓以問昭昭對曰此家人

篋篚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昭執以和不登大位宜名爲傳皓愈怨昭益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皓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宴羣臣無不竟日無問能否以七升爲限昭素飲不過三升初見優禮常蒙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至其隙開更見偪强輒以爲罪又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爲歡或有酒過及犯忌諱輒見收繫甚者誅戮昭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非佳事也故止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違命不忠積怨纍之獄昭因獄吏上辭曰世閒有古歷注其所載記多虛謬尋按傳記考同異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尙未

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佳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
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
乖誤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
鈔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謹先死上秘府
乞垂恩省昭冀以救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益以詰責而
華覈連上疏救曰昔李陵敗降匈奴司馬遷爲陵游說漢
武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
垂於無窮今昭於吳亦漢之史遷也所撰吳書雖已有紀
綱然序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
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
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材如昭者實不可使闕不朽

之書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其書傳之百世皓不許竟被誅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

王蕃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博覽載籍爲尚書郎去官孫休時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並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嘗使漢漢廷諸公稱焉還爲夏口監軍孫皓初蕃與樓元等爲常侍中書丞陳聲皓之嬖倖數譖毀之蕃氣節俱高不能阿旨時時忤意皓以爲恨會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不悅輦致于外俄名入酒未解蕃素威重行止自若皓大怒叱左右斬之于殿下衛將軍滕牧

征西將軍留平爲請不能得時年三十九樓元者字承先沛郡蘄人孫皓以爲散騎中常侍累遷大司農時禁中主者自用親近爲之或言親密近職宜用士人皓因敕有司求忠清之士以充其選遂用元爲宮下督主殿中事元從九卿持刀侍衞正身率眾論事切直數忤皓或誣元與賀邵相逢駐車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詰責徙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乞赦元罪責其後效皓疾其名聲復徙元及子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敕奕鴆殺之據至交趾病死奕以元賢者不忍加害會奕暴卒元始見其敕書遂自殺

華覈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以文學爲祕府郎遷中書丞孫皓初封徐陵亭侯皓營新宮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天殃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宏基而犯天地之大禁愚所未安又懼所召民役或有來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至則大衆聚會鮮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大敵所喜

也皓不納遷東觀令領右國史上疏辭讓皓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宜勉修厥職前後陳便宜薦賢能解釋罪愆書累百上皆有補益文多不載後以微譴免數歲卒

吾粲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孫河表爲曲阿丞遷長史治有能名與同郡陸遜卜靜等齊名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曹休于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皆斷絶漂着北岸或

遭覆沒其大船尙存水中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覆皆以矛戈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舟人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活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名處士謝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時鳴爲貴何必隱形于天外潛鱗于重淵者哉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孫和孫霸之變抗言執正明庶嫡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諍諫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死同郡朱據者字子範風姿秀偉膂力過人精于論難章武中補侍御史時選曹尙書曁豔疾貪汚在位

欲沙汰之據謂天下未定宜以功掩過棄瑕錄用舉清厲
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患豔不聽卒敗權追思
呂蒙張温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
領兵屯湖孰權以女妻之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禮士
輕財好施建興末始鑄大錢一當五百據部曲應受三萬
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乙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于
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乙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
斂權數責之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自覺
之言王遂所取權大感悟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
乙罪賞助百萬延熙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之變擁護
太子言則懇至義形于色守之以死左遷新都郡丞未到

中書令孫宏譖之因權寢疾矯詔賜死二子熊損孫亮時爲全琮妻孫氏所譖皆遇害

滕允

滕允字承嗣北海劇人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同州里遭亂渡江依繇繇敗歸孫氏時孫權爲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寛厚稱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賞令損益潤色之不幸早卒權稱吳王追録舊恩封允爲都亭侯允有節操美風儀權以女妻之年三十起爲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每聽訟察言觀色務盡情理權寢疾徵爲太常與諸葛恪等受遺輔政孫亮初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允諫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天下莫

不震動萬姓之心冀蒙君而休息今以勞役之後興師出衆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按甲息兵觀時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苟衆不悅君獨安之恪不以爲然以胤爲都下督統留都事胤晝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宵不寐孫峻既害恪進胤爵高密侯峻雖與胤內不相悅而外相優容峻卒以軍國事付其從弟綝呂據聞之大怒與諸督將連名薦胤爲丞相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鎮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兄慮以兵逆據復遣華融丁晏告胤取據并喻胤宜速去胤自以禍將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綝表言胤反使將軍劉承率兵圍之胤笑談自若

或勸[允]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半[允]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令部曲說呂侯已在近道故皆爲[允]盡死無離散者比曉據不至綝兵大合遂遇害夷其族將士死者數十人後綝伏誅孫休令具禮改葬

贊曰易曰天地閉賢人隱當孫曹割據時天地之否極矣而一時之士不能高舉遠引或以猜忌斥或以忠諫死其不免十八九亦其有以自取之也悲夫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三上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三下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淩校梓

吳載記第十一下

趙咨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強識有專對才累遷中大夫權使使于曹丕丕善之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略時有餘閒博覽經傳採拾精華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乎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否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入九十人如臣者車載斗量不可勝計又曰吳

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丕問其故曰納肅于凡品是其聰也拔蒙于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大國是其略也丕奇其對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沈珩

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綜經籍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專對才乃遣使于曹丕丕謂曰吳嫌魏東向乎對曰不嫌丕曰何也對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

盟亦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信然乎對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語所未聞也丕善乃引衍自近談笑竟日衍隨事應荅無所屈滯衍還言于權曰臣聞侍中劉曄數爲賊畫計終不保其能久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犯敵也今爲朝廷慮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實繕治舟車增作戰備撫養民兵使各得所尊延英儁獎厲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稱旨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鄭泉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大志孫權以爲郎中嘗謂曰卿好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

直今遭不諱之朝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欲怖之使捉出付有司趣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爲出而屢反顧乎曰雖恃恩覆知無所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聘于漢帝問曰吳王何以不荅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簒其位陛下以宗室之親有維城之固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正義是以寡君不能復書耳性嗜酒每曰願得美酒五百斛四時甘味置兩頭反覆飲之憊即止而啖肴核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臨卒謂所親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

馮熙

馮熙字子柔潁川人異之後也孫權爲車騎將軍拜東曹掾遷立信都尉昭烈皇帝崩使熙聘弔還爲中大夫後使于曹丕丕曰吳王若欲修宿好何爲復遣使于漢熙曰西使直報問耳非有他謀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雕瘁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對曰吳王性識聰明善于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禮賓旅親賢愛士賞不釋怨仇罰必加有罪臣下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積粟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富彊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丕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爲回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

懼見逼不從則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
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于雒陽

陳化

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羣書氣質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重爲郎中令使于曹丕丕宴之謂吳魏峙立誰當平一宇內者乎化曰易稱帝出乎震竊聞先哲知命舊說黃旗紫蓋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興于西丕笑而無以應心善其對使畢當還禮遺甚腆權以化使命光國除尚書令頃之遷太常復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勑子弟廢田業勿治產仰官稟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卒以古事爲鑑不

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敕宗正妻以宗女化以疾力
辭權不違其志年踰七十上疏乞骸骨遂家于章安卒長
子纖字公熙少有志操全琮表稱任大將軍被召道卒

李衡

李衡字叔平本襄陽兵家子避亂渡江占籍武昌聞羊衜
有知人之鑑往見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時
校事呂乙竊弄威柄大臣畏偪莫敢有言衜曰非李衡無
能困之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乙姦利數千言權有
愧色無幾乙敗而衡大見用後爲諸葛恪司馬恪死出爲
丹陽太守先是孫休在郡衡至數以法繩之妻習每諫之
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其妻曰不用卿言以至于此欲

奔雒陽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加無禮于瑯琊王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士大夫乎衡曰計將安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囚于獄表列前失並求受罪如此乃當還見優饒非直活而已衡從之休聞之曰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鈎斬袪在君為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尋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產業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終敕其子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得一匹絹亦可足用既卒其子以白其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七八年

矣必汝父遣爲宅汝父常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荅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甘橘皆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益饒云時有谷利者亦起于微賤少給事權左右建安二年合肥之役師還權乘駿馬在津橋北追兵卒至橋南已徹丈餘利使權持鞍緩鞚利于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權旣免德之封都亭侯利以謹直親近性忠果明亮言不苟且權甚愛信之權嘗于武昌造大船成名曰長安試泛之于釣臺沂時風猛甚利令柁工趨樊口權曰當趨羅州利拔刀向柁工曰不趨樊口者斬工卽轉柁入樊風愈猛不可行遂還權曰阿利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于不測

之淵戲猛淚之中船樓裝高假或危顛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自是益貴重之常呼爲谷而不名

贊曰谷珩泉化爲主將命使事無關所謂正固足以幹事衡勇于摧姦利敢以弱遼而陳壽皆不爲之傳至于曹氏之黨如華歆之弒逆賈詡之殘鷙國淵之禍賊爲之委曲覆護而妄譽其抑揚之際顧不謬哉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三下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四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校梓

魏載記第一

或謂常曰子之不與魏以禪者何曰禪名也有其實而名隨之實不至而强與之名其可哉曹氏代漢以簒而特假禪之名以文之耳有識君子固嘗切齒且著論以非之矣而世俗之人惑于偏見或以禪之名歸之也禮蹴路馬芻有誅孔子惜衞以繁纓假人蹴芻細故也繁纓微物也聖人必嚴爲之辭者謂其漸不可長且爲後世慮也曹氏代漢之心非一日也始殺其賢者次及其大臣次及其宗族其後弑及主后與其皇子始而九錫之請繼而旄頭鐘虡

又繼而出警入蹕其後冕有十二旒而繁陽之臺築矣山陽之號加矣元惡雖斃狂童嗣逆釁積于人存事成于身後更有以也蹴芻之誅繁纓之惜聖人慮後世若是之深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漸非一日之積也嘗讀史至獻帝垂愍相舍之言命在何時之語使人氣拂膺者累日是可以禪之名與之乎或又謂晉宋齊梁之相代皆是篡也或者且以正統歸之子獨于曹氏靳者何也曰不然晉宋齊梁之亡民心無所繫則凡君我者非正統所存乎曹氏之篡昭烈固無恙也漢氏未殄民心未解曹氏既以禪自名或者又欲以正統歸之其忍哉或又謂孫權之與曹操無大相遇子之書嚴于責操而恕于待權者何曰春秋誅首惡

操其始禍者也權之初本以誅操復漢爲辭魏既僭號自顧力不能討而恥居其下姑自王以夸示其國人耳其本心或不爾也要必有能辨之者

曹操

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人祖騰安帝時爲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使騰侍書及帝即位遷中常侍帝崩無子太尉李固大鴻臚杜喬等以清河王蒜賢明而于屬最親欲立之而大將軍梁冀忌其賢且長恐不爲己利時蠡吾侯志在京師又娶冀妹欲立志而衆議又附固等冀憤恨不知所出騰與其黨夜往說冀曰將軍秉攝樞機賓客縱橫多過失清河王賢明果立則將軍變禍不久矣

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奮怒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帝立以騰有定策功封費亭侯遷大長秋加特進騰用事凡三十年勢燄熏炙蜀郡太守因計吏納賄于騰益州刺史种暠發其姦因以劾騰帝不省父暠不知所出或云夏侯氏子騰匄養焉靈帝時襲父封遷大司農密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驟進太尉避亂瑯琊為陶謙麾下所殺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常私入中常侍張讓家讓覺之踰垣而走汝南許劭名知人操詣劭求為己目劭鄙之不荅乃以他事脅之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說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名十餘有犯禁者皆棒殺之遷頓

上令召拜議郎除濟南相遷典軍校尉董卓之亂乃變姓名東歸道過故人呂伯奢會伯奢出其子爲具饌客操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手劍夜殺八人既而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是歲至陳留合義兵將以討卓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袁術韓馥等義兵起推袁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挾天子遷長安卓留屯洛陽操至滎陽汴水與卓將徐榮戰不利夜遁二年夏卓還長安操引兵入東郡三年王允誅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專政青州黃巾入兖州殺刺史劉岱濟北相鮑信等率州吏迎操爲兖州牧收其精銳遂破黃巾降之號青州兵四年引兵攻陶謙復父嵩之怨破彭城傅陽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殺男

女數十萬人泗水爲之不流自是五縣城堡無復行迹初
三輔遭李傕之亂百姓流離依謙者殲焉興平元年復擊
謙略地至東海所過多所殘賊會張邈與陳宮迎呂布郡
縣多應之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操進兵攻
布布先以騎犯青州兵陣亂操墜馬傷左手二年敗布東
緡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冬操自爲兗州牧是歲長安亂天
子東遷建安元年荀彧爲操謀迎天子挾之以令天下夏
六月車駕至操自爲鎮東將軍襲費亭侯秋車駕還洛陽
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殺侍中趙忠尚書馮碩等以
其不附已也九月以帝遷都于許矯詔拜司空行車騎將
軍百官總已以聽又自進封武平侯是歲韓浩議始興屯

田于許下二年春操至宛張繡降操納其族父張濟妻繡恨之乃以兵襲操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皆死遂去舞陰繡來追操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操語其下曰吾降繡失不取其質以至于此所以敗也三年春操還許置軍師祭酒十月攻呂布于下邳殺之四年春與張楊將眭固戰于犬城大破之殺固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内太守屬以河北事初操舉种孝廉及兖州叛操曰惟魏种不棄孤也後聞种走大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擒之曰惟其才也釋縛而用之大將軍袁紹憤操劫制天子帥師征之移檄州郡紹遂進兵攻許操分兵守官渡五年春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校尉

种輯受帝密詔誅操事泄操殺承等夷其族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兵不滿萬衆寡不敵欲還許荀彧以爲紹能聚人而不能用公挾天子以制天下何往不利操從之與紹相拒連月然衆少糧盡士卒罷乏操謂運者曰卻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衛之會紹謀士許攸奔操說操襲擊瓊斬之紹軍因大潰紹及子譚棄軍去盡亡其衆操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六年南攻昭烈昭烈往從劉表于荊州七年春操軍譙袁紹卒操攻紹子譚尚皆遁八年秋操令曰喪亂以來後生不見仁義禮遜之風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九年袁譚袁尚相攻操往救譚攻尚尚走中山遂

定鄴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操之圍鄴譚略取安平甘陵渤
海河間十年廢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
王除其國將攻三郡烏桓鑿平虜泉州二渠以通海運十
二年伐烏桓海道不通用田疇計出盧龍塞東趨柳城斬
遼西單于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
單于等與袁尚袁熙奔遼東九月遼東太守公孫康卽斬
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十三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罷
三公官操自爲丞相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南攻劉表
會表卒子琮降時昭烈在荆州聞操至走夏口使諸葛亮
結孫權拒操權遣其將周瑜等水軍數萬會昭烈十二月
昭烈率吳師與操戰于赤壁操大敗昭烈與吳師水陸俱

進追至南郡操軍復飢疫死者大半留曹仁等守江陵孫權攻合肥十四年仁爲周瑜所圍死傷甚衆仁棄城走于是盡失荊州秋操以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十二月還譙十五年作銅雀臺于鄴十六年自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秋西攻馬超破之十七年矯天子之命命已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殺尚書令荀彧十八年夏使漢御史大夫郗慮矯詔策己爲魏國公封十郡加賜九錫董昭之謀也始建魏社稷以三女爲漢帝貴人作金虎臺十九年春耕籍田安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使來切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

爲失異俗之意從之則無益于事與至郡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因教羌使請已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又矯命命己在諸侯王上改金璽赤紱秋征孫權不利而還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皆曹氏之人議郎趙彥之死人尤岌岌朝不謀夕操嘗以事至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能相輔則幸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是不敢復朝請初董承女爲帝貴人有娠累請不能得自是皇后伏氏懷懼因與父完書言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泄大怒遂逼帝廢后帝不從乃使御史大夫郗慮倘書令華歆勒兵

入宮弒后死者數百人并弒二皇子十二月又矯詔命已置旄頭宮殿設鐘簴二十年以其女爲帝后西攻張魯至陽平魯衆潰奔巴中操軍入南鄭孫權帥師圍合肥操又矯詔命已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始置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戰功十一月張魯降丞相主簿司馬懿言于操曰劉[元]德新得益州人心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以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可失時操不從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昭烈取巴中操使夏侯淵張郃等屯漢中十二月操自南鄭還郃等侵巴界昭烈遣其將張飛與郃戰于瓦口郃等大敗二十一年夏自進爵

爲王又自命己女稱公主以鍾繇爲魏相國秋殺瑯邪王熙冬攻孫權至譙二十二年進屯江西郝溪權于濡須拒之三月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矯詔命己設天子旌旗入蹕出警作泮宮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冬復矯命己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又自以子丕爲魏太子二十三年春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京兆金禕等以家世仕漢憤操竊國謀起義兵迎天子以誅操南援昭烈以圖興復時操在鄴留長史王必典兵許下本弟邈帥家僮千餘夜燒門攻必必傷會天明衆散本等皆遇害紀臨刑呼曰逆賊曹操恨吾不自行竟爲羣兒所悞必尋以創死名漢百官詣鄴令救火

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以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操以不救
火者非助亂救火者乃附惡者皆殺之夏遣其子彰討代
郡烏丸破之二十四年昭烈大破夏侯淵于陽平臨陣殺
淵操自長安出斜谷據漢中遂至陽平昭烈使諸將守險
不戰以困操軍操軍士亡者日益多昭烈遣其將趙雲擊
操操軍大敗墜漢水死者不計其數操懼遂拔餘軍走長
安于是盡失巴漢地初操欲還不敢自言乃下令曰雞肋
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脩便嚴裝人驚問脩曰夫雞肋食
之無味棄之可惜以此知其欲還也秋操自以其妻卞氏
為王后遣于禁等七軍凡數萬人助曹仁拒關羽于樊盡
為羽所殺生擒禁等遂圍仁遣徐晃等救之九月其相國

西曹掾魏諷憤操欲篡漢與長樂衛尉陳禕等謀誅之事泄爲操所殺死者數十人冬操軍摩陂爲曹仁徐晃等援二十五年正月操自摩陂至洛陽死時年六十六操御軍三十年手不廢書嘗著兵書十餘萬言諸將攻戰皆以新書從事又注孫武兵書性猜忌諸將計畫出己右者必以法誅之故人舊怨必報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流涕終不少貸沛相袁忠沛國桓邵陳留邊讓等或以公事或以語言過失皆族其家有幸姬侍晝寢枕之臥告須臾覺我姬見其臥安未即覺及寤棒殺之嘗對敵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奈何主者曰可小斛以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欺其衆乃謂主者曰要當借君死以厭衆遂斬之取其首徇曰

行小斛盜官穀其慘酷機變皆此類也丕簒漢爲謚武皇帝

贊曰閹寺之禍尙矣然未有竊人之國而代之者也夫以趙高之亂姦鋒逆燄若不可挫而滅者曾未旋踵而身伏鈇質蓋天下之重豈容刀鋸餘醜刦而有哉予觀曹騰之事竊悲東京之禍有自來矣方李固之欲立淸河也權臣雖恣睢而理有所奪意若少沮及騰之說一入則虎視鴟張無所顧忌而蠡吾侯立矣自是皇綱解紐騰愈得志大權在己植本益固而其養子至位據鼎司富埒帝室操遂因之弒后幽主窮凶極惡毒流天下卒移漢祚自古閹寺之禍莫慘于此一時義士皆欲挫而滅之而婁與丞仆葢

其假大義以欺世盜國旣久人爲之用而不知有漢勢固
然也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戒哉

曹丕

曹丕字子桓其母卞氏倡也建安十六年操當國以爲五
官中郎將副丞相操稱魏王立爲王太子二十五年操死
代爲丞相以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
夏侯惇爲大將軍其官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三月改
元延康丕欲篡懼天下豪傑舉兵見討乃使其黨諷漢羣
臣逼帝禪已其侍中劉廙辛毗劉曄桓階陳矯陳羣等爭
陳符命勸進丕陽不敢當十月辛未僭卽尊位于繁陽改
元黃初大赦禮畢顧謂其黨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以漢

帝爲山陽公十二月營洛陽宮因遷居焉丕自爲詔賜其
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
人活人會其中郎將蔣濟自外至丕問以所聞見對曰未
有他善但聞亡國之語耳丕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
告丕卽遣人追取其詔其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弋獵丕
大怒抵陵罪減死一等章武元年春丕郊祀天地改許縣
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以議郎
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祠初復五銖錢夏四月昭烈卽皇
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丕殺其妻甄氏秋孫權遣使通好
以漢太尉楊彪爲光祿大夫初彪以曹氏竊國自以累世
爲漢三公恥事之稱足攣不能行及是丕使人强起之策

陵雲臺二年初令選士不限年秋冀州大饑九月自許昌
南攻孫權無功而還權遣將追斬丕將尹盧等穿靈芝池
建興元年春築南巡臺于宛夏四月昭烈廟皇太子即位
改元二年夏立太學八月爲水軍泛龍舟循蔡潁浮淮遂
至廣陵望大江歎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乃還三
年八月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至徐築東巡臺冬
至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大寒水冰舟不得入江丕望波濤
洶湧歎曰嗟乎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四年春至許昌城
南門無故自壞丕心惡之不果入還洛陽築九華臺五月
丕疾篤召其中軍大將軍曹眞鎭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
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輔其子叡是月丕死時年

四十篇謚文帝丕好學所著述垂百篇又使諸儒選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名曰皇覽嘗嘉漢文帝寛仁有賢聖之風諸儒或以爲漢文雖賢通達國體不如賈誼由是著太宗論謂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蓋欲以孝文自況疾其臣勝己也故有此作初丕得立爲太子抱辛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歸以告其女憲英憲英者有高識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曹氏其不昌乎

曹叡

曹叡字元仲丕死嗣僞位以鍾繇爲太傅華歆爲太尉王

爵爲司徒陳羣爲司空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明年叡改元太和建興五年二月耕籍田行五銖錢初營宗廟六年春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漢丞相亮以王師來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應之遣曹眞張郃等拒王師秋曹休帥衆侵吳至石亭大爲吳陸遜所敗俘斬數萬人十二月丞相亮復來討圍陳倉斬將王雙遣曹眞等拒王師七年冬改平望觀爲聽訟觀八年以其父丕典論刻石於廟門之外秋遣曹眞司馬懿等犯漢中九月伊洛溢眞等聞王師起乃遁是歲作合肥新城九年春丞相亮復以王師來討攻天水郡使司馬懿張郃拒王師亮與郃戰于青封殺之懿等遁還十年秋至摩陂作許昌

宮起景福承光殿十一年春以龍見摩陂井中改元青龍名摩陂為龍陂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攻鮮卑軻比能六將皆殁孫權攻合肥新城十二年三月漢獻帝崩夏丞相亮以王師來討出斜谷屯渭南使司馬懿拒王師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其將軍陸遜孫韶入淮沔九月丞相亮薨于渭南十三年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叡性慘急有稽程者每親詰問言未絕口身首已分其臣下皆切諫不聽鑿陂池于芳林園中于列殿之北立八坊令宮人以次處其中凡數千人叡荒于酒色罕居前殿乃選女子知書者六人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留意玩飾賜予無度帑藏匱竭

又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戰士旣聽以生口自贖又選有姿色者內之掖庭改崇華殿爲九華龍殿十四年制崇文觀肅愼氏貢楛矢十五年三月改元景初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太和歷曰景初歷五月有司奏以祖操爲太祖父丕爲高祖叡爲烈祖識者知其頭凶事省錫郡秋孫權遣其將朱然圍江夏冬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延熙元年春司馬懿攻遼東夏置汝陰郡二年正月叡死時年三十六遺令以曹爽司馬懿輔其子芳僞謚明帝

曹芳

曹芳字蘭卿叡無子養以爲子莫知其所從來初封齊王叡死嗣僞位以司馬懿爲太傅都督諸軍事復以建寅之

月爲正明年芳改元正始延熙三年銷御府金銀雜物以充軍用四年春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回配夏孫權使其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使司馬懿拒之七年春使曹爽夏侯玄寇漢中天子遣大將軍費禕禦之爽等遁去九年冬以太牢祀孔子十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置平陽郡十二年謁其父叡墓司馬懿與曹爽爭權殺爽及其弟羲訓尚書丁謐何晏鄧颺桓範等皆夷其族自是大權歸于懿父子芳應虛位而已夏四月改元嘉平十三年王昶襲吳孫權將施績于江陵十四年王淩憤司馬懿欲誅之不克司馬懿死其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十五年冬王昶胡遵毋丘儉等攻孫亮諸葛恪大敗之于東關死者數

爲十六年夏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十七年秋司馬師廢芳而立髦時年二十三

曹髦

曹髦字彥士丕之孫霖之子也初封高貴鄉公司馬師既廢芳立之改元正元十八年毋丘儉文欽等憤師專政起兵討之不克欽奔江南儉死之司馬師死以弟昭爲大將軍秋漢大將軍姜維以王師來討攻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王師戰于洮西經等大敗死者萬計十九年夏諸葛誕等憤司馬昭盜國起兵討之不克景耀三年夏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憤乃名其侍中王沈王經王業語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討

之王經以爲未可而沈業馳告昭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出雲龍門昭黨賈充令帳下督成濟以戈弑髦于車中時年二十昭矯曹叡妻郭氏令追廢之

曹奐

曹奐字景明操孫宇之子也初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旣弑髦迎奐立之改元景元六年冬漢亡奐以其僞位遜昭之子炎是爲晉武帝奐遷于金墉城時年二十自丕簒逆至是凡四十六年

贊曰操父子以鼠竊狗盜之知窺攘神器術竆力殫僅乃得之自以爲子孫無竆之業而不知三馬闖然已躡其後矣丕庸叡凶芳幽髦弑改移私家卒以不祀傳有之君以

此始亦以此終孰謂天理爲不明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四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五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魏載記第二

曹彰

曹彰字子文操子也少善射膂力絕人志氣慷慨操嘗抑之曰汝不讀書慕聖道好乘馬擊劍此一夫之勇何足貴也課彰讀書彰謂左右曰大丈夫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讀書作博士耶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擾邊以爲北中郎將討之操戒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女其戒之彰至涿郡大破烏桓軍還歸功諸將操喜捋其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丕篡漢以

爲任城王楚興初卒

曹植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善屬文操見之謂曰汝倩人耶植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何以倩人銅雀臺成操使諸子賦之植援筆立就操甚異之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操攻孫權使留守鄴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幾代丕者數矣然率意而行飲酒無度丕矯情自飾左右並爲之游說故遂定爲嗣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困操以植爲南中郎將欲遣佐仁呼植有所戒飭醉不能受命遂罷之丕既受命殺丁儀丁廙有司希旨言植醉酒悖慢請治罪貶安鄉侯改封鄄城 尋進爵爲王明

年徙封雍丘上疏稱謝獻詩二篇丕嘉其文又嘗上疏求自試曹叡時徙封東阿又徙封陳留冀試用終不能得悵然絶望時法制旣嚴僚屬皆賈豎下材所給使令又皆老疾十一年中凡三徙國鬱鬱發病死時年四十一諡曰思

曹沖

曹沖字倉舒丕之異母弟也孫權嘗致巨象操欲知其輕重訪之僚屬皆不能對沖時五六歲曰置象于大舟而刻其水痕稱他物以載之則輕重可知矣操大悅時操所乘馬鞍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沖教以後三日可自歸乃以刀穿其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有憂色操問之沖曰世謂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操曰此妄言

耳無傷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操笑曰兒衣在側尙齧況馬鞍乎一無所問其機警皆類此操性殘暴嗜殺沖從旁微爲辨析賴以全活者爲多年十三卒操哀甚丕每寬慰操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大幸也

曹仁

曹仁字子孝操從弟也爲別部司馬天子都許操以仁數有戰功遷廣陽太守不之郡操旣取河北圍壺關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吾告之必死人將自爲守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敵非良計也操從之城降以功封都亭侯從操取荆州留屯江陵孫權將周瑜來攻仁力屈遁還尋行征南將軍

屯樊關羽攻樊遣于禁等救之時漢水暴溢禁等七軍皆
降羽羽圍城數重外內斷絶糧且盡仁激厲將士會徐晃
救至圍解曹丕篡漢封陳侯拜大將軍移屯臨頴遷大司
馬復督諸軍屯合肥建興元年卒

曹洪

曹洪字子廉亦操從弟操爲董卓將徐榮所敗失馬賊追
急洪以馬授操俱去還譙丕僭位遷驃騎將軍封野王侯
始洪家富而吝嗇丕少時有所假求不如所欲深恨之至
是以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之不能得丕母謂丕妻郭
氏曰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丕廢汝于是泣請于丕乃得
免削爵放歸曹叡初爲後將軍徙封樂城卒

曹休

曹休字文烈操族子也操嘗曰此吾家千里駒待之如子昭烈遣將軍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攻之以休參洪軍事昭烈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方狐疑休曰彼實斷道當伏軍潛行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急擊蘭蘭破則飛自卻矣洪從之飛引去操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中領軍丕篡漢累封安陽鄉侯遷征東大將軍擊吳將呂範于洞浦破之曹叡初徙封長平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孫權使其鄱陽太守周魴誘休休以軍十萬深入大爲陸遜所破棄甲兵輜重不可勝計因憤惋疽發背死

曹真

曹眞字子丹操之族子父邵操起兵時爲州郡所殺操哀其孤收養與諸子同嘗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弦而斃操壯其勇使將虎豹騎時夏侯淵戰沒於陽平操憂之以眞督徐晃等拒昭烈別將高詳于陽平操自至漢中援出諸軍使眞至武都援曹洪等還屯陳倉丕簒漢累遷上軍大將軍封東鄉侯與夏侯尙攻孫權至于牛渚丕死與陳羣司馬懿等輔曹叡進封邵陵遷大將軍漢丞相攻祁山眞與張郃等敗漢將馬謖眞以亮懲祁山之役他日來攻必于陳倉乃使郝昭守之明年亮果圍陳倉以有備而還遷大司馬數請兵寇漢中叡從之建興八年秋眞發長安從子午道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別將或從斜谷進或

從武威入會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絶且聞漢師起乃遁還明年卒子爽嗣

爽字昭伯累遷武衛將軍曹叡病引爽入卧内拜大將軍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叡死與司馬懿等輔曹芳加侍中改封武安用其黨丁謐計轉司馬懿太傅陽尊之而内欲機權已出弟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其餘諸弟皆以列侯出入禁闥貴寵莫比先是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時名曹叡抑其浮華皆出之及爽秉政乃並進用以爲心腹颺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寇漢中延熈七年大發兵七萬人與征南將軍夏侯玄從駱谷入時關中轉輸不能供牛馬驢騾多死入谷

行數百里王師阻險爽兵不得進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颺與偉爭于爽前偉曰颺等將敗事可斬也爽不悅司馬懿書與夏侯玄曰昔武皇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至險漢已先據其地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于爽漢大將軍費禕復進軍據三嶺以要爽爽拔其衆去關右由是虛耗颺謐爲尚書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晏等專政州郡望風莫敢逆旨爽飲食車服皆擬于芳尚方珍玩充物其家爲窟室綺疏四周與晏等縱游其中羲以爲憂屢諫不納十二年正月曹芳謁其父叡墓爽兄弟皆從司馬懿拒之于雒水浮橋列爽之罪于芳盡免爽等官于是收爽

義訓晏颺等皆斬之夷其族
鄧颺字元茂初爲尙書郎兼中書郎與李勝等爲浮華坐廢後爲侍中尙書性貪沓人求薦達視其貨之多寡時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
丁謐字彥靖父斐嘗事操謐博觀書傳頗有才略曹爽素與親厚及輔政遂擢爲尙書爲人外若疏略而內實忌克
何晏字平叔大將軍進之孫也以操子壻封關內侯性喜動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以才秀知名好老莊作道德論及諸文賦爲尙書典選多舉其故舊初與夏侯元司馬師等名盛一時晏嘗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以之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以之惟神也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蓋欲以神自況其高自位置如此方晏與颺謐爲尚書也時謂臺中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默爽小字也言三狗皆欲齧人而晏恬勢尤甚

畢軌字昭先曹叡時爲黄門郎遷荆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與爽有雅故所言多聽

李勝字公昭少游京師有才知亦與爽善爽輔政累遷河南尹

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曹芳時爲大司農以清謹稱嘗鈔漢書中雜事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以示蔣濟濟不肎覽範心

恨之曹爽以範鄉里耆宿特敬之而不親張當者黄門也與爽交通故皆及于難自爽死大權悉歸司馬懿父子曹氏日削馴至于亡

夏侯惇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有辱其師者惇殺之以烈氣聞爲操司馬領東郡太守操攻陶謙留守濮陽呂布遣將僞降執惇責其貨賂軍中震恐部將韓浩勒兵屯營門召軍吏按甲不得妄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復欲望生耶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皇遽叩頭言吾儕乞資用去耳

浩皆斬之惇旣免操聞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今以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由是刼質者遂絶從操攻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操平河北爲大將軍時諸將皆受魏官獨惇漢官乃上疏自陳郎拜前將軍尋卒

夏侯淵

夏侯淵字妙才惇之族弟也曹操使督諸將擊廬江叛者又擊斬袍罕宋建等操下令曰宋建爲亂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曰吾與汝不如也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操還鄴留淵守漢中拜征西將軍二十三年昭烈軍陽平關淵帥諸將拒

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昭烈遣黃忠帥師夜燒圍鹿角淵
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郃軍敗淵分兵助郃為
漢兵所襲死于陳子霸曹芳時為右將軍封博昌亭侯素
為曹爽所厚聞爽為司馬懿所殺遂降漢漢以為車騎將
軍

夏侯尚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曹丕與為布衣交為五官將文
學封平陵亭侯遷中領軍丕篡漢更封平陵鄉侯累遷征
南大將軍建興三年卒

夏侯玄

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常侍曹芳初爽輔政

元爽之姑子也累遷中護軍司馬懿嘗問時政元議以爲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已有年載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差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官但攷行倫輩倫輩當行斯可官矣何者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爲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任事乎數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官

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在任之流亦煥然明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巨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豈若使各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數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簡用或有參錯則其責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

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名
物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
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
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國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
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商周五等之敘徒有大小貴賤
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
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而不簡則民
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矣先王達
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
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監督
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

下殊務漢承秦緒莫能釐正魏氏草剏目不暇及五等之
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
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惟在大較則與州同無
爲重複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
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繁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
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
美在于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
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
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
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乘衰敝民人凋落賢
才鮮少任事者寡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選清良

者造職則化流民安四也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下考課選用轉以能陞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逕達事不壅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頃之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州諸軍事與曹爽興駱谷之役人皆譏之司馬懿既殺爽名元為鴻臚數年為太常元絀內不得志中書令李豐雖為大將軍司馬師所親厚然私心屬元遂結曹芳妻父光祿張緝謀以元輔政豐既內握機權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延熙十七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此時有陛戟可以誅師以元代之師微聞其計

以他事請豐豐不知而往師因責豐豐知不免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擒滅耳師即殺之并害玄緝等皆夷其族玄臨刑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年四十六玄嘗著樂毅張良論辭旨通達皆行于世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玄親善師害玄并徙允樂浪道死

清河王經者字彥偉與允俱稱冀州名士延熙中爲尚書曹髦欲討司馬昭謀于王經與王沈王業沈業馳告昭經留髦所昭既弒髦并族經經被逮辭母母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晉武帝太始初詔曰尚書王經雖陷大戮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没意愍之其以經孫爲郎中

贊曰王經不附司馬昭可謂知死所矣其母知有名議含笑地下雖古烈婦何以加茲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六

宋廬陵蕭　常著　　上海郁松年原本

邑後學胡芳秋校　杜邦浚校

魏載記第三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祖淑朗陵令父緄濟南相時宦寺用事中常侍唐衡者尤桀黠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恥之不娶因以妻彧永漢元年舉孝廉爲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棄官去冀州牧同郡韓馥遣將迎之彧至而袁紹已奪馥冀州待彧以上賓之禮初平二年彧辭紹從曹操于東郡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興平初擊陶謙使守鄄城任以留事會張邈陳

宮以兗州歸呂布諸城皆應之彧勒兵設備故能自保又
與程昱謀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操陶謙死操欲取
徐州還乃定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
固根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可以堅守故雖有困敗
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
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則根本將何寄
乎宜急討陳宮使不得西顧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破也
破布然後討袁術以臨淮泗今舍布而東民心益危雖鄄
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若攻徐州不克將軍其安歸
乎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兗州平建安元年獻
帝自河東還洛陽或以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未可卒

制或勸操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欲爲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操爲車騎將軍彧爲漢侍中守尙書令操每攻戰在外凡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又進荀攸鍾繇郭嘉等爲操謀臣袁紹既并河朔有驕氣而操敗于張繡紹與操書其辭不假借操謂彧曰今欲討不服而力不敵何如彧曰今與公爭天下者維袁紹耳紹外寬內忌公明達不拘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

謀勝也紹御軍法令不立雖眾難用公法令既明士卒致
死此武勝也紹飾知以敗名譽公推誠不爲虛美此德勝
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雖强其何能
爲操說乃說操先取呂布而後攻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布
定徐州五年紹帥眾攻操操與相拒紹兵勢甚盛彧曰紹
兵雖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
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
後皆如其策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軍餉不繼書與彧議還
許彧報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
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先屈公搤其喉已半歲矣
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以奇

兵襲破紹操欲南擊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不因而定之而遠兵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八年封萬歲亭侯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或說操宜復置九州冀部所統既廣天下服矣操將從之彧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人心易動一旦生變天下未易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州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操從其言十二年操將攻劉表問計于彧曰今兩河既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死遂取荆州十七年董昭建議欲進操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彧彧曰曹公

本與義兵以匡正漢朝雖勲庸榮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
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會公孫權表彧勞軍于
譙因留彧以侍中參丞相軍事操軍向須濡彧病留壽春
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于是飲藥而死年五十初董承等
受帝密旨誅操事泄操殺承等伏后與父完書言操殘逼
之狀帝方爲承等報怨完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妻
弟樊普封以示操彧恐事覺因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伏后
在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往嘗與父書惡言及公可因
此廢操曰卿昔何不言彧佯驚曰已嘗爲公言之操曰此
豈小事而吾忘之耶以此憾之而外示優容及董昭九錫
之議彧意不同積前憤殺之然弑后之謀實自彧發

董昭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袁紹以爲魏郡太守背紹歸張楊楊以爲騎都尉復彌縫楊奉等使共迎曹操操爲鎮東將軍昭爲符節令又爲操畫策挾天子以令諸侯且使請車駕幸許累遷魏郡太守操定鄴除諫議大夫從操征烏丸操患糧餉不繼乃建議鑿平虜泉州二渠以通海運操表封千秋亭侯轉司空祭酒日夜爲操謀所以代漢曹丕篡漢遷大鴻臚轉侍中封都鄉侯遷太僕曹叡初進封樂平遷衛尉拜司徒卒年八十一

華歆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舉孝廉爲郎以病去官何進輔

政名爲尙書郎董卓遷帝長安歆求爲下邽令不許遂扺南陽從袁術于樓會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辟爲掾詔拜豫章太守爲政不煩孫策略地江東遣太史慈招撫劉繇餘衆因使察歆所爲慈語策曰子魚非籌略士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無能爲也又丹陽僮芝據廬陵鄱陽民帥別立宗部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別立郡須漢遣眞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惟不能諧附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五六千家相結作宗伍調遣一人亦不可得惟坐視之策遂有并兼之志及策兵次椒上歆迎降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權不卽遣歆請曰將軍始奉王命今留僕是養無用之物非良計也權乃遣之旣至拜議郎參軍事

入爲尙書代荀彧爲尙書令先是伏后與父完書言操殘逼之狀至十九年操始知逼帝廢后帝不許操遣歆與御史大夫郗慮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入壁中歆壞戶發壁手牽后出后被髮徒跣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吾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郗公天下寧有是事邪遂弑后并弑二皇子丕爲魏王以歆爲相國及篡漢改司徒封安樂鄉侯曹叡初進封博平轉太尉建興九年卒

郗慮

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荀彧薦之於操操以爲御史大夫操嘗疾孔融有時譽慮希操旨奏免融官復誣以非而族之其陰險禍賊類如此

贊曰唐人杜牧稱彧勸操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之役則比之楚漢及事已就乃欲要名于漢氏譬之教盜穴牆發篋而不與同挈不謂之盜可乎世皆以牧之言爲確論而范曄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義近世司馬光亦以其功過管仲且以仁許之曄不足道也而光亦爲之辭然彧之罪終不以二人之言而少掩夫人苟犯天下大義雖顏孟爲之辭世且不直之況曄輩乎華歆郄慮以名德自居梟獍其行前史無一言譏其非者吁可怪哉

荀攸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何進秉政名海內名士攸至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攸與議郎鄭泰何容侍中种輯越騎校

尉伍瓊等謀殺卓事垂就而卓覺以容攸繫獄容自殺攸
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曹操以天子都許名爲尚書
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
天下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操攻張繡攸曰繡與
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游軍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勢必
離不如緩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援不
從表果救之軍敗于穰操曰不用君言至此操攻呂布于
下邳布固守操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布勇而無謀三戰
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
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之計未定急攻之可拔也乃
引沂泗灌城城潰禽布袁紹遣郭圖等攻東郡太守劉延

于白馬紹引至黎陽操救延循河而西紹渡河追操至延津操與紹將文醜戰敗之皆攸計也操與紹相持官渡攸謂操曰紹運車且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問誰可使者攸曰徐晃乃遣晃及史渙要擊破之會紹許攸叛紹來奔言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迎運糧可擊而取眾皆疑惟攸與賈詡贊其計操自往破之斬瓊等紹以故敗操欲攻劉表而紹子譚尙爭冀州譚遣辛毗求救操將許之其屬皆以表爲强宜先表而後譚尙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今兄弟交惡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

乃許譚和遂破尙其後復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陵樹亭侯轉中軍師操稱魏王爲尙書令操每稱之曰公達外愚內知外怯內勇外弱內强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之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從攻孫權道病卒

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遷討虜校尉卓壻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亦死其黨李傕郭汜等散兵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西向長

安爲董公報仇衆以爲然傕等旣陷長安殺王允等乘輿蒙塵公卿戮辱民庶死者十八九而曹操等階之竊國皆自詡一言始時論其惡又甚于卓詡爲左馮翊傕等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僕射官之師長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于榮利奈國朝何傕復以詡爲宣義將軍傕旣敗復從張繡爲繡畫計歸曹操操以爲執金吾封都亭侯參司空軍事建安十三年操旣得荆州欲順流攻吳詡曰明公威名遠著若乘舊楚之饒撫百姓使安土樂業江東可不勞衆而服操不從軍大敗時子丕爲五官將而操屬意于中子植丕屏人問詡詡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曰有所思

耳操曰何恩曰恩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笑曰止丕篡漢郎拜太尉封魏壽鄉侯孫權聞而笑曰魏雖乏人何至用是人年七十七卒許攸者字子遠旣叛紹歸操與詡及荀攸等皆爲操謀臣然恃功驕慢嘗于廣坐呼操小字曰阿瞞汝非我那得冀州操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竟陰使人殺之又有國淵者樂安人字子尼拔數任術操辟爲司空掾累遷魏郡太守時有投謗書操憤之必欲得其主名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宜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刺功曹得三人臨遣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曰此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諭旨句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作箋比方其書與所投者正同攝

問其服其譎險類此

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長八尺三寸美鬚髯曹操至兖州興語悅之以爲壽張令操攻徐州使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彧謂昱今兖州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歸而說之昱乃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之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豪桀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知者所詳擇也呂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

不能相君也兵雖眾必無成曹使君知略不世出君若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允曰不敢有二時汎嶷已在縣允卽伏兵殺之歸勒兵守昱又別遣騎絶倉亭津宮至不得渡東阿令棗祗亦帥吏民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還執其手曰微子吾無歸路矣乃表爲東平相屯范時操與布戰于濮陽數不利又蝗蟲起乃各引去操欲與紹連和紹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且盡將許之昱適還曰昱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有之乎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天子都許以昱爲尚書令操攻荆州昭烈如吳論者以孫權必害昭烈昱曰劉元德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不可得殺也權

果多與昭烈兵以禦操其後中夏漸平操撫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退矣乃闔門不出操稱魏王以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子丕篡漢復爲衛尉封安鄉侯方欲以爲公會卒時年八十初操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雜以人脯由是大失素譽

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荀彧薦之于操操與論天下事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與昱齊名攻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倦疲操欲引還嘉說操急攻之遂擒布比操破袁譚尚皆其計也封洧陽亭侯

又說操攻袁熙及三郡烏丸皆大破之斬蹋頓名王以下尙及兄熙走遼東死嘉有算略達于事情操嘗曰惟奉孝爲能知孤意還自柳城卒時年三十八後操攻荆州還巴丘旣大敗而軍疾疫歎曰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也許劭名知人嘗稱其佐世之才曹操辟爲司空倉曹掾操攻張魯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卽日引歸令曄督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馳白操不如進攻操從之魯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可傳檄而定劉元德人杰有度而思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以公之明

因而攻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人心既定據險守固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後必爲患操不從居七日益州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可擊否曰今已小定未可也乃還建安末昭烈宜都太守孟達來奔達容止可觀丕器之以爲新城太守曄以達有苟得之志而恃才任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漢接境必爲國患後果謀歸漢章武二年爲侍中曹叡初封東亭侯遷大鴻臚卒子陶善縱橫有才而薄于行官至平原太守

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爲州別駕嘗以公事至譙操謂

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得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曰是時兵弱敵强不徙必失之今百姓樂土實不願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鄴操迎笑曰本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丹陽太守操攻孫權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辟丞相主簿關羽圍樊襄陽操以獻帝在許近敵欲徙都洛與司馬懿說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使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之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因襲殺羽子丕篡漢爲東中郎將上萬幾論丕善之入爲散騎常侍與曹仁南侵仁欲攻濡須洲濟曰敵居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是爲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

卒復爲東中郎將代領其衆名爲尙書丕欲至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洲論以諷丕不從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敵易爲寇不可安屯丕從之丕還到精湖水稍盡留船付濟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預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湖水開遏入淮中丕謂濟曰事不可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于山陽池中卿于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有所陳實合吾意自今討伐計畫善思論之曹叡初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曹芳嗣僞位爲領軍將軍封昌陵亭侯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以魏爲舜後濟以爲舜本姓嬀其苗曰田非曹氏之先著文以詰難曹爽之在伊南也濟

與書言司馬懿之意不過免官而已既而懿夷爽族進封都鄉侯辭不許常恨其言之失發病卒

贊曰董卓國之賊天下所共仇而詡爲之報東京之亡禍根于此及辭李傕尚書之命則以朝廷爲解是欲以虛辭蓋實惡將誰欺耶昱脯人肉以啖操軍此盜賊所不忍爲者瞧傾心曹氏而忘其宗國其昭歆之徒與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六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七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盧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魏載記第四

鍾繇

鍾繇字元常穎川長社人舉孝廉為尚書郎累遷黃門侍郎獻帝在西京李傕郭汜亂長安關東隔絕操領兗州遣使上書天子傕汜欲拒絕之繇說傕汜納其使由是操使命得通荀彧既數稱其才聞其說傕汜操益虛心天子得出長安繇與尚書郎韓斌有力焉後遷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各擁强兵操方有事山東以關中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

軍委以便宜不拘常法繇至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繇送馬二千匹給軍操與書曰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憂公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其後匈奴攻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以衆至銳甚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君棄而示弱所在之民誰非軍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至擊之可大克也後果輕渡未半急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亡叛以充之數年戸口稍實操攻關中得以爲資操爲魏王以爲大理遷相國子丕簒漢遷

太尉封爲平陽鄉侯曹叡初進封定陵遷太傅初操時議死刑可宮割者繇請復肉刑議者以爲非遂已至丕欲復肉刑以有軍事復寑至是繇上疏請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宮刑左趾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人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計其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數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僵爲豎化死爲生然臣以爲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于彼肉刑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今復行之恐非所以宣洪化

也今欲按條所欲輕之死刑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貲之恩外無以刖易笞駭耳之聲議者多與朗同遂寢尋卒子毓嗣毓字稚叔機捷談笑有父風累遷黃門侍郎時大興宮室民疲於役毓諫以爲水旱可俟豐年又言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曹爽舉衆寇漢中王師禦之不得進毓以書諭止遂失爽意出爲魏郡太守爽死入爲廷尉建議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得復配嫁後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徐州卒弟會字士季敏慧夙成及壯有才藝而博學精練名理由是知名爲中書侍郎曹髦初同馬師攻毌丘儉會典知機密司馬昭輔政爲黃門

侍郎封東武亭侯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無不兼綜然恃權害物嵇康等小小嫌隙皆致之死凡昭所以傾曹氏會謀爲多炎興元年昭使率衆與鄧艾犯漢漢亡會誣殺艾尋以謀反誅會嘗論易無互體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實刑名家也有嚴幹者善春秋公羊而繇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謂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幹辨析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幹吶口或絀而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竟爲左氏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高未肎也

陳羣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祖寔父紀叔諶皆有盛名爲兒時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昭烈臨豫州辟爲別駕時

陶謙死徐州迎昭烈昭烈欲往羣說曰袁術尚强今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昭烈不從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昭烈軍敗恨不用陳羣言舉茂才不行曹操辟爲司空西曹掾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除蕭贊令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參丞相軍事操稱魏王遷御史中丞操欲復肉刑曰安得通理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謂此也汝能申其父之說乎羣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弼政

輔教懲惡息殺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行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以爲未可行操善羣言以有軍事故寢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子丕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以親代父爲相封羣昌武亭侯遷尚書及篡漢遷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封潁鄉侯丕侵吳以爲中領軍還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丕病羣與曹真司馬懿等受遺詔輔政叡初進封潁陰

頃之爲司空上疏宜崇德布化惠恤羣庶曹眞請數道犯漢從斜谷入羣以爲昔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先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叡從其議眞又請從子午道羣又陳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叡以羣議下眞眞不從遂行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召眞還從之時盛夏營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絕少比文景之世不過一大郡且邊境不寧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之深憂也宜講武勸農以待強敵今舍此而先宮室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建興十四年卒祖終太丘長父大鴻臚

羣官至三公而德望每不及先人時以爲公慚卿卿慚長子泰字元伯仕至尙書右僕射與司馬師及其弟昭皆友善昭嘗問沛國武陔曰元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不如也明達簡至立功立事則又過之初羣以吏部不能審天下之士于是制九品官人之法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闕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後行之寖久中正或非其人姦弊日滋至晉劉毅始陳中正之設有八損請除武帝善其言不能革

陳矯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太守陳登請爲功曹郡爲孫權所圍登使求救於曹操說操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挫謀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操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敝邑倒懸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宏演之義乎操乃遣兵救登吳兵退操辟爲司空掾累遷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具奏并棄市矯曰此孝子也上疏救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歷年不決者矯至悉覽文牘一時論決轉西曹屬從操至漢中還爲尚書未至鄴操死乃與羣僚立子丕使嗣相位丕既篡漢轉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曹叡初進東鄉叡嘗卒至尚書門矯曰欲何之叡曰欲按行文

書耳嬌曰此臣職分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叡慙而退叡嘗以社稷爲憂問曰司馬懿可謂社稷之臣乎嬌曰朝廷之望未可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卒有徐宣者字寶堅亦嬌同郡齊名而所好不協然俱器于太守陳登操辟爲司空掾從操至壽春會馬超亂操欲西伐謂官屬曰今當遠征而北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厚德以鎭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東曹掾子丕僭號爲御史中丞累遷司隸校尉散騎常侍曹叡初封爲津陽亭侯左僕射加侍中光祿大夫叡至許昌使統留事及還主者奉承文書叡曰吾省與僕射何異不視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皆見嘉納嘗曰七十有懸車之

義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不許建興末卒時又有衛臻者字公振陳留襄邑人與嬌等同事曹丕丕篡漢封安國亭侯羣臣多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丕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累遷司徒卒

盧毓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父植有名當世崔琰舉毓爲冀州主簿方時草創多逃逋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不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夫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

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同牢合巹之後罪以何加且記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苟以白等皆受聘禮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據是之由是爲法曹議令史子丕篡漢爲黃門侍郎歷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以忤旨左遷睢陽典農校尉心在利民躬親臨視百姓賴之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定律未就毓疏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兩端使姦吏得容私遷吏部尚書使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鄭沖叡曰文和吾亦知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叡于是用邕初諸葛誕鄧颺等有名當世有四聰八達之目叡疾之時舉中書

郎叡曰得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勿取有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情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即令劉劭作考課法劭因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毓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侍郎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其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曹爽秉政將植其黨徙毓僕射以何晏代之晏之出爲廷尉司隸畢軌又誣奏其罪免官衆論交訟之乃爲

光祿勳爽等敗復爲吏部尚書進封高樂亭侯轉僕射加光祿大夫曹髦初進封大梁鄉侯毋丘儉等起兵欲誅司馬師師率衆攻之使綱紀後事遷司空進封容城延熙末卒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之後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大亂棄官客荊州荀彧薦之于曹操操以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領西平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與袁紹甥高幹通謀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征之必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深患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

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荀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河東太守冐艱險至郡卒平衛范之亂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崇寬惠不苛擾民有訟與陳大義遣歸締思之若有所不盡更來詣府父老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訟舉孝子順孫貞婦復其繇役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家而皆有章程百姓力農家家豐實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講武又開官學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曹操與馬超夾渭而軍軍食一仰河東及敵破餘蓄尚三十餘萬斛增秩中二千石操攻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相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無一人敢亡者其得民心

如此操稱魏王以爲尚書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我股肱郡且煩公臥鎮之在河東十六年課爲天下最丕篡漢封豐樂亭侯累遷尚書僕射丕如許昌令畿居守作御樓船于陶河試船遇風溺死子恕字務伯曹叡時爲散騎黃門侍郎辛毗等器重之公卿以下大議時政所宜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可勿復領兵以專民事居無何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上疏曰安民之術莫尚于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六合未一戎馬亟駕斯熊虎之士展力之秋然搢紳之儒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忽恤民之術修將帥之事農桑之民競干

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空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國家奄有十州之地承喪亂之餘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然而三邊未寧以一州之民而經營九州之地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臣前以爲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今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盛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不可任以兵事也若謂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且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肢雖病終無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肢之重時又議考課之制以考

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乃上疏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商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考課之要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亦俱以其職考之其有夙夜在官恪謹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明主所宜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況世俗之人乎

今之學者師申商而任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最世俗之流弊也後考課不行在朝八年論議抗直出爲宏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爲河東太守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惠愛得百姓歡心不及于畿後以不得附貴勢屢更外任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護烏丸校尉以公事爲鎭北將軍程喜所劾免爲庶人徙章武郡著體論八篇與性論一篇卒于徙所有子預

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高祖父衆衆父興興俱爲名儒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不克爲揚州刺史卒渾避亂渡江

依蜚歆曹操聞其篤行名爲掾遷下蔡邵陵令天下未定
民皆剽輕不務殖產生子率不舉渾所至課使耕桑重去
子之法民稍豐給所育男女皆以鄭爲字遷京兆尹以百
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
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于農而盜賊止息
復入爲丞相掾丕篡漢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
郡太守郡界下溼苦水潦百姓飢乏渾于蕭相二縣興陂
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灌溉終有
魚稻經久之計此豐民之本也躬率吏民興功一冬而成
比年豐入頃畝歲增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山
陽魏郡太守其治倣此郡下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復種

五果楡皆成籬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財足用饒曹叡善之遷將作大匠自建安迄咸熙燉煌太守淮南倉慈孝仁京兆太守濟北顏斐文材宏農太守太原令狐邵孔叔濟南相魯國孔乂元儁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皆有政績爲良二千石

贊曰曹操貪禍賊視殺人如刈草菅繇羣等復導之復肉刑助紂爲虐莫甚于此幸其議格不然禍豈有旣哉鍾繇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斯言得之矣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七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八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盧陵蕭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滲校梓

魏載記第五

王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以通經爲郎師事太尉楊賜賜卒棄官行服徐州牧陶謙舉朗茂材時獻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爲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表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不從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追擊之又

大破乃詣策降自稱擒虜策以其儒雅不加害雖羈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曹操表名之既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操爲魏王累遷大理畀疑從輕時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稱丕嗣相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既篡漢拜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有鵜鶘集靈芝池令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丕欲攻孫權上書諫不可丕不從無功而還曹叡初進封蘭陵上疏諫修宮室轉司徒卒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皆傳于世子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遷散騎常侍曹叡時曹眞寇漢中肅上疏諫又言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

日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幷從容之官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以代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行也唐虞之時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之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及漢之初公卿皆以事升朝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令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淩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一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獻帝崩肅上疏以爲漢總帝皇之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在而使稱皇明非二

王之嫌也今以贈終可止稱皇以配其謚叡不從乃追謚
孝獻皇帝後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叡嘗問漢桓帝時
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安得不死肅
對曰但爲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補國且帝者
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以示容受
直言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叡又問司馬遷以受刑
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遷善敘
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
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
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史遷也
時盛修宮室民失農業或後期約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孟

輒稱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
輿馬者張釋之奏使罰金帝怪其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
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
皆爲輕重民安得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
宜陳也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
可惑謬乎斯重于爲己而輕于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
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
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景
遷太常曹芳時曹爽輔政任何晏鄧颺等肅與蔣濟桓範
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宏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
聞之戒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

宗廟事免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于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矣邊將其殆有棄甲之憂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司馬師既廢曹芳使肅迎曹髦于元城而立之累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卒門生縗絰者以百數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譔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其所論駮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炎叔然受學鄭玄之門稱東州大儒名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炎駮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自漢末徵士燉煌周生烈曹叡時大司農宏農董遇

等亦歷注經傳頗傳于世

王弼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祖凱侍中粲之從兄父業荊州牧劉表之甥仕至謁者僕射弼幼敏慧年十餘好老氏已能辨晰父爲曹叡尚書郞裴徽爲吏部郞弼未冠往造焉徽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肎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老子是有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甚奇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淮南劉陶善談論爲時所推每與弼語未嘗不自屈弼天下才杰出論難有據當其所得莫能挫也性和易樂安閒解音律其論道賦會文

辭不如何晏超詣隱奧多于晏也頗以所長驕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與鍾會善會議論以校練爲宗然每服弼之高致晏每謂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會等述之弼以爲不然夫聖人茂于人者神明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喜怒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于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嘗注易潁川荀融難弼大衍義又注老子爲之指略頗有理致又注道略論太原王濟好談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曹芳時爲尚書郎卒年二十四

贊曰景興以德義自將能勉陶謙以春秋勤王之舉而撓

節于孫氏屈身于曹操不足道也禮爲舊君服示不忘本故鄭季不忍名籍以苟富貴田横之客能以禮葬横至今稱爲長者肅父子嘗逮事漢獻帝之崩曹叡欲盡禮崇之禮于帝固無所加損爲肅者贊其決可也既不克爲戾欲黜其帝號以媚所事其刻薄寡恩如此眞小人哉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祖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獻帝西遷粲徙長安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以才學顯貴重朝廷賓客滿座聞粲至門倒屣迎之年旣稚弱軀幹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當盡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

黃門侍郎以時方梗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其貌
寢不甚加禮表卒勸其子琮歸曹操操辟爲丞相掾關內
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稱操德美以爲三王之舉亞人醜
其險佞操稱魏王以爲侍中時舊儀廢弛刱立法度皆粲
典之初粲與人讀道旁碑人問卿能諳誦否粲朗誦之不
失一字又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復之棋者以帊蓋局更
使以他局爲之不悞一道又精于算作算術善屬文舉筆
立就無所竄定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
也建安二十三年從操攻孫權道病卒時年四十一始丞
爲五官將與其弟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
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竝相友善幹爲司空軍謀

祭酒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乃名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城欲以脅太后琳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而行何異鼓洪爐而燎毛髮但當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于他大兵旣合强者爲雄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必不能成功且爲亂階進不納竟及于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曹操操責曰昔卿爲本初遺書但可罪狀孤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操愛其才而不之罪與瑀並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嘗

作諸書及檄草成以呈操先是操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蹶然而起曰是能愈我病數加厚賜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瑒楨亦爲丞相掾轉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琳幹瑒楨竝于二十二年卒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多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多折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文典雅足以傳後學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雅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善于詞賦惜其體弱不足以起其意至其善處古人無以遠過皆一時之雋也丕嘗作典論并孔融而言以爲七子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内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粹爲操軍謀祭酒誣奏孔融人畏其筆瑒弟璩字休璉亦以文章顯吳質者字季重濟陰人爲丕植所善官至鎮威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又有譙郡嵇康下邳桓威亦著稱于時康字叔夜文詞壯麗好言老莊而倘奇任俠爲司馬昭所害晉史自有傳威出孤微年十八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後爲安成令瑀子籍仕晉

衛覬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少以才學稱曹操辟爲司空掾
遷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以道梗不通留關中時關中民散
徙他郡者漸還本土諸將多引爲部曲覬與荀彧書曰夫
鹽國之大寶也宜加舊置使監賣以其直益市牛以給民
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思歸又使司隸
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强本弱枝
之訓也或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治
宏農關中服從召覬還遷尚書操稱王以爲侍中與王粲
並典制度丕嗣還爲漢侍郎勸贊禪代之事且爲文告之
辭丕既篡漢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曹叡初進封閿鄉覬
奏曰律法者國家之所重而私議之所輕獄吏者百姓之

所懸命而選用之所卑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敝而役務方殷覬上疏言當今之務宜量入爲出而上方所造愈更增廣後庭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之今無求于露而空設之不資于用而靡費無益皆所宜裁制也受命典制作又爲魏官儀凡所譔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不善以病卒子瓘爲鎭西將軍餘事見晉史建安末尚書右丞潘勗散騎常侍王象與覬竝以文章顯又有劉廙者字恭嗣亦有名于時仕至侍中著書數十篇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于世

劉劭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言正
旦當日食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在坐者數十人或云當
廢朝或云宜卻會劭曰梓禆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
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
然則聖人垂訓不爲變故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
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曹丕篡漢爲尚
書郎散騎侍郎曹丕令集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叡時出
爲陳留太守召拜騎都尉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嘗作趙
都賦叡善之令賦許都洛都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
二賦俱譏諫焉孫權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滿寵表
請中軍兵并已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吳師初至心

專氣銳寵以兵少求須兵至未有所失臣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揚聲耀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旗鼓引出賊後遏其歸路要其糧道彼聞軍至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可不戰而破矣叡從之兵至合肥權果遁走叡令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又以爲宜制禮作樂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而叡死不及施行子芳初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所譔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同時東海繆襲陳留蘇林京兆韋誕譙國夏侯惠任城孫該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皆至大官

傅嘏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介子之後也弱冠知名司空陳

羣倅爲司空掾時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曰按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管齊六職土有常員官有常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自建安以來至于今日日不暇給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名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末紀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恐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于州閭講道于庠序行具而謂之

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使長使治此先王取才之義也方今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按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功伐則德行未爲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濬義廣難得而詳也曹芳時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與何晏不平免官起爲司馬懿從事中郎懿殺曹爽以爲河南尹遷尚書嘏嘗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氏因之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理宏制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副歷代不至于治蓋由是也欲改定官制一依古義今時多艱未能遽革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曹髦初封武鄉亭侯毋丘儉

文欽等欲起兵誅司馬師師帥衆拒之或以師不宜自行惟嘏及王肅勸其行師以嘏守尚書僕射與俱東欽儉敗嘏有謀焉及師卒嘏祕不發喪以師之命召其弟昭于許昌領其兵竟還洛陽昭輔政嘏進封陽鄉卒年四十七有子祗

崔林

崔林字德儒清河武城人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曹操并冀州以爲鄔長後攻壺關問長史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于是擢爲冀州主簿遷御史中丞丕篡漢爲尚書出爲幽州刺史時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仗

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箴致敬而從使君不與相聞若以邊
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耶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
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
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在官一期寇盜屛
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淸論多爲林怨也遷大
鴻臚曹叡初轉光祿勳司隸校尉爲政推誠簡易務存大
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
官議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來遂以陵
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豈在乎吏部之
職不密哉今之制度不爲疏濶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
臣能受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時司空司徒

竝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忠直淸儉公輔之器遂爲司空
封安陽亭侯魏氏三公封侯自林始頃之進封鄕侯魯相
上言漢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祀辟雍行禮必祭先師
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祀未有命祭之禮宜給
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
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彰盛德耳至
于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
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公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
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以上達
于三王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獨祀孔子者以世
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逾湯文

可謂崇本報德矣無復重祀于非族也曹芳初卒

贊曰人之推尊其師所以尊其道也聖如孔子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則其所以推尊之禮宜如何韓愈氏有言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孔子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特其配享者曷若孔子用王者禮巍然中處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若親弟子然非以其德被萬世所以推尊之者固應爾耶方曹氏割據時曾相請官別給牲牢長吏奉祀可謂知所本耶彼崔林者何人乃云自周公以上至于三王且不與祀秩孔子以大夫而受無疆之祀其禮過矣且有重祀非族之譏是足與語推尊之意哉唐人歸崇敬亦謂天子不當北面請東向以殺太重

腐儒所見大要相若忘本甚矣吾藝祖皇帝嘗至相國浮圖問左右當拜不或對以人主不當拜已而幸國學卽北面再拜其尊師重道足以與起人心爲後世法惜二子不獲身見其事以發其甕中之天

楊俊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受學陳留邊讓讓器重之俊以時方多亂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攜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振䘏貧乏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婢者凡六家皆傾財贖之轉徙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年十七入爲人奴隸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憐之卽贖象置其家爲之聘妻納產然後與別曹操

以爲丞相掾舉茂才除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將軍操爲魏王遷中尉丕篡漢復守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儁吏名顯著宜還本朝宣力輦轂儁自少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皆出自兵伍儁資拔奬致咸作佳士固後歷郡守恂御史其明鑒行誼多此類初曹植與儁善丕銜之後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偪令自殺王象者字羲伯與同郡荀瑋等俱爲丕所禮及王粲陳琳等亡新進中惟象才最高累遷散騎常侍封列侯領祕書監使譔皇覽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入百餘萬字象既性和厚文又溫雅以故當時稱爲名儒丕以舊忿殺儁象叩頭流血諭救丕曰吾知楊儁與卿本

未今聽卿是無我也俊死象以不能救俊爲恨發病卒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之後也少爲諸生太守薛悌名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呼之隆按劍叱督曰昔魯定公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曹操名爲丞相軍議掾出爲堂陽長曹叡時爲給事中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時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引伶州鳩對周景王鑄鐘以爲諫遷侍中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叡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易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

正也遷光祿勳時叡崇宮室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陽山建昭陽殿鑄黃龍鳳皇奇瑋之獸百役竝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諸生莫不展力叡至躬自掘土以率之天作淫雨冀州大水漂沒人民隆上疏極諫以爲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于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于不亡今所與腹心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宜在無諱而不敢以告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

遂以亡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爲世戒書奏叡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吾甚懼焉隆疾篤又口占上疏力諫卒初蔣濟請封禪叡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欲議行其事使隆譔定禮儀未成及隆歿叡歎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而亡也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八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 校梓

魏載記第六

崔琰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少好擊劍尚武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受學于鄭玄以琴書自娛袁紹辟爲騎都尉紹治兵于黎陽次于延津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不聽遂敗于官渡曹操破袁氏自領冀州辟爲別駕從事操攻并州留傅子丕于鄴操爲丞相琰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及爲魏公除尚書時丕弟植有才而愛操欲有所立而狐疑未決以函令

密訪于外惟【剡】露板荅曰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剡】請以死守之植【剡】之兄子婿也操喜其公遷中尉【剡】鬚長四尺有威重朝野瞻望總齊清議多所甄拔嘗薦鉅鹿楊訓雖才不足而清貞自守操即禮辟之後操僭稱魏王訓發表稱贊德美時人或笑其希世浮偽謂【剡】爲失所舉【剡】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剡】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有白【剡】此書傲世怨謗者操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話會當有變時意旨不遜於是罰爲徒隸使人視之神色不撓操愈怒曰【剡】雖被刑而通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嗔遂殺之【剡】善知人從弟林少未知名【剡】曰此所謂大器晚成終

必達到初見涿郡孫禮盧毓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
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三人後皆至鼎輔友人公
孫育宋階蚤卒剡撫其孤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如此操
性忌刻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等皆以非
罪見殺而剡與融最爲世所痛惜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曹操至兗州辟爲治中從事語
操曰今朝廷播遷生民廢業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固
安之志難以持久袁紹劉表雖地廣民彊皆無經遠之謀
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才宜奉天子以
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業可成操納其言遷丞

相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至垢面羸服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至有身擕壺漿入官寺者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子丕爲五官將屬玠以所親玠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不奉命操還自鄴議欲并省職司玠請謁不行時人疾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舊西曹爲上東曹次之宜省東曹操知其意令曰日出于東月盛于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遂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以素屛風素馮几遺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遺君以古人之服玠雖位通顯常布衣蔬

食撫育兄遺孤甚篤祿賜以施宗族家無贏資遷右軍師
操稱魏王除尚書僕射復典選舉時子丕雖長而弟植有
寵玠密白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絕祀廢立大事非
所宜聞後會羣僚玠起更衣操目之曰此所謂國之司直
者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有白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
沒爲官奴婢玠言使天不雨者蓋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
桓階和洽救之免官卒于家

贊曰聖人作易畫卦蓋至于節而後制行之意寓焉夫節
坎上兌下坎爲水兌爲澤澤上之水不出夫澤瀦而無泄
則無以潤下泄而不已則涸矣節之義所由著也其始曰
苦節不可貞至其終則又曰苦節貞凶蓋節之義不貴夫

過過則人情有所不堪是爲苦節故曰不可以爲正雖正而凶矣夫一概難堪之行聖人所不爲安可通行乎天下聖人不求異于人如此剡玠二子疾時侈靡方其典選一切以儉節取人士大夫至垢面羸服身持壺漿以入府寺既不足以激天下之貪而矯爲不情相師成風在當時已不能免議者之云云古人處事求爲可繼二子雖有志厲俗而矯枉過直不得中道是豈足與語聖人議德行之意云

鮑勛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濟北相黃巾入境以救曹操遇害操以舊恩辟勛爲丞相掾建安

二十二年爲太子中庶子累遷魏郡西部都尉子丕妻郭
氏弟爲曲周縣吏盜官布法應棄市操時在譙丕留鄴數
手書爲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
丕固不悅及是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令中
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丕篡漢兼侍中每陳今之所
急惟在兵農臺榭苑囿宜以爲後時丕出游獵勛上疏力
諫丕手毀其疏而竟行獵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
侍中劉曄對曰獵勝于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
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而獵驅逐原野傷生育之理
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于遄臺曄
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丕怒罷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陳羣

司馬懿並舉勛為宮正宮正御史中丞也丕不得已而用之百僚嚴憚丕欲攻孫權勛諫以為不可丕益忿之左遷治書執法丕自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由正道軍容吏劉曜欲劾之勛以塹壘未成救止軍還雒陽曜有罪勛奏黜遣而曜密白勛私解邕事收付廷尉廷尉議正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勛應死而汝等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並言勛父信有功于國請貰其罪丕不許殺之後二旬丕亦死人莫不為勛歎恨

徐邈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曹操以為東曹議令史操稱魏王

爲尚書郎時法禁酒而邈私飲酣醉校士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操大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素脩謹偶醉言耳竟坐免丕篡漢爲譙相累遷穎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丕至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丕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曹叡初爲涼州刺史風化大行百姓歸心討叛羌有功封都亭侯加建威將軍賞賜皆散之將士妻子衣食不給還爲大司農遷司隸校尉百僚憚之後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

病忝之哉固辭延熙中卒盧欽著書稱其美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淸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操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淸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之論如此

胡質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父敏字通達以方正稱質少與

蔣濟朱績俱知名于江淮間曹操問濟曰胡通達長者有子若孫否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綜事過之操召爲頓丘令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欲請質爲佐質辭以疾他日謂質曰僕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悟與周如初子丕篡漢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也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若卽首服每軍功賞賜皆推之將士在郡九

年吏民便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田且守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去見思延熙十三年卒家無嬴貲惟有賜衣書篋而已有子威

桓階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曹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劉表舉州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于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

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曰曹操雖弱奉王命而討有罪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乃舉長沙及旁三郡拒表遣使詣操操說會操軍未得南而表攻羨羨病死城陷階自匿久之表辟爲從事因辭疾去操定荆州聞其爲羨謀異之辟爲丞相主簿操稱魏王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子植有寵階數陳丕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摯遷尚書典選舉丕篡漢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丕親臨視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于卿勉之徙封安樂鄉壽拜太常卒

裴潛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謂

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伯王之才乃欲西北自處其敗無日矣曹操定荆州辟叅丞相軍事時代郡大亂操以爲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守莫能治正操欲授潛兵以鎮討之辭曰代郡戸口繁夥士馬控弦以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財物潛按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郡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操稱其治代之功潛曰潛于百姓雖寛于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過嚴而事加寛惠過寛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

爭所由起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于是操歎恨還潛之速
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操乃遣其子彰討之出爲沛相
遷兖州刺史子丕篡漢爲散騎常侍除魏郡潁川典農中
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曹叡初入爲尚書封青陽亭侯
累遷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
十餘條延熙中卒性廉謹每之官不與妻子俱行爲兖州
時嘗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柱家人或并日而食其家教
有似石奮自漢末少能及者然而無所薦進世稱其潔而
已子秀時有何夔梁習者皆陳郡人與潛俱參曹操軍事
夔字叔龍爲操東曹掾言于操曰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
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而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

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自今所用宜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別矣又宜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廷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則天下幸甚操稱善拜尚書僕射遷太子太傅子丕時封成陽亭侯子曾嗣

梁習字子虞爲操西曹令史累遷并州刺史勸課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于世長老以爲自所聞識未有及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曹丕初復置并州仍爲刺史封申門亭侯治行爲一時最在州二十餘年居處窮約無方面珍物召爲大司農子猷時卒初濟陰王思

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白事失操旨操大怒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往代對已被收繫思乃馳還自陳己罪操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爲刺史思領豫州亦能吏然煩碎無大體不如習

司馬朗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懿之兄也九歲人有稱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軀幹魁梧而疑之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損年以求蚤成非吾志也監試者異之其後天下大亂歲饑人相食朗收卹宗族教訓禮節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曹操辟爲司空掾出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

鞭朴而民不犯禁先是民有徙籍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誠感如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今雖未可復行可令州郡竝制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及施行然州郡領兵議自朗始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伐孫權到居巢會大疫遇疾卒時年四十七同邑

司馬芝者字子華少為諸生避亂荆州于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之芝叩頭

曰母老惟在諸君賊相謂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卒免于禍以鹿車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曹操取荆州以爲管長時天下大亂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會郡檄縣發兵而節客王同等當爲兵掾史白節家未嘗給繇芝不聽兵已集郡而節果藏同等陰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掾史恐乞代同行芝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謂芝以郡主簿爲兵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繫之獄芝曰夫刑法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獲而後訊其辭若不勝其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

今有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操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大守所至有稱入爲河南尹抑强植弱私謁不行中官嘗欲以事託之而不敢言因其妻之伯父董昭昭猶憚之不爲通門下循行有疑門幹盜簪幹不服芝教曰凡物有相若而難辨者人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寢勿問曹叡時賜爵關內侯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尋以公事免復爲大司農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官子岐累遷廷尉剛正有父風

DS
748.2
.H8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浚校

魏載記第七

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董卓遷帝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爲宗室遺老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以疇對時年二十二虞備禮見之辟爲從事具車騎將行疇乃選其家客與年少之慕從者二十騎俱往旣取道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從間道到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不敢佩荷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

府竝辟皆不就既還虞巳爲公孫瓚所害乃謁虞墓卒事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曰汝何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疇對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于將軍不美恐非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臣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耳豈忍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害猶拘之軍中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乃縱遣疇得北歸帥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于世矣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五千餘家乃爲要束使不相犯又制爲昏嫁之禮興學校以講授衆皆便

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袁紹父子數遣使辟召皆不行疇嘗忿烏丸每賊殺其郡之冠蓋有欲討之意建安十二年會曹操伐烏丸未至遣使辟疇遂隨使者至軍署司空戶曹掾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蓨令不行從軍至無終時方夏水潦而瀕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常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栁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通今虜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懈弛無備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襲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致也操從之乃引軍還而

署大木表于水際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軍去也操乃令疇將兵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歴平岡登白狼堆去栁城二百餘里虜乃覺單于自臨陳大敗之斬獲追奔遂至栁城軍還入塞論功封亭侯疇自以始由避難帥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辭操知其誠許之遼東斬送袁尚首操令三軍敢有哭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從攻荆州還操追念疇功復申前命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至于數四終不受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令以私情諭之無告我意也惇問之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得全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

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殺
死于前言未卒潸洏橫流惇具以告操知不可屈乃拜議
郎年四十六卒

王修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里中
社修念母哭泣哀甚里中爲之輟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
張奉舍奉舉家疾無相視者修親隱䘏之疾愈乃去初平
中孔融召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客數犯法
民有被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拒
守吏民畏憚不敢近乃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
懼乃出賊自是豪彊懾服舉孝廉遜邴原融不聽會時方

亂道梗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修聞夜奔赴融所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修耳言終而修至時膠東多盜復令守膠東令至則斬其强宗公沙盧等撫慰其餘由是盜賊衰息融每有難雖休于家無不即至融常賴修以免袁譚在青州辟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修後獻以事當死修理之得免人以此多之轉別駕袁尙攻譚譚軍敗修率吏民往救譚欲攻尙修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敗亡之道也譚不說然知其忠節後又問修計將何出修曰夫兄弟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可乎夫棄兄弟而弗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搆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

睦可以得志天下譚不聽後曹操攻譚于南皮修時轉餉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馳赴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慟曰無君焉歸遂詣操乞收葬譚操聽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蓄聚操破鄴籍審配等家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操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爲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抑强植弱信賞必罰百姓稱之操稱魏王爲大司農郎中令時議行肉刑修以爲未可從奉常嚴才謀變夜攻掖門修聞亂將官屬至宮門操在銅雀臺望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修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修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制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子儀字文表高亮雅

正爲司馬昭安東司馬以抗直爲昭所害儀子裒字偉元少立操尙痛父非命終身不仕事皆見晉史

常林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對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性嗜學帶經耕鋤其妻饁之雖在田中相敬如賓少單貧非勤所及不取于人刺史梁習薦州境名士楊俊王淩王象荀偉及林于曹操操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以政最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至著稱子丕篡漢遷少府封樂陽亭侯轉大司農曹叡初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司馬懿以林鄉里耆德每爲之拜或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

自欲崇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時論以林操尚清峻欲置之公輔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卒時馮翊吉茂河間沐竝鉅鹿時苗皆與林齊名茂字叔暢好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與扶風蘇則隱居南山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累遷議郎卒竝字德信爲人公而果不畏强禦曹操名爲軍謀掾曹芳時爲三府長史孫權將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于峴山東斫材牂柯軍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不往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遠方如此當時不知皆以爲前世人也累遷濟陰太守名拜議郎年六十餘自作終制以戒

其子苗字德胄清白自守性尤疾惡爲壽春令令行風靡始之官乘犢車牸牛歲餘牛生一犢謂主簿曰令來時無此犢犢乃淮南所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以爲矯由此名聞天下累遷典農中郎將然性剛褊初爲壽春時嘗謁治中蔣濟濟嗜酒適醉不能見苗恚忿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置牆下朝夕射之後濟官太尉亦不以苗毀己爲嫌

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避亂客武陵曹操略地荊州辟爲丞相掾時毛玠崔琰典選舉先尚儉節洽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節拘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

律人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衣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垢汚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至自絜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槪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至罷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稱魏王拜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操者操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按實其事且曰玠誠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事言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操不卽從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子丕簒漢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曹叡初

進封西陵鄉侯時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叡于是引咎博咨異同詢以民希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自春夏以來民窮于役農業有廢百姓嚻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伏之術莫大于節儉轉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叡聞之加賜粟帛卒

楊阜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討馬超之功曹操賜爵關內侯累遷武都太守郡濱漢中阜即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昭烈取漢中以逼下辨操以武都孤遠欲徙其民恐其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使居京兆扶風者萬餘家徙郡

小槐里百姓襁負從之爲政務舉大綱下不忍欺曹丕問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召用而丕死曹叡初徵爲城門校尉叡嘗著帽被縹綾半褎阜問曰此于禮何法服也叡默然自是不法服不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大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弋獵大雨雹上疏諫叡嘉納遷少府又上疏曰昔邵信臣爲少府于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用叡令羣臣議政令不便于民者阜以爲致治在于任賢典國本于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則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百工不厚其器而競作奇

巧以合上意此傷本之盛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又上疏欲省宮人之不見幸者乃名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叡聞而愈敬憚之尋死

辛毗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隨兄評從袁紹紹卒其子尚攻其兄譚于平原譚使毗求援于曹操時操將攻荆州次西平毗見操致譚意操大悅後數日更欲先攻荆州使譚尚自相敝他日置酒毗知操意變以語郭嘉嘉以白操操謂

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否毗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本相攻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于己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乃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于外謀臣誅于內兄弟讒鬩國分為二連年攻伐加以饑饉天災見于上人事應于下此乃天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窮困之敵擊罷儆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

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操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操遣都護曹洪屯下辨使毗與曹休參其軍事還爲丞相長史子丕篡漢遷侍中賜爵關內侯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羣司以爲不可而丕意甚銳毗入諫丕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丕曰吾不與卿議矣毗曰臣所言非私也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丕奮衣而入良久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之遂徙其半嘗從丕射雉丕曰射雉樂乎曰于陛下

樂甚而于羣下甚苦丕默然後爲之希出丕欲攻孫權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希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也丕不從竟無功而還曹叡立進封頴鄉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用事羣臣莫不趨之毗獨不往其子敞以爲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害之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竟爲孫劉所毀出爲衛尉叡方營殿舍百姓勞怨又欲平北邙而于其上作臺觀以望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勞人民不堪命叡乃止丞相諸葛亮以王師來討出渭南先是司馬懿數請拒之叡終不聽至是使

毗持節爲懿軍師節度諸軍以抗王師會亮薨復還爲衞尉卒

贊曰疇初立義而不能踐言于後修始若不負袁氏而終于從操林名德自居洽議論不矯而託身非所卑諂於所事者毗賣二袁于曹操以爲進身之階此姦人之雄烏足道哉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一　上海郁松年原本

朱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邢浚校梓

魏載記第八

賈逵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過城邑皆下逵獨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引單于并兵急攻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旣下援聞其名欲使爲將以兵劫逵不爲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願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乃囚于壺關置土窖中以車輪覆其上使人固守逵從土窖中

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耶而使義士死于此乎有祝公道者與逵并故人適聞其聲憐其守正乃夜潛往引出破械遣去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它計疑援謀士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不敗援既亡乃知前出已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後坐法當死逵救之力不能得爲之改服後舉茂才除澠池令以喪祖父去官曹操攻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太守與語說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賈逵吾何憂尋爲丞相主簿操攻漢中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斬竟

重者一人而釋其餘擢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事子丕代操爲丞相以爲魏郡太守從丕至黎陽津渡者亂行斬之乃整至譙以爲豫州刺史時大亂之後州郡多不相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豈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丕曰眞刺史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備敵不敢犯外修軍政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是也俄與諸軍攻孫權破呂範于洞浦封陽里亭侯加

建威將軍曹叡時孫權在東關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權每出兵攻魏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而魏之出師亦由淮沛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叡善之使督滿寵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南侵逵至五將山休表求深入叡令懿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吳無東關之備必并兵于皖休深入與敵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百里得生口言休大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于外路絕于內進

不能戰退不能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敵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敵見吾軍必走若待後軍敵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而行多設旗鼓爲疑兵敵見逵兵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相能曹丕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丕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無噍類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得斬孫權以報子充字公閭爲中護軍爲司馬昭弒曹髦者

蘇則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少以學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性剛直疾惡慕汲黯之爲人歷酒泉安定武都太守

所在有威名曹操攻張魯過其郡與語說之徙爲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吏民流徙飢窮則極意撫循流民來歸旬月得數千人勸之力穡是歲大稔西平麴演等叛討平之加護羌校尉關內侯進封都亭侯名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嘗臥枕則膝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與丕弟植聞丕代漢皆悲哭時丕但聞植所爲而不聞則也嘗從容語其下曰吾應天授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盡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肘則曰不謂卿也乃止丕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敦煌獻徑寸珠可復求市否對曰若化洽中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丕默然後從丕獵槎桎拔失鹿丕大

怒據胡綝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以獵戲多殺羣吏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丕曰卿直臣也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東平相道病卒

任峻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時天下大亂與同郡張奮舉郡歸曹操操以爲騎都尉妻以從妹每出戰峻常居以給軍時歲饑軍食不足羽林監棗祗建置屯田操以峻爲典農中郎將祗爲屯田都尉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實官渡之役峻典糧賊數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敵不敢近軍國之饒始于棗祗而成于峻操以峻有功封都亭侯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

理明每有所陳操常稱善建安九年卒棗祇者潁川人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仕至陳留太守孫據字道彥仕晉

張既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曹操以爲議郎使參鍾繇軍事累遷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操稱魏王名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操謂曰還君本州可謂衣錦晝行矣從攻張魯說操拔漢中民數萬家以實長安其後操欲拔漢中守軍恐昭烈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以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就穀避敵前至者厚其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

界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抵西域皆屬雍州子丕時初置
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
岐酒泉黃華西平麴演各逐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
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進爵都鄉侯涼州盧
水胡叛河西大擾丕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乃以既代鄒
岐爲刺史既至大破胡斬首獲生以萬數丕說進封西鄉
酒泉蘇衡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既與夏侯
儒擊破之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塞以備胡西羌恐
帥眾二萬餘落降既臨二州十餘年善政藹聞其所禮辟
扶風龎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龎淯燉煌張恭周生
烈等後皆爲時用建興初年卒子緝字敬仲以女妻曹芳

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儧司馬師專國與中書令李豐等謀
誅之事泄遇害語在夏侯元傳

杜襲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鍾繇表爲議郎荀彧薦于曹操
操以爲丞相軍謀祭酒操稱魏王以爲侍中與王粲和洽
竝列從攻張魯道拜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
百姓自樂出徙雒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昭烈所殺軍
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等糾攝軍事權宜以郃爲督
以一衆心操還當選留府長史鎭守長安而所選多不當
操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爲留府長史時
關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附操而有謾言操大怒欲攻之

羣下皆諫操橫刀于膝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方今豺狼當道而狐狸是先人謂公避强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爲莛撞起音今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哉操遂厚撫攸攸卽歸附子丕篡漢爲督軍糧御史武平亭侯入爲尚書曹叡時進封平陽鄉侯卒有趙儼者字伯然避亂荆州與襲同居處通有無建安二年詣操操以爲朗陵長曹芳時積官至司空初儼與襲及辛毗陳羣皆同郡知名時號辛陳杜趙云

高柔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曹操以爲刺姦令史議法平允風

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操夜嘗出微察諸吏見柔假寐徐解裘覆之而去尋爲丞相倉曹屬轉理曹掾子丕篡漢賜爵關內侯加治書執法遷廷尉丕以宿憾欲枉法殺鮑勛柔固執不從曹叡初封延壽亭侯時大興宮殿百姓勞役博采美女以充後宮柔上疏諫叡嘉納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主將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訴寃莫有省者乃詣廷尉柔問曰汝何知夫不亡盈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之甚謹又哀兒女非輕狡不顧家者柔復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屢求不獲時子文適繫獄

彔乃引子文問所坐徐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假貸于人彔察其色動乃曰汝昔曾舉實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情駭應對失敍彔曰汝已殺禮宜即首服子文情得叩頭具首殺禮本末藏瘞所在乃以其事聞于叡復盈母子爲平民仍頒其獄于境內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復徙司徒曹髦立封安國侯轉太尉卒時年九十有王觀者字偉臺東都廩丘人與彔同時仕進累遷涿郡太守曹叡時會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曰何不爲劇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于明府有任子之責觀曰夫君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于役條當有所降差豈可以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

民乎後送任子詣鄴時觀惟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如此累遷少府曹髦時封中鄉亭侯轉右僕射曹奐初遷司空卒

劉放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遭亂依漁陽王松後說松歸曹操又爲松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旣善之又聞其說松由是辟參司空軍事操稱魏王與太原孫資俱爲祕書郎參丞相軍事子丕篡漢放資爲左右丞數月放徙爲令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放關內侯資關中侯竝掌機密曹叡立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放西鄉侯資樂陽亭侯漢丞相諸葛亮出屯南鄭議者以爲可大發兵就攻之叡以問資資曰昔武

皇攻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救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後當更有所發與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叡乃止資進封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一時命令多出其手孫權與諸葛亮約同舉伐魏邊侯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誠封以示亮亮騰其書與權將步騭等騭以示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遼東平以參謀議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資中都會曹叡病欲以曹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

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爽可代宇否放資因贊成之又力陳宜速召太尉司馬懿以綱維皇室叡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資放資既出叡意復變令止獨召爽與放資俱受遺令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懿亦至登牀受遺令已而叡死先是放資久典機密獻肇不能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叡召司馬懿及稱贊曹爽而抑退獻肇等曹氏之亡禍基于此曹芳既立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放轉驃騎將軍資衛將軍領

監令如故後各年老辭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爽死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建興十三年放卒資復句免尋卒放資既善阿旨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恩以是獲譏于世然亦密陳損益不專道諛云放子正資子宏爲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

贊曰蘇則聞獻帝之廢而悲不自勝詰董昭之佞而義形于色凜凜有古烈士風然終不免撓節于曹氏惜哉

續後漢書卷第四十一

宋廬陵蕭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邢濬校梓

魏載記第九

張遼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本聶壹之後以避仇變姓呂布以爲騎都尉布敗歸曹操以中堅將軍從攻袁譚袁尚譚尚破復平遼東栁毅等還鄴操自出迎引與共載拜盪寇將軍從攻袁尚于栁城卒與虜遇遼請戰氣鋭甚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初操將攻栁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而公遠出若劉表遣劉元德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事去矣操策表必

不能任元德遂行時荆州未定復遣屯長社臨發軍中夜有謀變者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亂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操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與蘭合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纔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兵諸將以爲道險難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至山下攻之斬蘭成盡俘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使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攻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

曰賊至乃發俄而孫權帥衆十萬圍合肥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意與遼同于是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士明日出戰平旦遼被甲執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皆走高隴以長戟自衛望見遼所將兵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援出餘衆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駐合肥十餘

日城不可拔乃引去遼帥諸將追擊幾獲之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操至合肥按行遼戰處歎息良久增其軍徙屯居巢子丕篡漢封晉陽侯嘗問所以破吳狀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名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其母作殿後復與諸將破權將呂範卒于江都樂進者字文謙陽平衞國人軀幹短小以膽力稱從操為帳下吏操表為陷陳都尉封廣昌亭侯與遼屯合肥有功增封邑建安二十三年卒李典者字曼成山陽鉅野人操以為裨將軍劉表使昭烈北伐至葉操遣典從夏侯惇拒之昭烈燒屯去惇帥諸將追之典曰敵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險草木蔽翳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遇伏大敗會典救

至昭烈乃去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請徙魏郡操笑曰卿欲慕耿純耶遷破虜將軍合肥之役典與遼進皆素不睦遼恐其不與己同意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乃帥衆與遼破走敵軍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卒

臧霸者字宣高泰山華人與遼等皆從呂布布敗歸操以爲琅琊相操之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兖州亂翕暉皆叛既定二人亡命投霸操謂昭烈語霸送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曹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玉伯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昭烈以霸之言

告操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以翕暉爲郡守時操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操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憂封都亭侯加威虜將軍遷徐州刺史與遼東拒孫權于濡須口拜揚威將軍假節復與夏侯惇等屯居巢子丕時遷鎮東將軍進封開陽徙封良成與曹休破呂範于洞浦召爲執金吾位特進卒

張郃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爲袁紹中郎將官渡之役紹使與高覽攻曹操營郃叛紹歸操紹衆于是大潰操以爲偏將軍從攻袁尚于鄴拔之操既降張魯留郃與夏侯淵守漢中拒昭烈淵沒于陳郃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恐爲敵所

乘三軍失色乃推郃爲軍主衆心始安操聞遽自至漢中
引出諸軍郃還屯陳倉子丕篡漢以爲左將軍封鄚侯曹
叡時漢丞相諸葛亮出祁山郃與亮前鋒馬謖戰于街亭
敗之後亮復出祁山至木門與亮戰軍敗死于禁者字
文則泰山鉅平人累拜虎威將軍與郃及張遼等討梅成
陳蘭成降已而復叛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餉
前後相屬遂擒蘭等時禁與張郃及張遼樂進徐晃俱爲
名將操每攻伐迭爲軍鋒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于
樊使禁帥諸軍往救仁會大霖雨平地水數丈禁七軍皆
歿禁遂降羽操聞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不
及龐德耶後孫權襲殺羽禁復爲吳所得子丕篡漢權遣

禁還丕令詣鄴謁陵[illegible]頃于祠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
怒禁降服之狀禁[illegible]甚發病卒徐晃者字公明河東
楊人累遷平寇將[illegible]追晃與夏侯淵拒昭烈于陽平復
遣助曹仁攻關羽屯宛會于禁等皆歿羽圍仁于樊又圍
呂常于襄陽晃以羽難與爭鋒遂屯陽陵陂操遣徐商呂
建等詣晃乃稍前去敵圍三丈所未攻操又遣朱蓋等十
二營詣晃羽自將步騎出戰晃擊之羽退遂追逐與俱入
圍敗之操聞之曰吾用兵三十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
有長驅徑入敵圍者舉卮酒與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
也時諸軍皆集操按行諸營士卒皆離陳觀而晃軍營獨
整將士駐陳不動操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子丕初進封楊侯性儉約畏愼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曹叡時卒

龐德

龐德字令明南安狟道人爲郡吏從馬騰討叛羌有功遷校尉曹操使鍾繇帥關中諸將討袁譚將郭援德爲軍鋒親斬援首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歸操操聞其勇拜立義將軍與曹仁等共屯樊攻關羽與羽戰射羽中額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霖雨漢水暴溢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隄上羽以大船四面射之自平旦至日中短兵接戰益怒而水寖盛吏士皆降德乘小船欲還水盛船覆爲羽所殺有許褚典韋閻

濕麗淯者與德同時皆驍勇忠于曹氏者褚字仲康譙國譙人長八尺腰帶十圍勇力絶人漢末聚族里堅壁以禦寇時葛陂賊萬餘人攻其壁糧且盡僞與賊和以牛易食賊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拽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不敢取牛而去曹操徇淮汝褚以衆歸操操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從操討韓遂馬超于潼關操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追褚扶操上船敵戰急矢下如雨軍爭濟船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中流矢死褚右手進泝船僅得渡是日微褚操幾不免後操與超單馬會語惟褚獨從超負其勇陰欲前突操素聞褚

勇疑從騎即褚乃曰公有虎侯者安在操顧指褚褚瞋目
眄之超不敢動後數日會戰大敗超等遷武衛中郎將武
衛之號自此始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虎癡是以超
呼爲虎侯曹丕篡漢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子叡初進
封牟鄉卒韋陳留已吾人膂力過人有志節從操戰常先
登陷陳由都尉遷校尉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爲之語
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後與張繡戰被創
瞋目大罵而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以涼州別駕守上
邽令馬超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超温止之不能禁
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遣温密往告急于
夏侯淵敵圍數重乃夜從水中潛出明日敵見其迹追之

執以還超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于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語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詣城下溫大呼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耶溫不應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曰城中故人有欲與我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清字子冀酒泉表氏人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清聞之棄官奔走號哭喪所乃詣猛褁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敕遣之不殺由是以忠烈

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郡人黃昂反圍城請踰城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發兵未至城陷揖死淯乃收斂送喪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曹操聞之辟爲掾累遷西海太守中散大夫卒初淯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淯舅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淯母娥自傷父讐不報乃帷車袖劒白日刺壽于都亭前徐詣縣曰父仇已報請就戮祿福長壽陽尹嘉義之會赦得免州郡刊石表閭

文聘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嗣曹操攻荆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

州當待罪而已操既濟漢乃詣操操曰來何遲耶聘曰先日不能輔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既沒常欲據守漢川保全境土生不負于孤弱死無媿于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于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歔欷流涕操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眞忠臣也厚遇之操先定荆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太守委以邊事有功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子丕篡漢進封長安鄉侯遷後將軍進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圍聘于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疑之語其下曰北方以此人忠臣故委之以此郡今吾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去之在江夏數十年威振敵國卒已

虔者字子恪任城人爲泰山太守操使督青州諸郡兵討

東萊李條等有功在泰山十餘年甚有威惠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威虜將軍辟瑯琊王祥爲别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曹叡時卒

滿寵

滿寵字伯甯山陽昌邑人曹操辟爲西曹屬轉許令時操欲殺天下舊德宿望故太尉楊彪以非罪收付縣獄荀彧孔融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加法數日求見操曰楊彪考訊毋它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海内名若罪不自白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乃釋彪初融等聞其考掠皆怒及因是得釋更善寵曹叡時爲征東將軍封昌邑侯時無歲不有吳師寵上疏曰合

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敵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軍救
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
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固守
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于計爲便尚書趙咨是其策
遂從之是歲權自出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舍
舟而去名爲太尉卒子偉以格度知名有田豫郭淮者皆
與寵同時立功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昭烈甚奇之昭烈
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昭烈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
共成大事也曹操辟爲軍謀掾累遷弋陽太守所至稱治
佐曹彰平定代郡遷南陽太守子丕篡漢使持節護烏丸
校尉牽招解儁并護鮮卑轉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孫權

帥衆號十萬攻新城滿寵欲帥諸軍救之豫以爲敵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鋭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而擊之可大克也若敵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墮其計豫以狀聞叡從之會孫權師退久之徵爲衛尉屢告老司馬懿以書諭之荅曰年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遂固稱病篤拜大中大夫食祿卿卒時年八十二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曹操留夏侯淵拒昭烈以淮爲司馬淵戰沒軍中洶洶淮收散卒推張郃爲軍主衆乃安曹叡時丞相諸葛亮來伐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

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吾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王師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謂此見形于西欲使吾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是夕果攻陽遂以有備而退延熙七年夏侯玄等寇漢中淮督諸軍為前鋒度勢不利輒拔軍遁故不大敗封都鄉侯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進封陽曲侯曹髦時卒

王淩

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叔父允為漢司徒舉孝廉再遷中山太守曹操辟為丞相掾子丕篡漢拜散騎常侍出為兖

州刺史拒吳師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青州刺史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百姓稱之從曹休南侵休與敵師遇于夾石休軍大敗淩力戰決圍休得免從豫州刺史得軍民驩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初淩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兖豫繼其名迹曹芳時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以御商功進封南鄉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就遷司空司馬懿既殺曹爽進淩大尉自是大權盡歸于懿曹芳擁虛位而已淩每切齒且謂芳昏弱故受制于懿時令狐愚以才能為兖州刺史淩甥也淩乃與愚密謀起兵誅懿廢芳而立操子彪謂彪長而才會愚病死淩既失援復遣其將軍楊弘以事密告兖州刺史黃華華

宏等乃以其事白懿懿遂帥衆攻淩懿軍奄至百尺淩不知所出乃乘船單出迎懿懿遣人護送京師淩至項過賈逵祠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于魏社稷者惟有神知之遂飲藥死懿至壽春盡殺淩黨夷其族并殺彪等是歲八月懿疾夢淩逵爲厲甚惡之後數歲文欽毋丘儉諸葛誕等相繼起義欲誅懿子師昭皆不克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父興爲武威太守有功封爲高陽鄉侯儉襲爵爲平原侯文學曹叡時累遷幽州刺史度遼將軍以定遼東功進封安邑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鎮南將軍換鎮東都督揚州時司馬師廢曹芳儉憤其不臣與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起兵誅之延熙十八年正月以曹

叡妻郭氏令移郡國罪狀師凡爲壇于壽春城西與諸將
插血同盟師帥兵五六萬人與文欽等渡淮北討師師中
外軍拒儉等使其監軍王基爲前鋒據南頓儉軍不利有
尹大目者幼爲曹氏家奴常在曹芳側師與俱行大目知
師畏憤成疾一目突出乃曰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追語
令罷兵師即遣之大目單騎被鎧追欽遥與語大目心實
主曹氏謂曰君侯何苦不復忍數日中邪欲使欽解其意
欽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曹氏家人不念報恩反與
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傅矢欲射之大
目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欽敗儉聞之遂遁衆潰
爲安風人所殺中外聞之莫不悵惜儉子甸字子邦有重

名曹芳之廢也俞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若將負四海之責儉然之及儉起兵司馬師問俞所在知其不行曰俞不來儉無能爲也儉初起兵遣其子宗等西入吳文欽亦奔吳吳以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譙侯誕字公休琅琊陽都人累遷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徙豫州儉之敗也壽春中十萬餘口懼誅悉流迸山澤或亡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誕以懿父子專政擅誅殺而王淩毋丘儉等皆起義不克反爲所夷滅心每不平延熙末舉兵誅司馬昭軍敗被害麾下數百人坐不降昭悉斬之皆曰爲諸葛公死無恨其得人心如此晉習鑿齒著論曰

儉感曹叡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儉事雖不克可謂忠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雖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儉者可謂不愧矣

王昶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兄事之爲曹丕文學丕既篡漢再遷雒陽典農勸民稼穡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子叡初加揚烈將軍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于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上之名其兄之子及其子以見意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且爲書戒之其略曰吾

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
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
山不得其人輕之如艸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
之北海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淡然自守惟道是務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
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然性行不均少
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效之安樂
任昭先純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謙處不避洿怯而能
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
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

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愼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矣吾復何憂哉曹芳時累轉徐州刺史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廣農墾殖倉廩充滿司馬懿旣殺曹爽乃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絶浮華其二用考試以謹黜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職其四欲約官實祿以厲廉耻其五欲絶侈靡務崇節儉以破敵功遷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後母丘儉諸葛誕等憤司馬師專國欲起兵誅之昶附師爲之盡力儉等

旣遇害進驃騎將軍遷司空卒兄子沈與司馬昭謀弒曹髦者

王基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刺史王淩辟爲別駕尋擢中書侍郎曹叡盛修宮室基上疏切諫散騎常侍王肅著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而基據依[元]義常與抗衡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境爲政淸嚴設備甚謹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兵集建業宣言欲北伐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攻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且老自出則懼內釁卒起遣將則舊將已殁新將未信

此不過用補定卒乘還自保耳權果不及出著時要論議切時政徵爲河南尹除尚書出爲荆州刺史加揚烈將軍從王昶南侵基別襲步協于夷陵收其米三十餘萬斛遷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曹髦初進封常樂亭侯毋丘儉起兵欲誅司馬師師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與儉等戰有功加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葛誕敗轉征東將軍都督揚州進封東武轉征南將軍都督荆州基自附于司馬昭昭亦厚遇之曹奐初卒

鄧艾書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年十二遭亂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

宗族有與同名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能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艸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去處時人多笑焉爲典農上計吏司馬懿見而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蓄穀爲滅敵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灌漑又通漕運乃著濟河論以諭其旨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下以制四方今軍攻淮南運兵過半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于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

食也司馬懿善之事皆施行延熙四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糧有儲而無水害皆艾所建也十二年與郭淮等拒漢將軍姜維後以破文欽功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于狄道費與時司馬昭令諸將犯漢昭指授節度使艾與漢大將軍姜維相綴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還守劒閣艾從陰平道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橋閣以度山高谷深又糧餉且匱頻于危殆乃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漢守將馬邈等降漢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大破之漢遂亡艾承制拜官深自矜伐謂漢士大夫曰姜維自一時雄兒與

某相値故窮耳識者笑之鍾會等皆白艾所爲悖逆檻車徵之艾父子旣囚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監軍衛瓘遣田續斬之于綿竹子忠俱死餘子在雒陽者悉誅之

贊曰淩儉欽誕斅子不附司馬氏而甘于一死可謂忠于所事者覩與沈附晉傾曹而沈之子叡復叛晉而謀不軌所謂世濟凶德艾與會果于犯順隕身赤族非不幸也

常璩侍孝節先公讀史至陳壽蜀志而先公廢卷不懌曰漢其蜀乎小人哉陳壽也于是常生十四年雖未成人亦麤知古今治亂興亡之大略因請曰昭烈漢之支屬繼獻帝而作豈當號爲蜀鄰抑陳壽因其所都之地

而名之歟將改仕晉氏而黜其故國本號也先公言壽之父以罪爲諸葛亮所髠而壽之身復爲亮子瞻所笞又仕漢久不得志庸是貶其號而詆詘其君臣且以尊魏也然壽之史行於世幾千載無一人正其謬而改作者吾老矣竊有志焉而日者謂我歲行戌亥間將死果爾吾其已矣成吾志者其汝也夫常忍涕而識之旣冠楷于時學而未遑然亦未始一日不往來于中後三十年歲在戊申偶抱病累月病愈因追憶先公之所以屬郭也勉強成書雖正其名而私竊自揆學不淹貫文不雅馴大懼不足以成先公之志安知後人之議常不猶常之議壽也哉先公諱昌齡字椿年後更諱壽朋博極羣

書爲時儒宗既卒門人私謚孝節先生云

續後漢書義例一卷

凡後漢書有傳者茲不復出事偶相涉則隨事而書

凡書一歲之事必有先後若舊史所載首尾失序無所考正則書于歲末曰是歲某人某事

凡記事必繫之日不日蓋陳壽崇魏而黜漢略而不書無他書可考今止書月與時魏雖書日漢既不日魏豈得獨日

凡記事舊史不載歲時月日不可書之于紀謂歲時日月四者俱不著今互見列傳庶不沒其實

凡天子諸侯之使通曰聘或曰如然如略于聘漢使他國則曰如吳使漢則曰來聘

凡皇后崩則書皇后某氏崩皇太后則不書氏此蓋班史

舊例

凡書薨卒賜官職之崇卑宰輔諸王大司馬大將軍衛將軍則曰薨車騎驃騎左右前後將軍與夫加號大將軍若征北平江大將軍之類亦書薨尚書令九卿則書卒若建安二十五年後將軍黃忠書卒時昭烈未稱尊號故也

凡吳魏僭竊之君書薨則太重書殂則尤重書卒則又若引而進之今止書死

凡事之不繫乎治亂不關乎名教與夫迹涉怪誕者略而不書

凡地名見于音義郡不著而縣著蓋縣名既多又且重複

覽者未暇徧省不可不著所隸之郡若郡則不復贅言

凡音義所釋地名其言故者皆指先漢

續後漢書音義第一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　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 杜邦彥校梓

紀一上子貞元朔二年封陸城侯 陸城亭名隷涿郡按前漢書表貞以元朔二年封而陳壽蜀書作元狩六年誤也若此類皆刊正之壽云封亭侯表無亭字

延熙 音僖

羽葆車 合聚五采羽名爲葆車上建羽葆故曰羽葆車

公孫瓚 才贊切後漢書有傳

黃巾賊帥張角起魏郡 按陳壽志與後漢書皆云鉅鹿人張角而孫堅傳則云張角起魏郡蓋角雖鉅鹿人而起于魏魏與鉅鹿爲鄰部今從堅傳

下邳 音皮故東海縣東京永平十五年爲侯國應劭曰邳本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

高唐 平原縣

袁紹 字本初後漢書有傳

平原令 平原郡治平原

孔融屯都昌 後漢書有傳都昌北海縣

陶謙表爲豫州刺史 謙時爲徐州牧後漢書有傳郡國志豫州所領七郡

小沛 即沛縣以有沛郡故曰小沛猶槐里之小槐里弋陽之小弋陽昭烈雖喪師失地及其復振未嘗不還小沛

荀彧 音欲後漢書雖有傳而彧專爲曹氏腹心謀代漢者又其事迹皆見于魏故併傳之

程昱 音郁

麋竺民夷切涉六切袁公路近在壽春術字公路後漢書有傳壽春九江縣史家例凡稱某人必書其名其或稱字則記時人之所稱耳無特稱其字者春秋書季子之類非常例如陳壽書司馬仲達劉景升等類從時人所稱可如稱陳仲弓盧子幹宋仲子任定祖之類非是今皆正之使君所吏切昭烈遂領徐州徐州領五郡李傕郭汜傕古洛切汜音似汜一名多其事迹詳見後漢書董卓傳亂塢烏古切陝失冉切弘農縣即周召分治之所新豐京兆縣乘輿承正切安邑河東縣盱眙淮陰盱音虛眙音夷竝下邳縣下邳相曹豹裴松之引典略云下邳相曹豹而陳壽昭烈傳書下邳守將蓋爲相有守兵謂之將亦可今從典略必呂布後漢書有傳失其孥音奴後同妻子總稱轉軍海西復以爲豫州刺史海西廣陵縣宜城南郡縣後升爲郡遷都于許潁川縣即春秋許國表爲豫州牧昭烈凡三領豫州韓暹思廉切要擊要平聲袁術僭號于淮南時術在九江郡壽春縣術走渡淮奔其部曲雷薄陳蘭于灊山越騎校尉和輯蜀志作長水後漢書作越騎今從後漢續漢志注如淳曰越人

白附以爲騎故曰越騎音灼曰取其才力超越拔光武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劉昭曰越人非善騎者晉說是

王服 陳壽改王子服
從容 此嵩切
匕箸 上音俾下音住
車胄 天加切
紹去鄴 說縣

劉表 字景升荊州牧後漢書有傳
官渡 裴松之引北征記曰中牟臺下臨沛水是爲官渡袁紹曹操壘尚存今在鄭州中牟縣北後漢袁紹傳章懷太子注曰官渡在汴州中牟縣北酈道元水經注莨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
新野 南陽縣
博望 南陽縣
如廁 策至切

髀肉 音碑
烏丸 胡官切北狄種
柵城 遼西縣
樊 襄陽城外之別城
當陽 南郡縣
江陵 南郡縣
走漢津 音奏
沔 漢水出嶓冢山曰漾而東曰沔水
夏口 江夏沙羡縣有夏口對沔口有津史記蘇秦說楚威王楚東有夏州左傳楚莊王代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今夏口城有洲名夏口

赤壁 在黃岡縣
舟艦 倚滅切戰艦
油江口 油水名出武陵故孱陵地後更公安
京口 京城隸丹陽
劉璋 字季玉據蜀後漢書有傳
張魯 據漢中後漢書有附傳
龐統 蒲光切
亦說 式芮切
操以譎 古穴切
五伯 音霸
涪 音浮廣漢縣
倉卒 七忽切
司隸校尉

音效又音教**白水**廣漢縣**成都**蜀縣**葭萌**廣漢縣後改漢壽**厚施**去聲**秣陵**丹陽

縣本名金陵秦始皇改建安中孫權又改建業晉避愍帝諱改建康**青泥**近襄陽**劉璝**古回切**緜**

竹廣漢縣**雒城**廣漢縣魚豢云漢以火行忌水故東京去水加佳按雒以火行而去水漢國號亦從水又

可易置歎**白帝**南郡巫縣西有白帝城公孫述所築述自謂得金行故稱白帝後人以述築此城故名曰白帝

城後隸巴東郡巴東即今夔州城去州十里杜子美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夔州即魚復昭烈改曰永安**江州**

巴縣故巴國有塗山禹所娶**江陽**犍爲縣後改爲郡**旄頭**音毛史記昴星曰旄頭星徐援釋疑曰黃

麾仗白羽仗班弓箭左簞右罕執纛者冠熊皮冠謂之旄頭**鐘簴**上羽切鐘鼓之柎釋名橫曰栒從曰簴亦

作簨竝音筍樹或作跗足也竝音夫**梓潼**音童廣漢縣後升爲郡**益陽**長沙縣**張郃**音合**宕**

渠徒浪切**南鄭**漢中縣**下辨**武都縣**金璋**簴珪切**陽平**在漢中有關城**紀一**

下沔水出武都南入江如淳曰北謂漢水爲沔水顏師古曰漢上曰沔也**定軍興勢**漢中沔陽

有定軍山興勢與定軍屬**斜谷**弋奢切斜谷出武功縣衙領北至郿入渭襃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西征賦

注曰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曰褒北曰斜斜長七百里其水南流 上庸 漢中縣後升爲郡 蒯祺 苦怪切 射援 本姓謝其先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爲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爲非令名改爲射 安定 王莽廢孺子嬰爲安定公 隗囂 上五鬼切下音翺 犍爲 渠延切故夜郎國 沔陽 漢中縣 不梟 堅堯切殺人而懸其首按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以比惡逆之人 疢如 丑刃切 縱橫 皆從去聲讀 竝殪 音意 濟陰魏諷 注引世語云沛人王昶家誡云近濟陰魏諷昶去諷未遠當從昶言 梁郊 大梁之郊 陸渾 宏農縣故戎國 後將軍黃忠卒 昭烈未稱尊號故大臣歿皆書卒 向舉 音餉 趙莋 音作 光祿勳黃柱 今本皆作權誤也按權未嘗爲光祿勳詳見王謀傳 漢水 孔安國禹貢注云泉始出嶓冢山爲漾水東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前志注禹貢養水出氐道縣至武都爲漢養音漾續漢志注引巴漢志云漢水二源東源出氐道之養山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至武關山歷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又云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一說云西漢出隴西嶓冢山曰漾水而東曰沔水又東曰漢水至南鄭有褒水入又有文水入又東有旬水入又東過順陽有濟

水自號北來山又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至判山會諸水南入江順陽在南陽東乾祇猶言天神也仁覆孚救切昭穆音韶一作佋或云本如字避晉諱改焉柴音柴祭也謂燔燎以告天燔瘞上音頻下于志切饗祚上音享下或作胙祫祭高皇帝以下裴松之云昭烈雖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絕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記載闕略良可恨也陸議後更名遜巫秭歸竝南郡秭歸古夔子國唐武德初割夔州之秭歸巴東置歸州取歸為名武昌故鄂江夏縣孫權更名武昌尋升為郡夷陵夷道竝南郡縣猇亭許交切又音爻虎聲也很山胡登切與恆同音義故武陵縣東京入南郡出藥艸名恆山魚復音腹巴縣春秋時魚國左傳文十年魚人逐巴師永安魚復後改為巴東郡梁隋因之唐初為信州又為夔州漢嘉故蜀青衣縣陽嘉二年改後升郡臨邛渠庸切蜀縣邛水出嚴道邛來山東入青衣疾亟紀力切陳曶音忽趙戩音翦字叔茂長陵人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拒不聽長安亂客荊州曹操辟之終相國鍾繇長史餘事詳見後漢書王允傳馬謖所六切街亭漢陽郡略陽縣有街泉亭前志天水

郡有街泉縣東京改天水爲漢陽縣省

紀二

諱禪 音遯禪之禪 **牂柯** 上音臧下音歌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應劭曰臨牂柯江故名顏師古曰牂柯繫船杙也華陽國志楚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于岸而步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牂柯處乃改名牂柯杙音弋且蘭牂柯縣且于居切 **雍闓** 上去聲下音開 **越儁** 先蘗切 **犄角** 居起切牽一腳說文偏引也 **旃靡** 與旃音義同 **知氏** 音智 **廖立** 力救切 **郝山** 今在岷州蓋天水臨洮之閒魏人守此以拒王師 **武都陰平** 郡名非廣漢之陰平 **陳倉** 扶風縣 **石亭** 近皖 **建業** 即秣陵也 **漢樂二城** 漢城在沔陽樂城在成固沔陽成固皆漢中縣 **西城** 漢中縣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 **子午谷** 子午道王莽時開莽傳云從杜陵直絕南山通梁漢道名子午谷順帝初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三秦記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褒斜漢中谷名南曰褒北曰斜首尾七百里 **陽谷** 在雍涼之間 **青封** 即木門 **阜陵** 九江縣 **合肥** 九江縣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 **渭南** 扶風渭水之南 **費禕** 扶味切 **湔** 音箋蜀縣岷山在西江水所出縣前有兩石對峙如闕號彭城即今彭縣 **觀阪** 觀去聲

汶水音問汶江之水汶水蜀縣氐王符健丁奚切堅之族祖非王秦者璿音旋祖中音租
稅之祖襄陽記曰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夷王權敷之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盧宜城西山
鄢沔二谷中土地平衍宜桑麻故曰祖中費禕至漢中漢中南鄭治宦人黃皓始與
政陳壽景耀元年書黃皓始專政按董允傳延熙九年允卒皓巳與政專與之積也當書九年洮西臨洮
之西繁蜀縣涪陵音浮巴縣西平涼州郡名晉志曰漢置郡不著而此獨著蓋地名西平不一句
安古侯切漢壽故廣漢葭萌縣昭烈改爲漢壽晉志曰昭烈分廣漢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縣改葭萌
曰漢壽又立漢德縣合五縣爲梓童郡晉武帝泰始中又爲晉壽南安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漢陽郡
故天水狄道襄武臨洮竝隴西縣上邽音圭隴西縣以有下邽故曰上邽下邽隸京兆段
谷近上邽壽春九江縣駱谷漢中之北境曹爽鍾會入寇由此十道志駱谷道西南界入洋州路
屬盩厔芒水近長安侯和在洮陽鄧艾牛蓋切或作乂表一曲阿吳縣故雲陽
烏程吳縣沙羨音夷江夏縣汝潁汝南潁川二郡倉亭在兗州近范東阿西平汝南

縣上饒鄱陽縣南皮渤海縣石頭城在建業濡須在歷陽皖城廬江皖縣五

口在漢中譙沛縣南昌豫章縣表二拓地音托數圻音畿地方千里習鑿齒

晉尚書郎李昪皮戀切甄氏音眞改夷陵爲西陵此非江夏郡蘄春音其廣

陵廣陵縣亦郡治錫音陽漢中縣左傳文十一年楚伐麇至于錫穴由拳吳縣古檇李左傳越敗吳兵于

檇李秦始皇改曰由拳檇音醉改摩陂爲龍陂在潁川郟縣郟音夾城邾音朱江夏縣晉地道

記曰縣楚滅邾徙其君于此因以爲名先漢衡山王吳芮所都後漢順帝紀永和二年盜殺邾長章懷太子注故城

在今復州竟陵縣東改禾興爲嘉興吳縣故由拳孫權黃龍三年改禾興赤烏五年改今名扶

南交阯徼外夷見呂岱傳舒廬江縣句容丹陽縣音章句之句雲陽吳縣後改曲阿又改雲陽

郡堂邑廣陵縣故隸臨淮東興東興城在巢湖郎東關南去江四百里廣志曰居巢有二大湖居巢

廬江縣孫綝丑今切分宜都置建平郡建平今歸州陸抗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劉

龑音儼自制此字張栻音式字敬夫紹興宰相魏忠獻公之長子其論具見所著南軒集列傳一

嬪嬙上皮民切下慈羊切擯賓振切昭烈臨豫州駐小沛時以小沛爲治所劉

馬璋之父從漢書有傳子瑁音冒縱橫並去聲隃達隃音逾朝請青徑切璩音渠

列傳二東陽故臨淮縣東京隸廣陵養耆上上聲下音其猶豫上夷救切災沴音戾

又陳元方名紀寔之父趙元達名昱琅邪人亦駑足子堅切賁育上音奔二

子古勇士辟名音璧韓子助名未詳飲餞飲從去聲荒思讀從去聲推之士緩切

恩施讀從去聲應仲遠名劭珣之父病躄不能行善論縱橫下二字並去聲南

徼音叫南曰徼北曰塞列傳三上父珪字君貢從父才用切從至如字南陽

隆中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石韜孟達韜字廣元建字公威

梁父吟梁父泰山下小山古樂府有梁父吟蓋亮所作其詞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

正相似問是誰家家田彊古冶氏力可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三

士謂陳開彊顧冶子公孫捷事詳見晏子春秋崔州平烈之子龐德公襄陽人統之叔父司

馬徽字德操潁川人欲信大義信音申伯業音霸古者止稱伯後轉而為霸重耳音重
疊之重出守江夏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兩漢志郡治西陵西
陵在今安州雲夢縣東南建興四年孫權攻江夏圍石陽石陽江夏縣宛子袁切又如字南陽縣紫桑
豫章縣漢南漢水之南卽荊州魯縞音藁并力去聲於戲讀作嗚呼秦宓音密埤倉
云祕宻之宓廣韻云今作密字五梁其姓名也滇池音顛益州縣故滇王國前後羽葆聚五
綵羽名羽葆羽葆幢謂之纛前後羽葆謂前後皆建纛纛音壽一音毒姚伷音宙罷樊罷音皮郭
攸之楚國先賢傳攸之名演南陽人以字行攸之名演又見廖立傳渡瀘前志瀘惟水出牂柯郡句町縣
音劬挺咨諏子侯切秦嶺在長安南長安京兆縣先漢所都咸陽秦名咸陽高帝更名
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又改渭城郿扶風縣箕谷今利州卒閭九忽切西縣漢陽縣蹻
足去搖切舉足高賨叟徂宗切戎賦也列傳三下并日必正切烏巢在今滑州酸棗
城東曹操袁紹戰處幾敗北山陳壽作伯山恐非操嘗敗漢中從蜀而言則漢中以北為北山趙雲傳曹

操運米北山下即漢中也又張魯傳注董昭奏曰武皇帝承武都降人之辭云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及往不如所聞又魯聞陽平已陷乃奔南山入巴中則知陽平爲北山矣唐德宗在興元興元即漢中間陸贄曰近有卑官自北山來者率非良士由興元視漢中以北爲北山

散關 在長安之西路出武都見張魯傳自漢中出散關則直抵陳倉

建威 巴漢西北境近武都陽平見姜維傳

木牛流馬 亮集載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行少可以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也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柱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柱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

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一䩞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鹵城 定安有鹵城

畏蜀如虎 時司馬懿畏亮不敢戰賈詡魏平固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

無當 近鹵城

木門 郇青封近鹵城

不躐 謂不踰越

圊溷 上音青下胡困切圂亦溷也

五丈原 在扶風武功縣

挑戰 徒了切

遺巾幗 上于揆切幗音國婦人之飾巾首飾也幗婦人喪冠

死諸葛走生仲達 司馬懿字仲達

悉仰于官 仰去聲

景升季玉 劉表字景升璋字季玉

八陳圖 陳去聲晉書桓溫傳初亮造八陣圖于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後漢書竇憲傳班固燕然銘曰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則非亮所創蓋古制也故傳曰黃帝太公丘井法也

續後漢書音義第一

續後漢書音義第二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盧陵蕭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列傳四

解人音駭　白馬東郡縣　艘蘇肖切　襄陽太守故南郡縣今升爲郡　盪寇徒浪切　臂創初康切　鏃千木切　刮骨古察切　劈匹歷切　炙之夜切　樊襄陽城外小城　臨沮子居切南郡縣　爾祉皆止切　鞭撾爪加切　閬中巴縣　潼關長安之西六國時名陰晉前志曰高帝改曰華陰晉地道記曰今潼關是也　冀漢陽縣　於邑音烏遏　驃騎上匹妙切　斄音胎故扶風縣東京省爲斄鄉即周先世所都　虓音肴又虛交切　儀觀觀去聲　外水外水直趨成都內水則可至涪南史宋武帝欲取蜀與朱齡石謀曰劉敬宣往而又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必重兵以守涪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諜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成涪城　射之音石　張飲音帳　卒解七忽切　赤岸在漢中

列傳五

長道業長上聲　昌門吳城西門　耒陽桂陽縣　當爲璋爲去聲　卒至倉卒

之卒不當去聲中流矢去聲新都廣漢縣內涪水音納資中犍為縣雍涼
上于仲切廣拓音托磔涉格切折節時徹切牛鞞音俾犍為縣江原蜀縣說璋
式銳切益州太守益州郡名武帝平西南夷未服者置非刺史所統之州建興三年改建寧儋石
之儲都甘切又都濫切大罌也與甔通用屩居勺切烝陽故長沙縣數稱薦音朔恚忿
于計切枹鼓風無切所以擊鼓府藏去聲為官市為于僞切下同身為親屈涯涘七里
切叵測普火切不可也列傳六頻胲音改頻下曰胲吻文粉切孔伷音宙瑒雉杏
切又音暢流宕徒浪切急難如字契闊上氣結切圮族部彼切四塞息責切正
禮劉繇字景興王朗字東甌古國東漢郡國志會稽章安縣有東甌鄉兒孝德音倪宋
忠字仲子歙音吸嬴郡太守故泰山縣曹操分五縣立嬴郡跌宕音迭任安字定祖
葉公音失李宓字仲元受於去聲見瑰穎上賢遍切以簿擊頰簿手板也禹
生石紐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修已生禹于石紐譙周蜀本記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于石紐其

地名刭兒呼坪坪卑坦也音劣廣柔隸蜀郡郫邸閣督音皮蜀縣丁玄陰化二人姓名[illegible]
張舒豐切塞劉平聲列傳七便辟上平連切下匹亦切始與政音預下希與同南
安犍爲縣岑述字元儉何駛音史自校比校之校位分去聲操行竝去聲名
聞音閒鴻臚呂如切髠苦昆切雙柏益州縣殷觀去聲閻宇宇與黃皓久處操行
未必如維憸佞上七漸切列傳八宜都房陵上庸西城宜都故夷道縣昭烈分南
郡置宜都郡房陵上庸西城皆漢中縣後升爲郡鼓吹去聲容觀去聲後儀觀同羕音漾使稱
竝去聲囂然音傲江陽故犍爲縣老革皮去毛曰革古以革爲甲故稱兵革老革猶言老兵蓋怒
罵之辭荒悖音佩下同振威劉璋爲振威將軍分子之厚羕言昭烈分兒子之厚恩施之
于已故下文言負我慈父又菹醢上側朱切字或作菹別俾列切闒茸上貪甲切下戎勇切郪
音妻漢中縣狐忠卽狐篤後改馬忠朱提音銖時提又音如匙見蘇林漢書音義故犍爲縣後升爲
郡固陵建安中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爲巴郡江州至臨江爲永寧郡朐忍至魚復爲固陵郡尋改永寧爲

巴郡固陵爲巴東郡巴郡爲巴西徙麗義爲巴西太守五百隸卒問事者撾責加切殄殲音尖
泫音炫希更軍事更平聲下同覘敕廉切馬岱音代蹴子六切狷狹音狷從
答平聲落度讀作落魄音薄又音託又如字言不自振也列傳九泉陵零陵縣廣都
蜀縣什邡音十方廣漢縣屬琬之欲切未弭迷俾切首難乃旦切總帥士卒切
憒憒古對切心亂貌郿莫耿切敃覲去聲衜音道晡音逋擐甲音患李福父權
字伯豫西充國巴縣本名充國後以分置南充故日西充列傳十閬水閬中之水臨酹
音賨庲降上音來下戶郎切獠力矯切又音老數爲音朔還統兩郡事陳壽作南郡南
郡屬吳無還統之理時弋領永昌復領建寧故曰兩郡巴東郎永安升爲郡不强其往切宿霤
上音秀下力救切隓虛圭切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官至大鴻臚鍾元常繇字墊江音堞
巴縣德陽廣漢縣有劒閣道三十里至險爲璋使爲使去聲耆帥上音其下士季切趦趄
上音咨下子須切麤精粗之粗罷倦音皮[illegible]苦角切又音木南安部天水鄉郡之南安相爲

于爲切操自比周文王陳羣桓階夏侯惇等勸進操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事見魏略適從音的列傳十一景附英請切三巴先是劉璋分巴郡爲巴東巴西凡三郡是謂三巴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中巴郎巴郡杜詩云中巴之東巴東山也杜濩朴胡文選荀彧檄吳將校部曲陳壽曹操傳竝云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注云巴賓地名朴胡杜濩其姓名也曹操既滅張魯以杜濩爲巴西太守朴胡巴東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文選音護相屬音燭建寧故益州郡改今名先零音連昆明故西南夷國犇音奔槃江建寧南境康降音來杭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都督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置寧州雲南太守建興二年分建寧永昌置雲南郡漢昌巴西縣定莋音胙越巂縣味音昧建寧縣施牛蜀縣在邛崍山表怵首律切誘也亭傳專遍切眴眦上古侯切屬以之欲切剽急匹妙切與戎音豫適當去聲瑛音英列傳十二永南季常李部馬良字教中丁仲切猶言教就也洮西洮水之西石營董亭自蜀往南安天水所經歷之處鍾題近狄道

怨讟音瀆謗也沈嶺駱谷之北長城沈嶺之東蓋長安之西境西安建威武衛石
門武城建昌臨遠皆巴漢之境光紀十一年注武衛郎下辨屬武都郡今成州同谷縣舊名武衛
城石門即龍門杜甫龍門鎮詩云石門雲雷隘古鎮峯巒集沓中漢中北境姜維求其地種麥鄧艾入寇此
陰平景谷陰平郡名非廣漢之陰平景谷今利州縣公休太初諸葛誕字公休夏侯玄字太初
峩眉山名在今眉州四世祖皓字叔明鐔粲上音尋亟戰音器列傳十三
訟鬭與瀱切讙咋音責大聲蹴踖上子六切下音即鐔承字公文彈射市亦切
以累兔累力委切李譔雛兔切又雛戀切也敬也故字欽仲作父仁字德賢奥祕祕作
啗此蓋韻語躊躇上直由切下直魚切厲揭其冀切夷庚吳晉往來之道左傳成十八年以塞
夷庚注吳晉往來之要道撫與橫音義同縱橫如字狙詐狙崔猵切又音覷窺伺也又子朱切要
上音腰鞅斯呂韓商鞅李斯呂不韋韓非鑠式灼切隆窳音愈隆也朱陽朱夏也猶
言朱明望舒月也沖質植靈東京四帝九德郎書皐陶所陳之德薛氏三計縣布

(反時故楚令尹薛公言上中下計見布傳)詘(音屈)輊(竹利切)粥(讀作鬻)唐葉(猶言唐世也)陽盱(淮南子禹以洪水身請于陽盱之中盱謂日出始也)桑林(湯以旱禱于此)容裔(自適之貌)九方(九方堙秦牙二人皆善相馬見淮南子)薛燭(善相劍)瓠梁(即瓠巴善鼓瑟)齊隸附髀(田文客能拊體髀作雞鳴脫大難)楚客潛寇以保荊(楚將子發與齊師相拒有卒盜齊帥之幬帳冠髮子發使歸之齊帥師大駭卽遁去見淮南子)雍門(桓譚新論雍門周善鼓琴以琴謁孟嘗君而爲游說計)韓哀(呂氏春秋韓哀善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靶音霸)盧敖(淮南子盧敖北海見一士深目而玄準豐上而殺下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敖慢然下其臂遯于碑陰敖就視之方捲龜殼而食蛤梨敖與之語若士者齤然而笑舉臂竦身立于雲中)商較(音權)

列傳十四江油(故廣漢之剛氐道後爲蜀縣之津要)陰平(廣漢陰平道)南中七郡(建寧興古雲南永昌漢嘉越巂汶山)周獨立異議(時不虞鄧艾克江油入陰平朝野洶懼帝使羣臣議或以爲可奔吳以求救周以爲自古無寄他國爲天子或謂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可以奔南周復以爲大敵已近禍敗將及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固爭)

不可帝猶疑于入南周復上疏陳四不可且言天命有歸
雖堯舜不能與其子帝素懦不武邊從周議遂至于亡時
炎興元年十一月也明年正月鍾會鄧艾皆敗自國亡至
鍾鄧之誅才四十餘日使不聽周之議君臣固守或至南
中以俟援兵豈至于亡
是以君子深歎息焉
孫綽孫盛著說以咎周
孫綽曰譙周說其主
歸魏可乎日自爲天子而請命于人何恥之深乎夫爲社
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主正魏之篡不與同天
矣推其過于父俛首而事仇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
頁可慨也○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
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逹禮
希利徼覬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也禪雖
庸主實無桀紂之惡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
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須後圖是時羅憲以
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兵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
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方乞
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帥承命電赴
何投寄之無所而慮于必亡耶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
則舟楫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
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廬田單所
以摧騎劫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于敵人致斫石
之至恨哉葛生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

斯言可以立懦夫之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主滅
或魚懸鳥竄終能立功定事紹復社稷豈曰天時亦人謀
也禪既庸主周亦駑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
亦遠乎綽盛二人皆晉人其論如此故備著之五將謂姜
維廖化張翼董厥等吳之三餉謂丁奉施績丁封等朝請七正切宦寺如字又音侍劇音學疎
遠于願切容說于月切列傳十五李密眉必切寀至音眉厚蓐與孺義同
無間言去聲戩音翦不強屈其兩切列傳十六禮虛主切日磾音低以
剏初康切傳形音同或作形陰平以降胡烈廣漢縣非鄧艾由陰平景谷趨涪之陰平
聲聞音問漢昌巴西縣閬中令遼東縣乘可乘謂乘丁創初康切句驪東夷
有高句驪王宮其先王名宮國人以其似先王故名王宮噂沓上祖本切諸葛靚音靜字仲思誕
之子菹醢側朱切列傳十七賻賵扶奉切任故廣平國縣東京隸鉅鹿雋汝鴆切郎
戴勝也陸渾弘農縣大陽河東縣在大河之陽故名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于此是爲虞公爲晉
所滅易之上夷市切瓜牛廬言其狹小如蝸殻蝸音瓜古通用祝衄女六切牂音臧羖

[illegible]上音古下音歷皇甫謐字士安晉人伯重重平聲甗甎上音鹿下音專內書謂老

繹與論之書無所勝平聲慰薦音洊糒平界切惄乃歷切睥睨上音備下宜利切目

不正覗言孫讀從去聲列傳十八周羣父舒字叔布更直更平聲孛音佩

鶉尾荊楚分野于十二次爲巳王氣去聲識之音志以厭于涉切手推吐回切鈴

下著頭言者傳蘄紀近切屬我上之欲切歷山潛陽二縣未詳其地肆夷至切欒

音歷利漕未詳躄必益切魑魅魍魎音[illegible]寐罔兩安德平原縣列人鉅鹿縣

斥丘魏縣常譚與談義同傳日者除羨切

續後漢書音義第二

續後漢書音義第三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浚校梓

吳載記一

富春後以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富陽孫權黃武七年置東安郡治富春尋廢 鹽瀆故臨淮縣後屬廣陵 宛城音寃南陽縣 斬斷丁貫切 萓子朱切 數責上乙五切 區星上雅侯切 零桂零陵桂陽二郡 王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之伯父 張咨字子議潁川人 魯陽南陽縣前志注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顏師古曰即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 公仇稱公仇姓稱名也 行陳上戶郎切下音陣 厲幘上吉利切 冠家間上音貫 陽人聚名在河南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史記秦遷東周君于陽人即其地也 梟音驕殺人而懸其首 華雄上戶化切 調發上去聲 縣示上明員切 大谷近雒陽 小戇側降切 周喁音喁字伯仁 峴胡典切 舒廬江縣 曲阿吳縣 江都廣陵縣 黃祖劉表將 吳會言吳地一都會 壽春九江縣 磾音低 喬蕤戎堆切 好叛上去聲 歷陽九江縣 劉繇音由 東治會稽縣本閩越

地更置音庚上繚力皎切在海昏海昏豫章縣即封昌邑王之所宗民民相宗而爲壘以避亂故
其長曰宗師卒與客遇七忽切劃甚上初康切陽羨會稽縣沙羨音夷丹陽
故鄣郡顏師古注地理志以丹陽爲楚之先熊繹所封非也楚之封丹水之陽其地在南郡續漢郡國志南郡枝江有
丹陽聚即是前志楊字從木晉志云山出赤檉故名從阜非是樂安鄱陽縣黟音伊歙音攝張甚
上去聲夷陵南郡縣當塗九江縣故屬沛帝王世紀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即其地陸口在巴
丘之下遺操書上音位語其下上音御巴丘即巴陵今岳陽麥城當陽縣東南有
麥城改鄂爲武昌即鄂渚徐陵在江北戲口在江北當考石陽江夏縣周
魴音防石亭在廬江六安廬江縣丹徒吳縣古朱方後改武進尋復今名瑇瑁上代
下昧芍陂上音鵲在壽春安城汝南縣堂邑涂塘涂水名在堂邑堂邑故臨淮縣東京隸廣
陵吳載記二樂嘉近項城壽春之東北橐皐音拓姑皐又如字九江縣高亭壽春之南
安豐廬江縣江都廣陵縣刁元上音雕詰難上氣吉切下乃旦切數至音朔下同

濆梅上子四切藏吏上去聲首服上音狩子靚音靖鏤里未詳虎林未詳衎
塞永昌二亭皆建業近境在君為君為去聲半野建業近境射鉤上市直切下古
候切見吏上賢遍切候官故閩越地武帝滅其國徙其人名東治又改東城東京改為候官都尉晉太康
中隸晉安立子𩅦為太子莔霣弄踖𥂲惑發𩅦讀如湖水灣曲之灣莔音如迒今
之迒霣音如兒觥之觥弄音如太园齎首之齎踖音如艸莽之莽𥂲音如舉物之舉惑音如褎衣之褎發音如擁護
之擁裴松之日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名是以攻成而民聽易則生亂休欲令難犯亦何患無
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詰于前修詺喧笑于後代不亦異乎齎下殄切炅古迴切犯熙陵廟諱
氾濆上音凡扶嚴交阯徼外蠻夷車浚上尺加切太康四年死于雒陽按吳
錄皓以四年死時年四十二世紀皓以赤烏五年壬戌生太康四年癸卯死四十二歲陳壽作五年非是羊衜
音道盛水金馬孟盛音成馬孟言其大也封備音斧校習讀作比校之校故鄣音章
丹陽縣錢塘故會稽縣東京隸吳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入東海固陵會稽近境查瀆在會稽

趨具 上音促 高遷 會稽有遷亭即所謂柯亭見後漢書蔡邕傳 周昕 音忻字大明 暠 音蒿
黎漿 近壽春南合肥北 溧陽 丹陽縣 牛渚 秣陵南境在當塗縣俗謂之采石磯江東之津要梁
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近今蕪湖 肄 夷忌切 相遲 恥異切 巴丘 廬陵
縣在今峽口之下 重安 零陵縣 舒仲膺 名部初伯膺親友為人所刺仲膺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
人皆義之 陵陽 丹陽縣 嫣 虛圭切 京城 即京口 椒丘 近豫章見華歆傳 彊場 音益
識之 音志 吳載記 三 韙 音偉 劫質 音志 笮融 上音窄 自覆 夫救切下同 徐
聞 合浦縣 [illegible] 胡悔切又于鄙切 雄長 上聲 帶鞬 居言切載弓矢器左傳右屬櫜鞬 蕪湖
丹陽縣 宣城 丹陽縣 涇 丹陽縣 山越 越人之山居者 寧識 音志 神亭 慈前與策鬪處
近曲阿 把腕 烏貫切 艾 豫章縣吳公子慶忌所居 西安 豫章縣見潘璋傳 樓芬 扶雲切複
屋楝也 當歸 藥名 吳載記 四 有裒 倉圭切 殺 色介切 袒免 上音坦下音問 將
校 下教切又音教 飲羣臣 上于禁切 禰衡 字正平後漢書有傳 婁上虞 並會稽縣 鄉服

音向榷酤障管之利王莽設六管之令謂沽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六管即權酤障管之
利爲身爲國于偽切妻以上去聲丁諝音胥雲陽故曲阿升爲郡伯言陸遜
字折頞音遏猿狖音又臼陽丹陽縣佃皖口音田輔車尺加切詩疏輔牙外之皮
脣頰下之別名也易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而非頰也蓋輔頰下之別名車所以載牙輔爲外表頰爲內骨二者相
爲表裏故曰相依爾雅輔頰也車所以載大齒韓愈云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以內音訥復難
之者難去聲東關即東興堤新城魏人所築合肥新城潯陽廬江縣儋耳海南郡
吳載記五騭止日切隱几上去聲食騭上去聲海鹽吳縣漚口在長沙見
呂岱傳摘抉一決切跼蹐上具玉切下子昔切負殿典見切要其平聲顧豫章
諸葛使君步丞相騭衛尉張奮威豫章謂邵使君謂瑾丞相謂騭衛尉謂峻奮威
謂承也恂恂然周昭引魯語今語作循紘建計宜都秣陵即建業栟櫚栟木
多癭癰其文委曲可愛人或取以爲枕今轉呼癰爲櫃一曰古杉木根盤錯有文俗呼爲花櫃闞苦鑑切半

洲甘寧潘璋屯兵于此翊吁羽切糲闟曳切門下循行賤職游徼之屬黃龍大牙
旗也吳載記六橫江當利在江北孫策征劉繇濟于橫江大破之於牛渚郎采石磯周瑜從攻
橫江當利乃東渡擊秣陵則知在江北湖熟丹陽縣江乘丹陽縣居巢廬江縣舂穀
丹陽縣尋陽廬江縣本作潯今通用巴丘廬江縣鄂南郡縣楚都送質音志宮亭
續漢郡國志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注云慧遠廬山記曰山在尋陽南濱宮亭湖北對小江又曰廬山南嶺臨
宮亭湖蓋在尋陽尋陽隸廬江郡郡跨江之南北尋陽往今江南周瑜備宮亭江夏太守黃祖遣鄧龍入柴桑瑜追
討虜龍于柴桑豫章縣豫章與尋陽接境按今宮亭與彭蠡相接猶洞庭之于青草
名艘掃高切紿徒改切舸堪我切漲天張去聲創甚上初康切下雋漢昌
劉陽州陵雋字遠切劉或從水下雋劉陽漢昌並長沙縣州陵南郡縣京即京口折衂女六
切奮威張承蹴操上此六切道於巴丘蓋巴陵非盧陵之巴丘醇醪盧刀切蔣
幹字子翼游說音稅下說客同夔曠后夔師曠酈叟食其兩囷區軫切卒除上七

忽切勦除上子小切愕眙丑吏切直視也益陽長沙縣行陳戶郎切賒貰音世又音
貰貸也行縢音滕縢下所衣也廣德丹陽縣枹鼓音孚所以擊鼓夾石皖城北境章
鄉近麥城開拓音托文表秦松字文表吳載記七令支上郎定切一音零下巨思
切石城丹陽縣巴澧卽天門郡之臨澧澧陽綀音疎縹竝沼切又亡妙切祖長子
射音亦見後漢書禰衡傳注洞口卽洞浦在九江今江北薄落卽孫權黃武三年所築疑城自石頭
至江乘立木爲之衣以葦蓆加采飾馬一夕而成魏人望見遂還下蔡故沛縣前志注故州來國爲楚所滅
左傳成七年吳入州來夫差遷昭侯于此吳亡復爲楚滅宜春豫章縣岑未詳栟閭上必平切欆也
大紲息列切庱權上徒學切餘杭吳縣屬者之欲切當口當陽水入大江處盛
祖及上音成陽新下雉竝江夏縣白削白梃也建昌豫章縣仰取上去聲
涂塘在東關高亭在壽春吳載記入山陰會稽縣分丹陽爲臨川
郡非豫章之臨川亂行戶郎切見兵上去聲識臣音志湖熟吳縣陵陽丹陽縣

勇里在會稽句章句踐欲遷吳王于勇東即其地也勇一作甬韋昭曰縣東洲剡會稽斯從其姓名也

太末太音闥會稽縣左傳曰姑蔑臨水吳縣建安十六年孫權分餘杭置晉改曰臨安白栢自項

切奢綺奢靡也絳禬赤占切安樂未詳保質音志剴切音開吳載記九

郡南郡縣殷于姦切趣音促衛旍與旌同太公平郎大中正蒲圻江夏縣六

安廬江縣魴音防寧國丹陽縣晉置宣城郡隸宣城狙誘上趨句切童亂音襯永興

會稽縣君慕承宮事見後漢書酉陽武陵縣趣嚴于六切遷陵武陵縣魁

帥士季切屈甓必益切不能行幾復音冀車重輜車之重譎音決吳載記十祖

紆字叔盤父駿字季功海昌陸氏祠堂象贊曰海昌今鹽官縣利浦丹陽縣費棧

上扶味切下孱限切劉廙音益又音異見衆音見葑荳未詳疑二物逢式音六謝淵

謝玄會稽典錄淵字休德少有德操玄亦有才辯知術暨豔欺冀切又音冀吳王夫既之後以既爲氏

今作几一切吳越間有此姓元和姓纂音言上元中改爲同氏樂鄉在南陽冠軍比晉上音佩大

堰音宴洶懼許拱切一音凶入古之翁切諸暨音既會稽縣巴上督巴陵吳載
記十一上平輿音預汝南縣子綱張紘字延陵謂吳季札疏直上平聲荀
詡爽之別名唯唯音偉氾音泛昺音丙倜儻上音滌厮吏音斯養馬者韋昭曰厮養也析
薪為厮炊烹為養俗作入聲韋昭陳壽避司馬昭諱改作曜而張昭周昭之徒又曷為不改漸瀆漸平
聲下去聲不隨許規切杯音平溥局遠矣去聲參訂丁正切荼荈音舛荼之晚取者
以當酒當去聲邪胡卦切舉音與覈音核正王于況切惪與德同義綆繼音梗
肩樛竺音築藉草七夜切比曉音備吳載記十一下餘閒音言珩音行
轢音洛又音歷車轢也殳音殊陷從鑒切摩陂在潁川郟縣後改龍陂禮遺于為切琅
琊王孫休為君音渭棨戟音啟釣臺沜音泮際也柁工徒賀切樊口樊水自此
入江僕輩上聲覆護字佑切

續後漢書音義第三

續後漢書音義第四

上海郁松年原本

宋廬陵蕭常著　邑後學胡芳秋杜邦後校梓

魏載記一

阿瞞 阿俗呼作遏發聲也下謨官切 蒜 音算 蠡吾侯 音禮故涿東京隸中山國 說冀 式季切 縱橫 並去聲 費亭 音祕在沛國酇縣非費國之費 大長秋 主宮禁官或用士人為之 种暠 音蟲音稾 任俠 音亦 濟南 上去聲 滎陽 河南縣 汴水 在滎[illegible]西南[illegible] 傳陽 彭城縣春秋時偪陽子國楚滅宋卽傳陽 取慮 音秋閭下邳縣 睢陵 下邳縣 夏丘 沛縣 鄄城 音絹濟陰縣 范東阿 並東郡縣 隊馬 上除季切 東緡 音民山陽縣春秋傳二十三年齊伐宋圍緡卽此 宛舞陰穰 並南陽縣 其質 音贄 眭固 上許圭切又息圭切 犬城 河南野王縣有射犬聚 左悺徐璜 悺為小黃門璜為中常侍悺本作悹工算切憂也又音管 饕餮 上土高切下曰結切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嫖狡鋒協 上匹妙切嫖劫狡猾鋒協謂性害物與兵刃相合故曰鋒協 莫府 幙同 愚恌 杜彫切 補輯 音集 秦師一克之報 謂赦孟明而收其後效

三臺中臺外臺憲臺五宗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由己數之上下皆五三族父族母族妻族楊彪
後漢書有傳睚眦上五戒切下紫戒切榜楚上北孟切榜背械楚痛楚譙沛縣校官學官也
中山國名鄴魏縣安平冀州國名平虜泉州二渠平虜渠自呼沱河入泒河泉州渠自
泃河入潞河皆通海泉州漢陽縣續漢郡國志雁門鹵城故隸代郡山海經云秦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呼沱水出
焉魏志建安十一年操鑿渠自呼沱河入泒河泃音鉤盧龍北平郡北境有北平盧龍塞北平後改平州盧
龍後改淝如柳城遼西縣渦肥水上烏禾切渦水入淮肥水卽合肥也叓事上平聲岌
逆及切恐懼不安貌不任音壬俛仰上一作俯朝請音倩倭汝甚切與姬同置名號侯
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魏書云置名號侯爵
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外侯爵十六級銅印龜鈕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鈕亦墨綬皆
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裴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自此始既得隴復望蜀操自度力不能
得蜀故爲虛辭以示謙抑與後難勛之令同題而徇所以示衆鈇質音字質與鑕同音義礎也富

埒音劣婁興亟仆婁讀作屢亟欺冀切數也仆音赴顛也倡倡優之倡其官人官不

得過諸署令丕自以其祖由宦寺篡國因徼其禍故爲此制十月辛未陳壽作十一月庚午受禪碑作十月辛未歐陽公云當以碑爲正見集古錄受禪碑跋裴松之引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又引桓階等奏太史令擇今月二十九日登壇受命陳壽魏志云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則知辛未爲十月二十九日魏志十月癸丣下令丙午至曲蠡漢帝遣張音禪位庚午受禪十一月癸酉以山陽奉漢帝癸酉去癸丣三十一日豈一月而三十一日其誤明矣僭即尊位於繁陽潁川部潁陰縣有繁陽亭先是曹丕使其黨逼獻帝禪位於己因南至潁陰陽不與知張音等奉璽綬于丕丕篡位于此以其地爲繁昌縣北征記曰地在許之南七十里有臺七丈方五十步臺南有壇高二丈方三十步即篡位處殺其妻甄氏音眞足攣力全切

強起其兩切帑藏徒黨切下去聲內之掖庭音納母丘音無不勝音升金墉

城在洛陽魏載記二倩人上士正切壺關上黨縣臨潁潁川縣丁謐音蜜

興平路險在漢中要爽音腰崖柴並去聲作疽囊甚言其毒皇遽倉皇急迫

枹罕上音孚隴西縣品度徒學切滋長張兩切大較猶言大概高陽許允故涿縣應劭曰在高河之陽東京隸河間國下文言與清河王經俱稱冀州名士則知其非瑯琊國陳留之高陽

魏載記三

緄古本切朗陵汝南縣傳公明不娶官者之女其賢可知為守宮令漢官制守宮令一人秩六百石丞一人二百石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桓帝永壽中以小黃門為守宮令或宦者壻故得之亢父任城縣奮武司馬操為奮武將軍故以或為司馬搤其喉音厄捉也情見音現宛葉並南陽縣下邳京兆縣穰人羊切南陽縣郗慮音痴壞戶音怪自毀曰壞毀之音怪徒跣徒謂徒步跣謂跣足跣先典切梟獍其行上音驕下音鏡梟惡鳥先食父獍惡獸先食母以北惡逆之人仰食上去聲陳宮字公臺白馬東郡縣黎陽魏縣延津郡國志注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操與袁紹將文醜戰處崔琰傳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韓莧音苘南皮渤海縣屬之欲切壽張故東郡壽良縣世祖避叔父諱改今名倉亭津兗州之境近范東阿濮陽東郡縣古昆吾國龍憊音皮敗內地獄音納精湖廣陵北境

魏載記四

韓斌音彬平陽河東縣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必易吾軍音異毓音育大官主飲
食蕭贊令並沛縣贊當作鄭鄺二字並才何切一音贊非南陽蕭何所封之邑也景附上衣請切
弘演之義劉向新序齊威公求昏于衛衛公不許衛爲狄所滅威公不救懿公死屍爲狄人所食惟有肝
其臣宏演適使它國反致命于肝曰君爲其內臣爲其外乃刳腹內肝而死威公聞之曰衛有臣如此寡人無有乃
救衛而定其國曲周鉅鹿縣後隸魏郡西部與山陽共之曹丕廢獻帝爲山陽公合巹
音謹瓢也同牢合巹謂同器而食四聰八達陳志作四窗通鑑作四聰對八達而言當作四聰若此八
竒之類則作四窗時諸葛誕鄧颺等更相標目以夏侯玄等四人屬四聰誕等八人爲八達新論曰明堂八聰四達
八聰法八風四達法四時此言四聰亦取其明達牸牛音字牝牛慺慺音樓又龍朱切謹恪之貌陽
平故東郡縣升爲郡蕭相並沛縣洿下音烏比年上去聲長子音長短之長上黨縣
魏載記五鵜鶘上音啼曹丕黄初四年鵜鶘集于靈芝池丕援曹詩曹人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以
自警并從容之官上音併從此恭切謂職事簡略從容而已周生烈裴松之曰周生性烈其名

也蹶然音厥適兹秋切安戎汝南縣邯鄲音寒閿古帀切又音民與閿同音義弘農湖
縣有閿鄉鄡長上一古切太原縣一期音基京密並河南縣安陵扶風縣堂陽故鉅
鹿縣後改安平魏載記六露板猶言露章虬鬚音求羸服羸敗之服滮几上皮冰切
遺玠上去聲廷尉主刑獄之官貰音世頓丘東郡縣比居上皮義切東莞音官
琅邪縣繄夥胡果切胡淋今繩淋也魁梧音悟官練練帛也魏載記七傍
北山傍去聲徐無山北平縣徐無山蓄徐無縣之山也要束要約也稸正畱切渤海縣
白檀漁陽縣鄉導音向平岡白狼並北平縣前志岡作剛高密北海縣懾枝叶
切膠東濟南縣饁之上音叶餉耕曰饁南和鉅鹿縣畚車上音本車上蓬也以蓬蓋
車言陋甚小槐里扶風有槐里小槐里蓋其近地半褎與袖音義同即今半背數之上色主切
顯甫顯思譚尚字北邙洛陽山魏載記八絳邑河東縣郭援袁氏將
與援要約也士窖音教皮氏河東縣間行間道而行小弋陽汝南有弋陽小弋陽

其近地東關即東興在廬江項汝南縣并軍上平聲五將山在淮河之間晉載記苻堅
兵敗奔五將山拔堅都長安倉卒安得至淮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谷縣有五嵕山堅所奔當是五嵕非五將也
夾石皖之北境侮易音異噍類齊要切西平郡名隸涼州與酒泉天水接境推下上吐
回切佞人之枕讀從上聲上枕則膝作去聲讀肘涉酒切不爲卿爲于僞切燉煌上吐
昆切槎桎上則加切斜砟木下音質複音伏重也新豐京兆縣三輔秦都咸陽置內史治京師
漢分爲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焉皇皇依堅切許攸非叛袁紹歸曹操者鼷鼠上音奚
莛撞上音廷莛也下鉏江切倉曹屬理曹掾續漢百官志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
石屬比二百石令史百石漢書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以爲亡逃亡之亡州府州謂刺史府謂郡府
嫗于怒切任子任猶言保任謂以子爲質關中侯曹操增置以賞戰士南鄭爲天獄
斜谷爲石穴謂深險之甚傅合上音附撓節女教切魏載記九卒輿
虜遇上七忽切長社潁川縣灊山音潛廬江縣灊山蓋灊縣之山登天山即灊中之天柱